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三年八月

第三十二期

學

衡

杜辰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32 August 1924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所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見地址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見社址

(五)印刷發行 本誌雜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月初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吳宓 奉天東北
大學轉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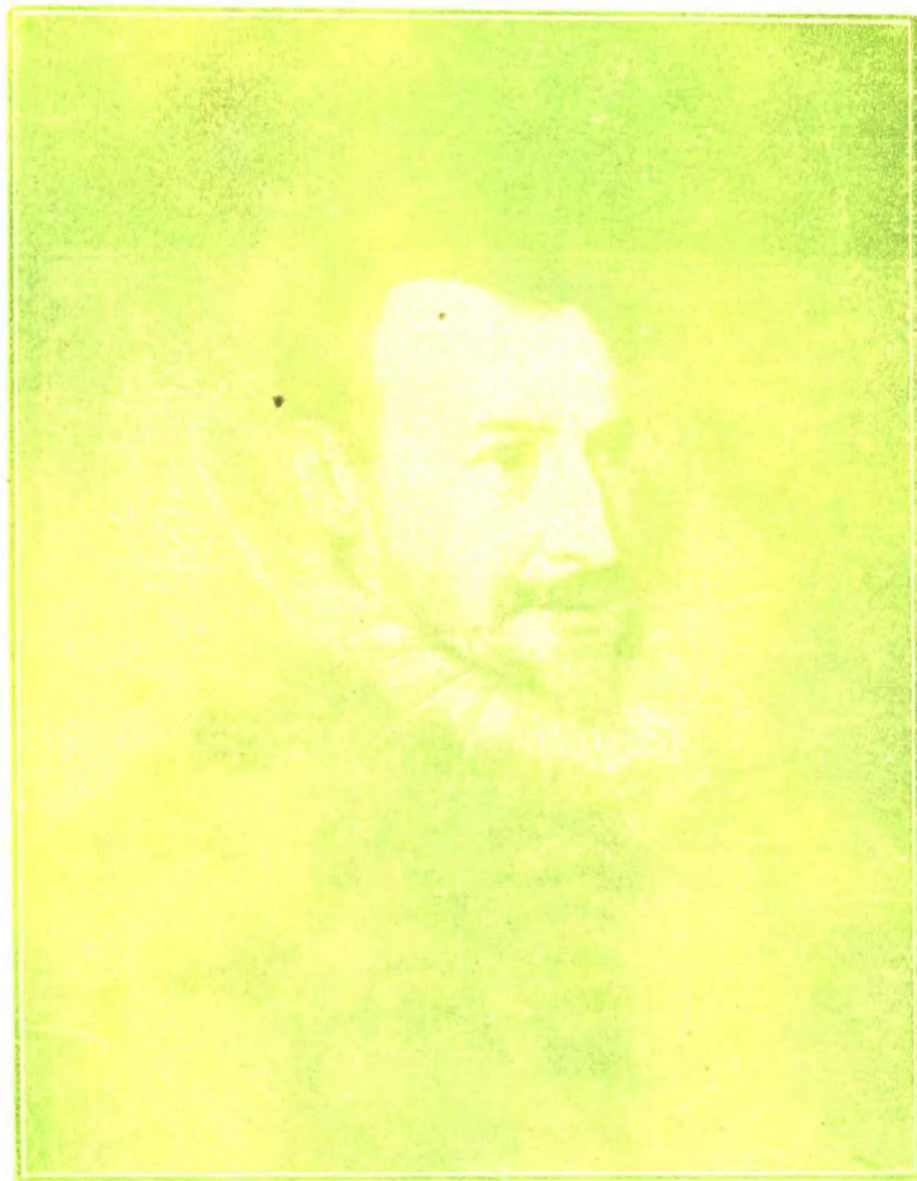
幹事 柳詒徵 南京四牌樓南倉巷
湯用彤 二號學衡雜誌社



像 塞 喬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埃 塞 賓 斯

Edmund Spenser

1552-1599

通

論

學衡第三十二期目錄

插畫

英國大詩人像 參閱本期圖文學分
貴族平民之譌篇

其五 喬塞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其六 斯賓塞 Edmund Spenser (1552—1599)

通論

白璧德論民治與領袖

東洋文化與西洋文化

關文學分貴族平民之譌錄 湘君季刊

論文學無新舊之異節 歛智識旬報

述學

評快樂論上

亞里士多德倫理學 卷七
(續第三十期)

文苑

環天室詩外集

無價寶雜劇

吳 宓譯

釋太 虛

劉 樸

曹慕管

繆鳳林

向 達譯

曾廣鈞

吳 梅

白璧德論民治與領袖

吳 宓譯

按白璧德先生 Irving Babbitt 之著述及其講學大旨。已見本誌第三期「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及第十九期「白璧德之人文主義」兩篇。其他各篇亦時徵引及之。本誌以先生之學說。在今世爲最精無上。而裨益吾國尤大。故決將其所著各書。悉行譯出。按序登載。其「文學與美國大學教育」一書。已由徐震堦君譯成數章。下期登出。白璧德先生最近所著書名曰「民治與領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者。前月出版。（仍由美國 Houghton, Mifflin Co. 發售）全書分七章。今所譯者其緒論 Introduction 也。又先譯書局所撰全書提要如下。

白璧德教授以爲民主政治之成敗得失。常視其國領袖之資格以爲斷。與他種政治同。今日美國之趨勢。苟不糾正改良。則將滅絕個人之自由。而終歸於一種墮落或曰衰敗之帝國主義。至於美國領袖資格之不完美。實由於美國教育之敗壞。蓋各種功利及感情之潮流。已破毀道德之標準。而尤以高等教育爲甚也。全書結論。與白璧德教授以前所著各書同歸一體。而力主實證及精確之人文主義焉。

茲更撮述全書之大旨。而推闡其意如下。白璧德先生以爲政治之根本。在於道德。苟無道德之制裁。但務功利及感情之擴張。則凡人皆必縱欲貪財。損人利己。奔放恣睢。橫行無忌。所謂個人之霸

道是也。按白璧德先生所用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一字。一國之人皆主霸道。則於其國之內政。必專務植

黨營私。貪財贖貨。而置國利民。福於不顧。又於外交。必專務兼併侵略。強凌弱。衆暴寡。尙詐術。喜戰

爭。而棄人道和平如敝屣。通常所謂帝國主義者。可稱之曰國家或世界之霸道。如是本末相維。內外相應。其結果。國內固無安

樂。而世界之亂尤無已時。此正今日美國。近中國本今日世界之情形也。所以救之之法奈何。白璧德

先生以爲但事治標逐末。從事於政治經濟之改革。資產權力之分配。必且無濟。欲求永久之實效。

惟有探源立本之一法。卽改善人性。培植道德。是已然道德之標準。已爲功利及感情之說所破壞。

今欲重行樹立之。而俾衆人共信共守。其道何由。宗教昔嘗爲道德之根據。然宗教已見棄於今人。

故白璧德提倡人文主義以代之。但其異乎昔時。如希臘羅馬異國。如孔子之人文主義者。則主經驗重實

證。尙批評。以求合於近世精神。易言之。卽不假借威權。或祖述先聖先賢之言。強迫人承認道德之

標準。而令各人反而驗之。於己求之。於內心更證之。以歷史輔之。以科學使人於善惡之辨。理欲之

爭。義利之際。及其遠大之禍福因果。自有真知灼見。深信不疑。然後躬行實踐。堅毅不易。惟關於此

點。白璧德先生則融合中西。自闢蹊徑。大率東方主行。西方主知。耶穌乃東方之人。耶穌與孔子皆主行。卽視道德爲意志之事。希臘蘇格

拉底等三賢皆主知。後世宗之。卽視道德爲理智之事。惟無過我佛似能兼之。卽二者並重。白璧德先生確認道德爲意志之事。非理智所能解決。但

既不以威權立道德之標準。則如何而能使各人心悅誠服而自願遵守道德耶。卽於行之之先。如白

璧德先生以爲此非辯論思想所能奏功而須借助於想象。想象力有二種之別。其一使人洞見道德之因果。其二使人沈酣夢幻之快樂。爲福爲禍適相背馳。故想象力必須慎擇而善用之。第一種其

如是則想象可補理智之不足而助意志之成功。此又白璧德先生異乎西方道德學家之處也。其

東方那孔異者在。雖主行而並不嚴知。其與西方道德學家異者。在用想象以成其知。而不視理智爲萬能。就其知行並重一履行之。似與佛法爲最近。夢幻之對待。亦爲其得力於佛法之處。然白璧德先生不涉宗教。不立規訓。不

取神話。不務玄理。又與佛教不同。總之。白璧德先生實兼採釋迦耶穌孔子亞里士多德之學。附者或不讚爲門人阿好乎。故夫以想

象窺知道德之真。而以意志實道德。人咸能自治。其一身則國家社會以及世界均可隨之而治。此白璧德所擬救世救人之辦法也。觀之似屬迂遠難行。然此乃惟一正途。得寸進尺。不無裨補。更由他道則愈行愈難達矣。

原書體大思精。今茲撮述。不免失真。讀者當取原書讀之。且當與白璧德先生以前所著之四書並讀之。蓋其各書前後一貫。關係密切。必通觀合思。始能明其旨意也。白璧德先生於二十年前刊布

其第一書文學與美國大學教育。時其學說之全部梗概。卽已成竹在胸。厥後分別部居。更爲精微之研究。每

閱數年。續刊一書。其精勤審慎之處。至足欽佩。白璧德先生之爲人。行事實是令吾儕奉爲楷模。終身強勉行之。有不能及不能盡者。今者「民治

與領袖」一書發刊。逆料其本國而外。英法德等國之著名雜誌。深心學者。必著爲文章而批評之。頌譽之。又爭先購讀。紛紜談論。或譯爲本國文而覆刊。其視此書之重要。可想象而知之也。卽在日

本。若丸善書店等處亦必有發售。獨怪吾中國之人。昏兵擾擾。既蔑棄古來文化。又不問世界思潮。但知有金錢娼妓賭博鴉片之快樂。官商營營以攫利。農工孳孳以全生。固無論矣。編撰雜誌書報者。莫肯專心用功。而安於膚淺鈔襲。置身學校者。不索薪。不鬧風潮。則心滿意足。而開會演說。紀念運動。遊藝俱樂部。則視為最名貴之事業。最優美之成績。無論教員學生。於功課以外。能博覽旁讀。按時計功者。百不得一。即號為沈潛。有志進學之士。吾仍見其日夕疲精耗神於公私社會之交際。慶弔宴會之應酬。再則田舍米鹽之布署。衣服飲饌之考究。其每日靜坐讀書之時間。不及一小時。有異乎此而稍事潛心讀書勤業之人。則衆必指為迂腐。譏為怪僻。蹂躪排擠。使不得安居其位。不得自謀其生。嗚乎。如此之國民。安望其能讀白璧德之書。更安望其追踪白璧德之成學立教也哉。彼其於白璧德以外。千百之學者及其著述。固亦同此視之耳。竊嘗以人事之繁。虛文之多。為中國社會之病根。即不論古聖之道理。但言今日之「效率」。宜乎中國之貧弱危亂而不能自存也。吾譯述白璧德先生之學說。又不禁感慨繫之矣。譯者識。

路德喬治氏

英 國 前 首相

謂未來之世界。比之現今。當更注重經濟問題。而以資本與勞工之問題為首要云。

云。誠如是也。則彼未來之世界亦殊膚淺而不足道。蓋若稍事通澈研究。則凡經濟問題。必捲入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必捲入哲學問題。而彼哲學問題。又必與宗教問題。關係密切。不可分離。近世運動中。此種

深微之關係。吾於以前所著各書。已畧自闡明。今此書亦然。吾所著各書。雖各有專題。然前後一貫。皆以研究近世自然主義之思潮爲職志。此思潮之起源。實遠在文藝復興時代。然其戰勝古來相傳之禮教而代之。則十八世紀中事也。十八世紀中人。爲今世種種之先驅者。當推盧梭爲首。故吾所著各書。皆着重研究盧梭。阿克登爵士曰：「盧梭下筆爲文。其影響之巨。古來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聖奧古斯丁、聖亞規那等。皆不能及之也。」

按阿克登爵士 Lord Acton (1834-1902) 英國史學家。爲晚近最博學銳識之一人。任劍橋大學史學總教授。著書不多。而極精。茲所引之語。見其與 Mary Gladstone 書第十二頁。

此其言之未免過甚。然而盧梭之重要可知已。竊意盧梭在思想史中之重要。實以其所發之疑問。悉當而所具之答案。則皆誤。顧能發此等疑問。已非人所能及矣。

吾此書之題目。固亦盧梭所提示者也。蓋盧梭爲提倡激烈之民主政治之第一人。而又爲攻擊文明之人中之特出者。且在盧梭。其提倡民治與攻擊文明之二事。實互相關合。他人之提倡民主政治者。咸以進步與守舊之對待立說。而盧梭則以文明與野蠻之對待立論。實爲更進一解。蓋使斯世不向文明而進行。則進步固不足貴。又使如盧梭所言。野蠻之人較多幸福。則又何取於進步乎。今人立論。尙多因襲十九世紀之陳言。以進步者與守舊者相對待。然細思之。則此等言論。實陳腐虛泛。反不若文明與野蠻之別。爲較切中事理而足動人也。彼十九世紀之人。儼然以其所倡之進步。爲由野蠻而進於文明。斯旨也。在歐洲大戰以前。已有懷疑而非之者。歐戰既起。疑此說者愈衆。戰後和成。以時勢所激。更有疑之者。

焉。夫今世何世也。歐洲大戰何事也。舉世方自謂趨向「極樂之天國」而進行。而其實乃行抵血肉橫飛之修羅地獄。指歐戰生於此時之人。驚心怵目。豈有不於進步之說。迷惘而疑懼者。欲解此迷惘。則當受教於愛瑪生 Emerson 所言。「人事之律」與「物質之律」之分別。見本誌第十九期「白璧」文主義篇第六頁吾前已屢引而申之矣。孔子嘗稱其所愛之門徒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孔子所謂進者。乃遵守人事之律而進於德行。若彼十九世紀之人。所謂進步者。則皆指物質之進步而已。彼輩不暇深思。以爲物質進步。道德自必隨之而俱進。而不知人性本爲二元。善惡故此問題極爲複雜。絕非如彼輩之所想象者。從物質之律而進步。則必具有高尚之目的。方可底於文明。惟此高尚之目的。須求之於物質之律以外。乃可得之耳。世人惟不知此理。故常見有自詡進步之人。而跡其所行。乃專務攫取權力。希望速成者。或謂此等人不自知其所往。惟求竭力前趨。愈行愈速。吁可憐已。

苟如此而名之曰進步。曰文明。則毋甯從盧梭之後。主張復返於野蠻榛狉之世爲當也。盧梭謂野蠻勝於文明。實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蓋以野蠻之世較多博愛之精神也。今夫博愛之精神。乃真正哲學及真正宗教之美滿結果。幸而能得此。則凡百犧牲均宜在所弗恤。然吾嘗謂盧梭所言之博愛精神。實不過一種感情之幻夢。爲此種幻夢者。其心理之謬誤。至足驚駭。例如惠德曼 Whitman 者。美國人中私淑盧梭之最著者也。惠德曼即主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說。且謂凡人皆可效我之所爲。「自由發言。抒其天

性。直情逕行。毫無顧忌。見其所著 Song of Myself 易言之。物與民胞。本爲宗教之德。而惠德曼乃以放縱之欲當之。不其誤耶。

吾嘗一再申明。如盧梭、惠德曼等所主張之博愛。與功利派所主張之進步。雖似背馳。而實爲一體。蓋皆自然主義之別支也。可統稱之曰人道主義。十餘年前。吾卽力言此種運動。實有缺陷。而此缺陷。乃正其根本致命之傷。見近世法國批評大家一書第一八八頁。一九一二年出版。由是而生出諸多之謬誤觀念。今試舉其最粗淺者言之。與

庸子俗夫皆有關係者。有銷行甚廣之雜誌。名曰「電影雜誌」。或於其中作爲社論。痛斥人之動言「勿爲某事」者。謂凡用「勿」字之人。皆消極之破壞家。而皆豪爽之創造衝動之仇敵也。又舉耶穌基督教人之言。「我至。使汝等得生且盛」。見約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節。謂必將「勿」字盡行屏絕。而後合於此言云云。噫嘻。

類此之議論。如使福德 Henry Ford 美國汽車大王 君聞之。必斷爲猶太種人之所爲。以破壞吾種人之文明者。雖然。昔之主此說者。若使達爾夫人 Mme de Staël 註見本誌第十九期「白璧」 謂凡人性中之放縱者皆屬

神聖。彼固非猶太種人也。而實則此種放縱神聖之觀念。在西洋之歷史甚長。蓋遠起於古代新柏拉圖派。並非託始於斯達爾夫人也。

要之。謂人若屏絕「勿」字不用。卽可進於高尚圓滿之精神生活。此實謬誤。吾今者卽擬與近世思潮中。此種謬誤觀念一爲抗辯。吾書一出。必爲人所訾議。以吾書乃專爲否決權。否決權非僅指法律政治而言。乃指人性中不許人作某事之

良心制裁也。

作辯護故也。今世可謂無奇不有。彼最惡聞人言否決權之人，乃方自勉為道德家，提倡和平博

愛等義，而殊不知苟無否決權。即良心之制裁。則諸種道德決不能有也。故吾對於今世之主張放縱者，不得不

持反對之說，毅然斷言：人性之中，所以使人為人而可幾於神聖者，厥惟一種意志。此種意志對於一人

平日之思想言動，專圖制止，而當思阻抑之。此說並非新創。古昔聖保羅謂心神之法與四體之法對立

而常相爭戰。見新約使徒保羅致羅馬人書第七章第十四及二十三各節。即指此也。就其大體言之，東方之宗教哲學，重意志而輕理智。

謙卑之義，即謂人須尊崇一較高之意志。上帝。者，實由東方之耶教傳入歐西。厥後耶教漸衰，而謙卑一義

亦遂為西人所蔑棄，竊以各種高上之人生觀，既皆首須承認意志之權力無上，非此不可。故吾於茲點

決從耶教之說，而與西方古今之推崇理智或感情為首要者，立意相違。然吾雖注重高上之意志，謂其

有抑制放縱之私欲之功，但吾力持人文主義而不涉宗教。此又吾與耶教徒不同之處也。轉言之，即吾

不甚注重宗教中最高歸宿之深思玄想，而力求中節及合度之律，以施之於人事。是入世法，非出世法。且也吾之

人文主義，以實證及批評之方法得之，而非恪遵從古相傳之禮教。吾之不遵奉外表形式之權威，而專

倚身心切己之經驗，正與彼自然派即物性主義。學者無二致也。人性中屬於物質之律之部分，亦不為少。彼科

學家用此實證批評之方法以研究物質之律，自當受人尊敬。惟若以物質之律概括人性之全體，則謬

誤實甚。蓋如此則不惟無外鑠之道德。即身外之制裁。且並人切己省察內心經驗所得之事實，而蔑棄之不認有

心。神。之。法。與。四。體。之。法。之。對。峙。而。互。爭。誠。若。是。則。所。謂。內。心。精。神。之。生。活。已。大。半。消。亡。矣。卡。萊。爾（ Carlyle ）
所。述。法。國。大。革。命。時。盧。梭。學。說。與。耶。教。教。理。之。矛。盾。實。即。功。利。感。情。派。之。人。道。主。義。與。凡。百。堅。持。高。上。意
志。之。學。說。之。矛。盾。也。卡。萊。爾。之。言。曰。一。噫。嘻。否。否。羅。君。誤。矣。提。倡。博。愛。者。必。當。從。古。昔。四。大。使。徒。馬。可。路。加。馬。太。
之。教。促。人。悔。悟。使。每。人。各。自。消。除。其。罪。惡。以。圖。自。救。今。不。此。之。爲。而。乃。妄。從。此。耕。聖。人。盧。梭。之。教。使。衆
人。同。來。消。除。全。世。界。之。罪。惡。而。以。一。紙。憲。法。之。空。文。救。之。即。以。自。由。平。等。友。愛。三。義。編。入。新。憲。法。此。真。南。轅。北。轍。謬。以。千。里。矣。

一見其所著法
國大革命史

吾之不慊於彼不務修身而專圖改良社會者以其蹈空而遠於事實經驗也。吾之攻詆功利及感情派也。自始至終力求避免本質論學玄及神道學之虛說而專倚心理之分析其證據確鑿而繁夥。由是以言吾所倡之人文主義不惟爲實證的批評的且爲個人的。竊謂今日世局轉移升沈之樞紐不在彼託名個人主義者與守舊派相爭之勝敗如何亦不在彼託名個人主義者與兼愛派救世派相爭之勝敗如何而實視真正之個人主義者與彼託名之個人主義者相爭之勝敗如何耳。吾以爲真正之個人主義者必能堅守其內心生活之真理。誠如是則雖盡反前古之成說亦在所不顧者矣。

吾以批評及人文主義之方法研究意志之問題及其與政治之關係。及今宜畧述吾前此所持之論俾吾之意得以盡明。吾於「文學與美國大學教育」一書開卷之數章中說明人文主義及人道主義之

分別。奉行人道主義者又可分爲二派。一曰功利派。二曰感情派。功利派又名培根派。感情派又名盧梭派。以此二人之生平及其著述。最足代表該二派之旨意故也。吾嘗一再申言。奉行人道主義者。注重個人內心之生活。奉行人道主義者。則圖謀人類全體之福利與進步。而倡言「社會服務」。二者之間。顯然判分。今人不察。誤以人文主義卽人道主義之別名。於是種種之混淆糾葛。遂緣之而起云。

吾於「近世法國批評大家」一書中。更進一步。爲精確之人文主義辯護。今夫人之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對峙。吾國先儒常言「以理制欲」。所謂理者。并非理性或理智。而實爲高上之意志。所謂欲者。即卑下之意志也。雖爲內心生活之根基。然所謂高上意志者。

並非可以任其胡亂行事。而必遵從一定之標準。在昔之時。此標準可得之於古昔傳來之禮教。例如耶教徒莫不遵從耶教之教理。稔知一己卑下之性行。應如何施以規律而矯正之。惟其然也。故每人之道德觀念。道德行爲。有定而如一。而凡守耶教之規訓者。亦皆同此。然在今日。奉行個人主義者。既將古昔禮教所定爲人之標準。完全破壞。欲另得新標準。須由自造。而惟賴乎批評之精神。故當其發軔之始。卽困於哲學中最難之問題。卽「一」與「多」之問題是也。蓋世間事物。紛紜繁多。不可紀極。苟無一定之所在。爲之歸宿。則又何從取得標準。此乃顯而易見者。「近世法國批評大家」一書之旨趣。卽在研究一多之問題。並說明法國奉行個人主義者如聖伯甫等人。均未能本近世批評之真精神。將此問題圓滿解決也。十九世紀批評家之所致力從事者。可以「相對」之一字盡之。而今所苦者。個人瞬息萬變之感。覺。

萬物常動不息之流變固爲不可掩之事實。苟無居中有定之判斷力以駕馭之。則人將墮迷惘而文明終於敗壞。誠以文明之保存實有賴乎標準故也。吾於「新南阿空」一書中表明標準逐漸破壞以後文學藝術之淆亂情形。驟觀之一若此種情形由於感情之淆亂而深思細察則其因甚遠而爲禍尤烈。蓋感情所以淆亂實由想象之淆亂所致耳。「盧梭與浪漫主義」一書與「新南阿空」密相聯貫而於想象之問題論究特詳。今吾於此書民治與領袖則及吾所主張之人文主義之另一端。特注重人之意志而輕視理智。此吾異乎希臘羅馬古學派之人文學者之處。且吾尤注重想象視爲最重要者。今夫人之放縱意志（卽物性意志）與抑制意志（卽人性意志）常相爭戰。前者卽吾國先儒之所謂理。後者卽其所謂欲。苟不誤從狄德羅見本誌第二十四期插畫之說。以此爲「矯揉造作」而確認此爲吾人本來天性中經驗之事實。則必共信此一義。其義維何。曰「心坎中內亂戰爭」。此狄德羅語孰勝孰負以想象之態度定之。轉言之。人性之高上部分與卑下部分相關而想象實握其間勝負之機。云爾。試一徵之歷史。卽以近今歐洲大戰爲例。則知人類之行動決不遵從理性而平心細察。必謂拿破崙之言千真萬確。拿破崙曰「宰制世界者。想象也。」非理性也。特想象有各種之別。十九世紀之世界爲拿破崙好大喜功之想象所宰制。然其間固非無他途也。

或謂「想像」一字。意義紛歧。隨人亂用。言及想像。毫無是處。惟吾之用此字。則從其本來之義。試略溯其

流變。英文想像 *Imagination* 一字出於拉丁文 *Imaginatio* 字。而此拉丁字則又出於希臘文「幻覺」*Phantasia* 意云。「似若如此」故「幻覺」者。謂視聽臭味觸之感覺。又謂儲存此等感覺之功能。即記憶是也。希臘哲學常輕幻覺而重實在。謂實在即心即理。斯多噶派尤力主推尊理性。謂理性宜居中固守。遇外來之感覺接於眼耳鼻舌身者。從嚴甄別。取其善者。其餘一概拒而不納云云。馬克斯奧里留斯 *Marcus Aurelius* 羅馬皇帝。在位之年為 161-180 A. D. 又曰。「剷除凡百浮動紛擾之幻覺而立返於寂靜。此事殊非難也。」前乎此者。柏拉圖亦言幻覺之為害。謂「人當皈依堅定之真理。而不為幻覺所顛簸所左右。」原註。見柏拉圖語錄 *Cratylus* 33c。柏拉圖為最能善用想像之哲學家。惟其想像之說殊不易明。茲不具述。以上皆重理性而輕想像者。然耶教教理則反是。耶教主謙卑。謂人憑己力。決不能獲此真理。轉言之。即謂感覺之迷惑。非理性所能控制也。例如巴斯喀爾註見本誌第十九期白璧德之人文主義篇第八頁亦言想像之為害。與斯多噶派同。其所謂想像。亦即希臘文之幻覺之意。惟巴斯喀爾則並理性而痛斥之。以為想像固為「錯誤之母」。理性亦軟弱無力。二者均不可恃。所可恃者惟「心」。「心」者乃高上意志之發揚。而藉上帝之恩典 (*Grace*) 之力者也。內心之覺悟。固有賴乎外來之啟示指上帝之恩典也。兩者並得。然後可得堅定之真理與實在。由巴斯喀爾之說。則想像於人毫無裨益。內心之生活及外來之啟示。皆不藉助於想像也。謂想像所得與實在之間。判若鴻溝。不容相混。此又巴斯喀爾與柏拉圖相同之處也。然由心理學上精密論之。真幻之間。實無分別。尤柏爾註見本誌第十九期白璧德之

第八十五頁義篇曰：「幻乃真之一部。」幻即真也。此言近是。謂真幻無別。則耶教之教條必為破壞。然標準猶

可取得也。至於想像之第二意義亦極重要。西方作者之用此字多從斯義。其義維何。曰想像者非內心及外官之感覺而為思想之所及者也。按在英國古時「奇思異想」一字（*Conceit*）並無惡意。且與想像一字同義。其後乃釋為虛空之想像。其變遷之跡茲不及述。惟究「思想」（*Conceive*）一字之原義為集合諸多之事物而觀其相同相類之處。以變燕雜為整齊。辜律己（*Coleridge*）訓想像為統一諸物之力。於其所著書中見 *Biographia Literaria*解釋甚詳。其所言均以想像為思想之意也。至釋想像為感覺者則有如阿狄生在「旁觀報」*The Spectator*中之論文是。阿狄生拘於希臘字之原意。謂想像也者。不僅為外來之感覺。且即視覺之別名耳。

想像既兼有思想及感覺之二義。則想像之問題與一多之問題及標準之問題必有密切之關係。此不待言。蓋若人生毫無一定常住之處。以為量度事物變遷之具。則又安從得精密之標準耶。「幻乃真之一部」即謂真中有幻。此尤柏爾之言。見上。固也。然不能遂謂凡想象所得之一定不變者皆虛幻也。或且可強為之說曰。今於真幻之問題逕置不論。亦可取得標準。而遇尋常之人。觀其幻想與解脫之性質。即可知其為人之如何矣。雖然絕對之一定與實在雖終不可尋獲。絕對之問題雖為玄學之幻夢。然猶可本於經驗察看某種人生觀之是否合於物性而可斷定其為真與否也。薛乃修（*Synesius*）希臘哲學家。卒於紀元後四三〇年。為 Ptolemais 之主教。詳見 *King'sley*

所著小說。謂上帝與人藉想象而交通。所可憾者。魔鬼與人之交通亦藉想象。意謂想象之力。可以導人爲善。亦可誘人爲惡。故不能憑想象以定交通之爲益爲損也。欲定所想象者之善惡高下。但憑（一）感覺。及（二）思想之力。尙不足。而有賴於（三）判別之力。吾亦知人之心性未可勉強劃分。然爲思想之故。不得不如此。吾今分之爲三。其於實用。當甚有裨也。

吾甚重觀人心中之判別力。非謂其虛空判別。乃謂其就經驗所得之真實材料而從事耳。吾之簡意準括言之如下。人生確有價值之事。爲對於事物之一種精約之工夫。既能想象。又能判別。惟彼世間事物其數之多無限。且有精粗高下之殊。不可不辨。今夫物質進步與道德進步。不惟不必同時並進。且二者常互不相容。其故卽在於此也。近世物質之得以進步。由於世人專就物性之律之事實。強用其精約之工夫。然人之精力有限。既用功於此。遂荒於彼。物質日以進步。而世人於人事之律之事實。遂日增玩忽。其結果。乃致精神之迷惘。亦可謂應得之果報與自造之罪孽。觀於歐洲大戡及晚近西方社會日增月盛之諸種現象。卽可略知此果報之嚴。罪孽之巨爲如何矣。

雖然。彼主張進步之說者。固不願永認其精神之迷惘。此層自不待言。彼等既破壞古昔相傳之標。及可道德之常經。乃另創統一新生活之新法。以補其缺。其所創之新法。頗見想像之豐富。然多與實在相違。此類統一人羣之新法。尤以所謂浪漫運動中造成者爲多。彼浪漫派之領袖。專務尊崇創造之想象力。而

於判別力則摧毀無遺。此層實關係重大。蓋此種創造之想象力並未經物質之律及人事之律之訓練。陶冶而常如楊氏Edward Young (1681-1766) 英國詩人兼文人。所著《Conjectures on Original Composition》為最重要。所言「恣情游蕩於夢幻之國。」人苟有專。驚此種創造之想象力者則必墮於虛空之妄想。或無聊之醉夢。虛空之妄想固為生人之病根。然在今為尤甚。其病深於往昔。後世回視今日必曰：二十世紀初年之人何其虛妄若此。動輒出其毫未試驗之幻思而被以「理想」之美名云云。今世之人常自詡為高尚之「理想家」而一經措之實事則立見其為夢囈之人。徒足債事。若此類者實繁有徒矣。

想象雖足宰制人類。幻想則幸無此力量。今夫幻想之輩與遠識之人截然不同。若論及領袖資格則此分別尤為重要。吾所亟欲申明者。即領袖雖有善惡之分。而一國一羣必常有其領袖。苟民主政治之國而不認有領袖。則民主政治將為文明之大害矣。至謂投票所得之多數足以代表「人民之公意」此而可據此行政。不用領袖。此說尤為謬妄。要之觀其終始。則民主政治之成敗。視其領袖之資格。而按所造之名定於他種政治。同而領袖之資格尤在其識見之如何。領袖皆無遠識。固足亡國破家。而若其識見謬妄。則禍至尤速。竊嘗以今世之大患不在人之無識。而在於其識見之謬妄。轉言之。即今日之所當憂者。尚非彼明目張膽之物質主義。而實為謬妄虛空之精神學說也。

以幻想之人。而攘竊卓識之名。如此者在近世當推盧梭為巨擘。盧梭以返乎自然召人。而其所得自然

者幻想而已。以此幻想。遂令世人不以良心之制裁。高上之意志。管理自身。而以放縱之感情代之。思想界經此變遷。博愛主義遂盛行。然按之實際。但事服從。放縱虛妄之感情。其結果並不成爲博愛主義。而爲一種衰敗之帝國主義。吾此書屢用帝國主義之一名詞。而其義則較英國美國之人所常用者爲寬泛。吾之意蓋因凡百帝國主義之根源。皆由人心中爭權奪利之一念。可謂爲個人之帝國主義。柏格森曰：「帝國主義生於人之大欲。故不特爲一國家一民族之事。而亦個人靈魂中之事也。」

見其爲塞里爾曰。Serrillière

之 Balzac et la morale romanesque 1 書所作叙言 此說吾頗贊同。雖然柏格森主張衝動之精力 (élan vital) 則實祖述盧梭之說。

顧其間亦有不同處。而柏格森立說實較盧梭爲勝。何則。惟制止之精力 (le frein vital) 足以產生博愛。柏格森固已明言衝動之精力。非博愛主義之根源。而實爲帝國主義之所寄託也。由柏格森之說。則世界中成功而操勝算者。非彼精神和善純良之輩。而爲衝動之精力即大最強之人。噫嘻。今柏格森之說。方

風行宇內。無怪乎販夫走卒皆羨慕「有魄力」「發狠心」之人。其故可以深長思矣。按白壁德與柏格森所

則謂人宜用其制止之精力以進於道德。柏格森謂人宜用其衝動之精力而獲取權利。從白壁德之說。則人皆相親相讓而世可治。從柏格森之說。則人皆相仇相殺而世益亂矣。此蓋立說之不同也。

由盧梭以至柏格森。皆專務尊崇人性中之大欲。其結果惟產生帝國主義。吾名此種帝國主義爲「衰敗」之故。請略釋之。今夫「帝國主義」一字。卽不假借用之於心理學。而惟用之於政治。亦易涉含混。誠以帝國主義本有各種之不同。例如古羅馬人所以能雄飛宇內。宰制世界者。由於其帝國主義。而其

後乃憔悴呻吟，齷伏於暴君虐政之下者。亦由於其帝國主義。此二種帝國主義之不同，彰彰明甚。願其要由盛而衰，先後蛻變之跡，亦可尋繹出之。羅馬之盛衰關頭，乃在其戰勝迦太基之頃。執國政者志驕意滿，以爲大功告成，從此無復強敵外患之足懼。按左傳鄒陵之戰，范文子力主不戰，曰：「盍釋楚以爲外懼乎？」云云，正即此意。史勝因果，亦可並觀也。於內政及個人立身行事，乃始逐漸蔑棄古來禮教法律之拘束，而惟從己意。孟德斯鳩曰：「其結果一人欲大張。」

見所著「羅馬盛衰史論」

奢侈之風日甚。古今言之者夥矣。尤溫納

Juvenal (C. 60-140 A. D.)

曰：「奢侈之毒中於國人，其禍之烈，遠過敵人之堅甲利兵。以若天遣其來羅馬，以爲世中之滅國絕世復讎者。」然其禍有較奢侈爲尤烈者，則羅馬國中執政率羣之人，一變而專謀一身一家及一黨一族之私利，陰狠無忌是也。此種新精神，足以破壞羅馬之憲法。其結果，不惟對屬國降人殘暴寡恩，且內戰頻仍，自相屠戮，尤爲慘酷。西塞羅已痛乎言之。原夫羅馬人之衰敗，如此之速者，豈以其人善用制止之精力哉？毋亦其缺乏之故耳。

竊謂若欲除治此等暴亂之個人主義者，非可賴彼恪遵古來禮教之人，而須覓先能自制其豪縱攘奪之欲之人，舉爲真正之領袖，方可倚恃也。羅馬之衰亡，由其國中，類此真正領袖之人數過少。吾美國人現今所處之難關，與昔時羅馬人之難關，正相類似。蓋吾國國勢方盛，如日中天，而國人則競蔑棄古昔禮法之標準，脫離向日之束縛，而奢侈自恣之風，因之驟盛。凡百均暫置不論，而惟求一己之快樂，「舒服」及商業之贏利。如此之人，在今美國，比昔之羅馬當更多也。奢侈之風，固足憂然，尚不如寡廉鮮恥。

毫無道德之領袖結黨操縱政治之可憂。此輩專爲一羣私人謀得錢財利益而使全國之人受其害。

今美國之海軍受賄煤油合同各案均其事之極顯者而足爲此處所言之證。

在今言者或不無過甚。然使長此不變。每况愈下。則吾國憲法所許

之自由。必將毀滅無遺。而衰敗之帝國主義。必代之而起。可預卜也。反覆細思。古昔羅馬及現今美國之

局勢。則益信政治之帝國主義。其根源實在個人心理之帝國主義。轉言之誠欲根本從事。則當舍政局

中爭權奪利之表面形跡之事。而專於個人之內心精神用功夫矣。所謂由正心誠意以達治國平天下之目的也。

今請更以吾所持論與近今歐洲之二作者比較。以使吾所論盧梭運動與帝國主義之關係愈益闡明。

二人者（一）爲德人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二）爲法人塞里爾 Ernest Seillière 是也。斯賓格勒

在其最重要之著作「西土沈淪論」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The Downfall of the Occident)

凡二卷。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出版。一書中。聲言西方世界及歐洲文化。自盧梭提倡返乎自然之說以來。卽一往直前。迅

速進步。終必止於衰敗之帝國主義而後已。今日吾人所處之局勢。業已爲由盛而衰。將來之禍患覆亡。

必難倖免也。斯賓格勒又於其書上卷之附錄中。列表以示預計西歷二千年時。西方衰敗之狀況。據斯

書甚關重要。而吾國人曾詳論及之者。惟本誌第二十期李思純君「論文化」篇第五頁曾略述之。可參閱。

竊以斯氏之書。實爲一種歷史哲學。而其立論殊狂悖。

蓋人類高上之意志。吾所視爲極重要者。斯氏則一概抹殺。故斯氏與吾立說。縱有依稀相似之處。而實

則思想極端相反。不容相提並論也。吾於各種歷史哲學。皆甚不贊許。舊者如聖奧古斯丁 著有 The City of God

及卜蘇愛 Bosquet (1694-1704) 法國宗教家歷史家兼文人。所著書以世界史論「耶穌新教各派異同史」等為最要。 等視人為上帝之傀儡。新者 如盧梭 則視人為自

然之傀儡。二者固同一誤也。自吾觀之。「西土沈淪論」一書實為十九世紀自然主義各種謬說之總

匯。此類謬說皆以悲觀之命運主義為歸宿。命運主義實足致西土之「沈淪」者。而斯氏之書即不脫命

運主義之範圍也。故吾意斯賓格勒天才雖富。然終不免為浮夸之徒。其書在德國銷行極暢。固足見其

影響之巨。然其事殊可憂而不足喜也。

若論塞里爾君。則與斯賓格勒迥異。塞君所著書約二十種。其最要者如下。民治之帝國主義 L'Impérialisme

帝國主義哲學入門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impérialisme (1911) 近世民治精神之隱憂 Le Péril mystique dans l'inspiration

des démocraties modernes (1918) 巴爾札克與浪漫道德 Balzac et la morale romantique (1922) 合理之社會主義 Vers le socialisme

rationnel (1923) 末學之書。最為重要。以塞里爾之學說悉該括於此中也。法國人評論塞里爾之書。以 R. Gillouin 所著 Une

nouvelle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moderne (1921) 為最佳。又有當代法國文士七十二人合撰之 La Pensée d'Ernest Seillière 一書。亦

可。其中歷叙盧梭對於十九世紀文學及生活之影響。甚見心思精細。塞君謂為盧梭影響實造成一種

反理性之帝國主義。故在消極方面。即論前人之失。塞君研究所得與吾之持論頗相合。然在積極建設方面。即

己之主張。○前者如醫之脈案。後者如藥方。則塞君與吾之主張截然判分。塞君所擬以救反理性之帝國主義之失者。乃一種

合理性之帝國主義。謂「一個人宜互相團結。造成社會之軍隊。以圖進攻而取得權力」。見其所著「巴爾札克與浪漫道

德」第四十二頁 其言如此。則塞君之見解。似承霍布士及十九世紀英國樂利派之遺緒。而遠祖麥克韋里 Macchiavelli (1469-1527) 意大利政治家兼文人。所著書以「Principe」為最重要。 塞君謂與反理性之帝國主義相反者。乃合理性之帝國主義。如水之與

火藥之與症。而吾則謂與帝國主義相反者。厥惟人之高上意志。不主攫取權力而自恣也。又塞君視斯多噶派與耶教之道德無別。可以兼取並收。吾則謂二者截然不同。終必互不相容。吾以爲古今斯多噶派之說。率皆謬誤而不能實行。而真正之耶教。其中實含至理。在昔羅馬亡後蠻族侵入之時已嘗拯救文明。免其絕滅覆亡。苟能用之得法。耶教當不難再來拯救文明於今日也。

吾所用之方法。或恐爲人誤會。請得於茲開卷之始。略爲解釋。吾以前所著各書（近世法國批評大家一書不盡然）及此書中。皆未嘗統括某某作者之生平著作而平均論斷。蓋吾之意不在此也。尤未嘗統括某某時代（例如十九世紀）之政教風俗而平均論斷。昔巴克^{Baker}謂判定一國家一民族之功罪殊難。若欲判定一世紀一時代之功罪。恐尤不易也。吾所攻詆者。非十九世紀之全體。而僅其屬於自然主義之部分。文藝復興時代以還。卽有各種潮流。爲十九世紀之自然主義造其端。而十九世紀之自然主義亦延續至二十世紀而未已。凡此固皆在吾題之範圍內者也。總之。吾但取自然主義原始要終而論究之。乃評者每有譏吾之態度爲（一）一偏（二）消極（三）極端者。請得一解答之。

【一】謂吾之評論自然主義爲一偏。評者亦自持之有故。雖然。吾仍未失人文主義之本旨。何則。人性之一部。卽高上之意志。制止之精力。彼自然派之人。全然棄置不道。故吾不得不鄭重反覆言之。吾之不平。正所以求其平也。且也。彼自然派之人所忽略者。並非人類經驗之邊幅末節。而爲中樞最扼要之部分。吾又安能無

言哉。十九世紀以來。以自然派之勢力。物質文明異常進步。使世人生活之邊幅末節。極爲豐富完美。此其功固不可沒。吾決不欲菲薄之。惟吾謂生活邊幅末節。雖豐富而中樞敗壞。則實屬得不償失耳。吾雖攻訛自然派重要之缺陷。然吾力主用實驗之法。則固與自然派爲同道也。吾初不爲空論。但就實事。推尋自然派缺陷之實在結果。列舉千百之例證。以實吾說。讀者見吾之例證繁多。而無暇就一作者一時代。爲平均綜合之論斷。因之遂有疑吾爲一偏者耳。

【二】至謂吾爲消極。則吾前已申明。人性中爲自然派所忽略之部分。其功用正在消極之制止也。人苟不從物欲行事。而能聽內心之告戒。即高上之意志。制止之精力。則必能養成品德而享受幸福。世間最積極之事。固

未有如品德與幸福者也。嗟乎。此誠人生之奇幻已。如因此而指吾爲消極。則吾亦不欲置辯。但若其故不在此。則須略爲解釋。自十九世紀初年以來。盛行於世之文學批評。一不事指摘缺失。而專圖表彰美善。即不言其短。但著其長。○按此句出韓士立 Hazlitt 文集。今吾則反其道而行。或謂近世空浮諛頌之行事。固須施以嚴正之批評。然吾之譏斥。未免過甚。蓋吾常指出著名人物之種種缺失。而毫不及其長處也。人以吾爲苛刻。固吾所深憾。然深知吾意者。必不以吾之方法爲誤也。

【三】吾奉行人文主義。而人以主義首重節制。故譏吾爲極端者。其傷吾也實甚。然而節制之義。論者紛紜。今夫人能斟酌調處於一普通原理與實際生活之萬千變化之間。而得其中道者。可以謂之有節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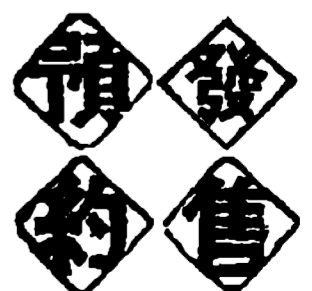
之人。然善能爲此之人。必具和雅之德。和雅爲最貴之德。而亦甚易假冒渾充者。今有人於此。智識道德均未充。處兩難之間。未知孰從爲是。則曰「各取其半」以求均平。所謂執中無偏。猶執一也。然其所取者不必皆是。或一是一非。或二者皆非。則又安能爲之解。故凡人於折衷之先。須將是非辨明。否則將如彼英國政治家某氏。世稱其模稜兩可。終身常在是與非之間。局促行事。可與蘇味道相提並論。又何足取焉。巴斯喀爾所攻斥之詭辯家。卽以其託名中立。見死不救。而自詡爲無罪也。但丁書中叙萬千中立不倚之人。均以既不助上帝。又不助魔鬼。並爲所棄。而墮入地獄。凡此皆託名中立和雅。而實咎有應得也。要之。人文學者。與模稜之鄉愿。極不易辨別。如伊拉斯馬斯Erasmus 與路德同時。學問極博。主張和平改革。而不贊成宗教革命。對於其時之激烈暴動派。態度至爲和雅莊重。至足欽佩。而馬丁路德乃詆伊氏爲不熱心宗教之鄉愿。噫嘻。難哉。

總之。吾此書所爭論之問題。道理均極關重要。而不容有折衷退讓之餘地。人有注重一己內心之生活者。亦有注重他事。如進步及社會服務者。此二種之人。根本宗旨不合。其間決不能調和。故吾所論者。非奉行人道主義者。須有節制。而直謂人不當遵從人道主義也。綜上所云。吾敢毅然直言。今世生活之原理。根本錯誤。轉言之。卽今人實爲不良之領袖。所誤走入歧途。及今苟非有領袖輩出。認明內心生活之要理。指斥自然主義之缺謬。則西方之文明。將有不能保存之懼矣。今夫內心生活之真理。或賴宗教而成立。或藉人文主義而宣示。二法並行之於古昔。結果均大有裨於人類之品德行事。惟吾遍察今日所

流行之各派哲學。其中毫無內心生活之真理。足爲人類之滋養。乃不得不轉而求之於古賢。豈敢薄當世哉。

中華書局發行

聚珍做宋版印四部備要單行本



本局用聚珍做宋版精印四部備要字體秀美印刷明晰校對尤精審無魯魚亥豕之訛發售預約早已額滿截止各處來函要求印單行本以便分購除小種俟印好單售外茲將卷帙較繁者用賽宋紙精印發售預約各以一千部為限本年十月底出版如售逾限額則限外定戶須俟重印取書

書名	說明	冊數	定價	預約價	郵費
五經古注	此係單行古注為治經學者最便之讀本梁任公極推重此書	三〇	八元三角	四元五角	三角半
十三經古注	四部備要原只五經古注茲取永懷堂十三經古注中之論孟周儀公穀及爾雅孝經補印合成十三經	六六	十六元三角	十元八角	八角
四史	已購四部備要者內已有五經如欲補足可單購八經均武英殿本校勘極精為諸本之冠	一〇二	四十元	二十二元	一元二角
文選李善注	胡克家翻雕宋本文選校刊極精原本難得坊間翻本不佳茲依原本精校	二二	七元四角	二元二角	二角
韓昌黎全集	昌黎集以東雅堂本為最善惜原刻已漫漶茲覓得初印本精校	一二	五元	二元八角	一角半
柳河東集	柳河東集明蔣之翘三經藏書注本為最佳流傳極少坊間未易覓購茲特以藏本校印	一二	五元	二元八角	一角半
歐陽文忠全集	歐陽文忠全集以詞堂本為最完備茲依原書校印最為足本	二〇	十元	五元五角	二角
蘇東坡全集	東坡全集宋本七集為最佳端齋會翻雕宋本校勘不精錯誤極多茲覓原宋本精校印行	二二	十元	五元五角	二角
李太白全集	讀太白詩非有箋注未易解釋王注實為至佳之本因覓初印本校印	一四	六元	三元五角	二角
杜工部集	玉鈎草堂杜詩原刻極精傳本極少翻本頗多均不好此就原刻校印	六	三元	一元六角	一角半
白香山詩集	一隅草堂汪氏校刻香山集為最佳本此覓原刻本精校	一〇	四元	二元二角	一角半
陸放翁全集	放翁全集汲古閣本外無第二本而汲古原印本極少而價昂此就原本精校	二六	十五元	八元	三角半

以上各書每種均印書根字以便檢閱另加布套優待購者不另取費各樣張承索即寄

東洋文化與西洋文化

釋太虛

西洋文化。古爲希臘。中爲羅馬。近爲英法俄德美。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寧一言之可概齊。而古者蘇伯亞三氏以及近世康德。白璧德諸哲。其爲學與吾此篇所言之東方文化。固多相近。況曾主持西洋文化千餘年之基督教。亦本爲東方之文化哉。然現世界爲一西洋文化彌綸之世界。故今言西洋文化。專就現代西洋文化之盛行。言之。其事維何。曰發達科學知識。竭取宇宙所有。以爭求滿足人類之「動物慾」而已。動物慾者何。曰「肉體生存」「親族蕃殖」之私慾是也。由之以發展爲行動。要不外飲食住衣食男女之事。及附屬之奢華嬉戲而已。由衣食住生計問題。進展至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無治主義。共產主義等。由男女之戀愛問題。進展至婚姻自主。離合自由。男女公開。兒童公育等。要皆以極「衣食住之奢華」與「男女之嬉戲」爲至樂而已。除飲食男女遊戲之外。更別無何種高尚之目的。其爲家。爲國。爲社會。爲世界。較之爲身。亦不過量之擴充。期達其飲食男女遊戲之慾。則一。而此飲食男女遊戲之三事。乃人與諸動物生活之共慾。而絕非「人」類特具靈長之理「性」。今彼西洋文化。惟以擴張此動物生活之共慾爲進化。故於製成之器用。及資造之工具。與能作之智力。雖日見其進步。但於人類特性之德行及內心之情理。則不惟無所進善。且日見其摧剝消陷耳。故予於今世盛行之西洋文化。一言以

蔽之曰「造作工具之文化。」而於能用工具之主人。則絲毫不能有所增進於善。惟益發揮其動物慾。使人類可進於善之幾。全爲壓伏而已。

夫「動物慾」誠亦人類與生俱有之生物動物共同性。以人類本爲「衆生」之一也。然各東方文化。則最低亦須將「動物慾」節之以禮。持之以義。以涵養人類特長靈貴之情性。使保存而不枯亡。以爲希賢希聖。希天之上達基本。而對於動物慾。則閑之防之。如人羣之畜牧禽獸。然善調而住。隨宜以用。不令騰蹕飛突。以爲害人性。而鬼神因果禍福之事。亦引之爲行善止惡之輔。以和暢人性。宋儒曰天理而遏動物之

慾。宋儒曰人欲此中國孔孟之儒之所由尚。亦人類倫理道德之所存也。蓋嘗靜察禽獸。飢寒倦病。則營求衣

食佳藥。生活豐足。則爲孩童之撫育。男女之玩嬉。或交合等。再不然。則爲族類之團聚。羣衆之遊戲。或戰

鬪等。愛之極。則交合。憎之極。則戰鬥。而不外「肉體生存」親族蕃殖。嚴譯赫胥黎天演論謂人與動物皆以自營之私慾及族類之繁殖

之暗示使然也。今世西洋文化之所開展。擴充於人者。要惟斯物斯事而已。故與東洋文化之最低

限度亦相背馳。充動物慾以殘人性。則雖謂之率獸食人可也。此儒家所以首嚴人禽之辨歟。

從儒教倫理等而上之。則有回教基督教婆羅門教。中國之道教及日本之神道教屬前鬼神教等天神教。於人界之上。提出一

天神。爲宇宙最高善之標準。引發人之善性。使專壹其志。上達乎天。雖其行教之方法。或和或激。旁起之

影響及副產之效果。有好有壞。其主旨。在令人類由人達天。上進乎所期最高善。則同誠能踐其上。達乎

天之志行。則就其所憑藉所經過之基程上。已收節動物慾與人爲善之效矣。故回耶梵諸教。皆有近乎倫理道德之誠條。以爲其範衆進德之本。而不遠乎儒術也。

更等而上之。則有疏觀緣生法爾之萬化。悟其皆起於心氣之激盪。以是惟務因任。以相與寧息。持之以慈儉讓。守之以孩提初生之精神狀態。以止流變而歸根極。則有老莊之道及無想非非想之禪等。其至乎此者。則「動物慾」不惟節之者已多。且幾乎完全停息矣。然儒家所存養之人性。至是亦化爲人而上性。非復人性矣。故是與前者之天神教。亦皆各有偏限。衡以佛之普法。上之未能至其極。下之又將失其本。就人以言。反不若儒術之平正也。

然則佛之普法又如何。嘗察儒家之道。雖注重存養人性。而對於動物慾則閑防之以爲用。俾能聽命於人性之主。若康德所謂良知之命令等爲止。初未嘗欲勦絕之也。佛之普法亦然。亦如其緣生法爾之性。使之各安其分。各適其宜。則不相爲害。而互成其利也。其爲救弊除病之對治也。則用人乘法之儒教。以節度動物慾。閑存人性之善可也。或用人天乘法。禁制動物慾。以上達乎天而增進人性之善亦可也。或用天乘法。止息動物慾。引之超人入天亦可也。或用羅漢辟支法。以斷除「動物」「人」「天」升沉流轉之苦。而超出生死亦可也。或直用佛菩薩法。俾悉除障礙。普得通達亦可也。其爲攝德成事之利用也。佛菩薩法之爲妙德妙用無論矣。其在相當之程度內。羅漢辟支法。亦妙德用也。天乘人乘法。亦妙德用也。卽發揮動物之

慾。以豐足其生活。繁殖其族類。亦妙德妙用也。惟除佛之普法而外。餘皆有限有偏。故相爲傾奪高下。消長治亂。不能永安。世之思想較寬者。往往羅觀世間諸宗教學術。而欲成一調和統合之教法。以寧一人心。而智小謀大。鹵莽滅裂。雜亂附會。此無論其必不得成矣。卽稍有所成。亦彌增亂原耳。凡是皆坐於不知佛之普法久已將一切宗教學術。如其性分。稱其理宜。以調和統合。成爲普利羣生之種種妙方便門。故有天地之大而弗知。窺有規矩之巧而弗知用。徒抱頭悶思。以終其身也。嗚呼。世之懷大志。能極思者。盍回爾之慧光。一諦審諦觀於佛法乎。

但今世之偏用成弊者。雖在西洋文化之惟以發揮擴充「人類之動物慾」爲進化。而致汨沒人理。沉淪獸性。然由此所獲之副產品。則科學之知識及方法也。工作之機器及技能也。生活物產之豐富華美也。社會言行之平等自由也。交通之廣而速也。發見之新而奇也。在在足令人心迷目醉。而不能自主。故今欲挽救其弊。雖可用儒教。而儒教之力量微小。猶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拳石不能塞河漢之流也。雖可用天神教。則彼張牙舞爪之「西洋文化獸」乃曾衝決「天神教」指基督教之欄。斷韁絕馳而出者也。又豈能復用是破爛朽韁以爲之羈勒哉。老莊之道。似乎較能也。仍有才小謀大之憾。且之三者藉使能之。亦暫寧一時。而終無以使之循分順理而浩然均德也。故諸智者。應知欲救治今世「動物慾」發揮已極之巨病。殆非用佛陀普法之大藥。不能矣。

救偏用西洋文化所成之流弊。須用東洋文化。漸已有人能言之矣。而西洋文化之病根何在。言之每鮮。剗切而於東洋文化中。又惟佛之普法。真能救到徹底而永無其弊。尤未能有言之者。吾今淺略言之。蓋佛之普法。乃含涵一切而超勝一切者也。夫西洋文化之副產品。其科學知識方法誠精矣。其工作機器技能誠巧矣。其生活中之物產誠豐富華美矣。其社會中之言行誠平等自由矣。其交通誠廣而速矣。其發見誠新而奇矣。然使一窺到佛普法中。佛菩薩之智慧圓滿也。工巧圓滿也。生活圓滿也。羣衆圓滿也。神通自在也。知見無礙也。必將如河伯之過海。若歎爲汪洋無極。而自失其驕矜之氣。由是喻之以因緣。生果善惡業報之法。爾常理使之從劣至勝之真進化路。坦然可行。乃告之以儒教之人倫。可卽爲其轉。獸爲人之妙法。而復不爲儒限。以上通乎佛。卽語之以耶梵之天老莊之道。亦卽爲其消罪殖福。化形入神之妙法。而復不爲天限。以上通乎佛。於是乎西洋文化之偏補之弊。救而東西洋文化咸適其用。不相爲害而相爲益。

由上言之。則西洋文化乃造作工具之文化也。東洋文化乃進善人性之文化也。東西洋之文化未嘗不造作工具也。而以今世之西洋文化爲至極。東西洋之文化未嘗不進善人性也。而以東洋之佛法文化爲至極。誠能進善人性以至其究竟。則世界莊嚴。生民安樂。而西洋文化之長處。乃真適其用也。今偏用西洋文化之弊。旣極而其勢又極張。非猛速以進善人性。不足以相濟。非用佛法。又不能猛速以進善人。

性。此。所。願。爲。經。世。之。士。一。大。聲。疾。呼。者。也。



開文學分貴族平民之謬

錄湘君季刊

劉 樸

(前篇)

文學無貴族平民之分而有是非之別。無貴族平民之分者何謂也。謂文學非舉世舉國之人所能精詣。而文學家非僅得寫勞工戀愛之類之事。難能可貴者無必黜之理。衆知衆能者無獨宗之勢。故今所謂貴族文學。或有關於國史。西清詩話云。歐陽永叔歸田錄言。王建宮詞。慕於異域。唐之雅頌。慕於印度。○一日。天竺

稱若鞠閣王。尸羅阿迭多。與玄奘相見。王勞苦已。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耳。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少而

靈鑿。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羣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與大慈悲。拯濟含護。平定海內。風教

劉武周軍。遂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每宴會必奏之。後改名七德舞。○一日。天竺迦摩樓波國王。拘摩羅與玄奘相見。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寡能禰智。猥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視身若浮。踰越重險。

遠游異域。斯因王化。所以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有是非之別者何謂也。謂其作果合於文學。其人無論所出

社會之上流。下流必真知文能爲文者。非農工商賈不學無術。此指修之。所爲無往而不勝於文學家。故

今所謂平民文學。未可冀共知共能也。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林。下。於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

蟋蟀。非深於文者。能爲之耶。苟以文學之寡知寡能者爲貴族焉。科學亦奚以異。不能人人成科學家。文學亦奚以異。

故能造物質文明之利器者。始一二人。而用之者。舉世舉國之人。工爲文章者。寡而讀之者。衆。昔人有言。

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今以推於各國各世之文學家。皆可數也。此諾伯爾 Nobel 之獎。尤以待非常之科學文學家也。

農無暇於文學而文學家代爲之。蘇軾云。平曠交晚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按此證農非耦耕植杖。有學問者無此文采。如李

紳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聶夷中傷田家。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柳宗元田

家。次章。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隣夕。庭際秋蛩鳴。疎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鷄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鄰後租期。車數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藉。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惟恐

前。者不可勝數。商工無暇於文學而文學家代爲之。唐張籍築城詞曰。築城處。千人萬人齊把杵。重重土壁。試行

盡不得拋杵。杵聲未盡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宋劉克莊築城行曰。萬夫喧喧不停杵。杵聲丁

驚后土。偏鄉開田起窖竈。望青斫木作樓櫓。天寒日短工役急。白棒訶責如風雨。漢家丞相方憂邊。築城功高除美官。舊

時劉克莊運糧行曰。極邊官軍守戰場。次邊丁壯俱運糧。縣符旁午催調發。大車小車聲軋軋。霜寒暑短路又滑。擔夫肩

穿牛蹄脫。元王惲輓漕篇曰。湯湯汝水波。西驚復東注。勢雖汗漫來。止可流東楚。發源本清淺。才夏即沮洳。安能浮重較。

海口。未免風浪鼓。舟中一斛粟。百姓幾辛苦。二詩豈運糧之丁。所能自表其痛苦者。如柳宗元捕蛇者說。胡天游伐

石志。胡志試慰之曰。若拮据乎是。毋或億與。工人戚然太息曰。豈謂斯役之不吾困耶。與柳說余悲之。且曰。若毒之手。賦不幸之甚也。正同。蔣士銓高木匠傳者不可勝數。游俠忌於漢主而司馬遷敢列傳以揚之。新法怨於宋人而蘇

軾敢爲詩以闢之初元之始。元帝用兵珠厓。士卒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孰敢言者。幸其疾苦見賈捐之

之文焉。最沉痛者莫如父職死於海。子門衛道。後女子乘車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休之雄也。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途。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

之憂。天寶之末。楊國忠用兵雲南。二十餘萬衆悉去無反。孰敢言者。幸其疾苦見白居易之詩焉。新豐折臂翁詩

最沉痛者。莫如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還。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拋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

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至故知凡傳於文學者皆不暇不敢或不能爲文也不暇不敢與不能爲文者

之生活技能心理境况不賴暇且敢而能爲者之表之乎。

六根具於身。六塵染其性。是故六識範圍世人之文。欲窺阿賴耶識之作。必於真文學家矣。本文友劉永濟

識說。實千占未發之秘。蘇軾之前。赤壁賦。王闍運之秋醒詞序。並與造化游而不能學焉。韋應物幽居詩。微雨夜來過。

不知春草生。錢中元化評。殷遙山行詩。野花成子落。錢評。五字中有化工。王維鳥鳴澗詩。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錢評。

禪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詩。落月搖情滿江樹。錢評。搖字。滿字。字。幻而動。溯之陶詩。尤多天機。如雜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

南山。蔡寬夫稱其閒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如讀山海經詩。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嘗

竊以爲靜之美而中和位育之象立焉。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竊以爲動之美而魚躍鳶飛之機啟焉。

所謂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後湖集稱有弦外音。味外味。說詩者文學家之作。或偶一見。或不一見。

矧於平民也哉。

屈原見沅湘間祭祀歌舞。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本王逸楚辭注司馬遷論次五帝之事。擇其言尤雅者。五本

帝本紀太然則鄙陋而不雅馴。其平民所作之通病乎。今欲貴之。其如草創而未討論。後山詩話云。永叔謂

多。商量多。按商量即討論。非文學家莫能。 修飾。呂氏童蒙訓云。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頗改。工夫自出。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于鄙俚。模

按此證平民不能修飾。 潤色。何又孔子刪古詩五百十一篇。同于小序之數。前人已辯。 為三百五篇。蘇軾以趙明叔常

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俚而近乎達。因推而廣之。作薄薄酒十四句。故點竄塗改之功。刪

存推廣之。任有待於文學家。

斷竹。續竹。飛土。逐穴。此陳音述守尸之歌。以對越王也。甌窶滿篝。汚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此淳于

髡述讓田之祝。以對齊王也。謂平民文學。易於明曉。此適不易。已溯夫擊壤老人之歌。康衢兒童之謠。雖

易。何其短也。惟舜與臯陶相戒之歌。四言三章。章三句。觀其三章主部命名之詞同。首章股。股元。首百工。次

元。股。萬事。 述部稱能及象名之詞變。首章喜起。熙。次章明。層以漸進。韻必句叶。豈上世。黝昧之民。所能為乎。至

於無名氏之焦仲卿妻詩千七百四十五字。王湘綺之李青照妻詩。原題擬焦仲卿妻詩。一作。一千二百四十字。

微文學家其孰能與於此。故知平民能為短篇而已。杞梁之妻之琴歌。僅有二句。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

謠生相憐。死相捐。二句尤短。 蘇李別詩。詩皆三章以上。章皆十句以上。蘇詩首章別。兄弟十八句。次章別。要十六句。三四兩

十句均。 而江淹別賦。狀欲別未別之景。寫行子居人之情。歷述富貴任俠從軍絕國伉儷方外狹邪之別。何

其縝密而浩瀚也。

由是觀之。文學家於平民之所欲言。而不暇言。而不敢言。而不能言。而不善言。而不長言者。既皆優為之。

矣。其功爲何如也。苟曰。但求自然高古。不長言何害。請問全國文學盡如斛律金敕勒歌。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之短。其將何以昭示萬國。若謂有七十回。百八人之事之水滸。百二十回。四百四十八人

之事之紅樓。則固文學家之作。而非平民可幾及也。苟曰。但求達意表情。不善言何害。則高山有好水。

家有好水。平地有好花。人既貴於高談。平民文學者已。視漢廣之詩。三章章八句。首章有四不可也。首二句。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物阻我以不可也。五至八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理範我以不可也。惟三四句。漢有遊女。不可求思。乃良心以爲不可。此南海鄧翔說。

洛神之賦。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盪而神怡。無良媒以結句。漢有遊女。不可求思。乃良心以爲不可。此南海鄧翔說。

而明詩。收和顏以靜。孰美孰惡。孰發乎情。止乎義。孰亦發乎情。止乎錢。有錢便耶。故孽海記下山一齣。見一年志。令申禮防以自持。

女子。孰是那月裏嫦娥。月裏嫦娥。賽不過了。他因此上。心中牽掛。暮暮朝朝。撇他不下。不如國風出其東門。首章。少姣娥。生得來十分標致。看他臉似桃花。鬢若堆鵝。十指尖尖。金蓮三寸。莫說是個凡間女子。就是那月裏嫦娥。月裏嫦娥。賽不過了。他因此上。心中牽掛。暮暮朝朝。撇他不下。

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綯衣茹蕙。聊可與娛。按此並言內助得人。不慕他婦。之敦厚而可爲教也。苟任平民之不敢言。則英國監獄永無由迭更司 Charles Dickens 之文而有改良之機。苟任平民之不能言。則漢建安

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夫婦已死。而孰言其遺於姑。逼於家之故耶。清嘉慶時。湖北傭人李青照夫婦及子

已死。而孰言其逼於主。陵於人之故耶。怨婦固或亦能自述其情。其能如寶滔妻璣。璣圖之巧妙。蘇伯玉

妻盤中詩之忠厚者有幾。孤兒固或亦能自述其情。其能如尹伯奇覆霜操之簡古。無名氏孤兒行之碎

與者有幾。故難望常有國風卷耳。朱傳以爲后妃自采卷耳置。之自咏。而貴詩人代詠提籠忘采葉。昨夜夢

漁陽也。揚用修謂唐張仲素春闈詩。從卷耳脫胎。難望常有國風雄雉。之居行喚隔。又悔之。之自咏。而貴詩人代詠忽見陌頭楊

通論 關文學分貴族平民之論 五

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也。郭翔謂王昌齡門幽風破斧見兵卒之自述曰。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平淮西碑見文人之代述曰。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故文惟其是爾。韓愈答劉非有貴族平民之畛域也。

(後篇)

今之所謂貴族平民。昔之所謂館閣山林也。然聞山林之作。非盡寒儉。而要以清雅為宗。館閣之製。非盡濃滯。而要以華瞻為貴。本朱蘭坡說。吳處厚青箱雜記。謂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憔悴。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道一而已。在朝廷則言朝廷。在草野則言草野。惟其當之為貴。亦惟其是而不分畛域之意耳。夫其不分。以無標準。

【一】韋宙觀盧杞文具首尾。則必其貴。孫光憲北夢瑣言。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尊

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為大用。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吳處厚青箱雜記。小說載盧樵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按盧杞事。此二書所載之名不同。待考。盛文肅見夏竦文似館閣。則必其達。青箱雜記。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

言。王沂公未相。賦已有陶鎔萬物之度。范文正未顯。賦已有出將入相之儀。將其文之貴。由人而定乎。抑其人之貴。由文而定乎。美羅威爾 Amy Lowell 出於貴閥。其詩反是。英莎士比亞出於寒門。其劇反是。

復活 Resurrection 一譯名 獄制之小 說論者必以為平民已。固成於俄貴閥託爾斯泰。卜羅米修斯 釋放記 Prometheus Unbound 賦法律之長詩。論者必以為平民已。固成於英貴閥薛雷 Percy Bysshe

Shelley 叙光榮 Gloriana 之「仙后」 The Fairy Queen 詩。所謂貴族之作。作者乃英平民斯賓塞

Edmund Spenser

見本期插畫第二幅

叙蘇格蘭女王之「瑪麗司達」 Maria Stuart 劇。所謂貴族之製。製者乃德

平民錫婁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俄朴時鏗 Alexander Pushkin 外家。出漢尼拔。

Hannibal 英擺倫 Lord Byron 伯爵。襲自先世。願於十九世紀希臘之離土建國。皆為歌詩以鼓勵之。

則以作者門閥定文學之貴族。平民無當何也。有其人為貴族。而所作為平民者。有其人為平民。而所作為貴族者。且其人為平民。而所作為平民者。如英李查生 Samuel Richardson 以匠人子為通俗文。亦僅馳名於一時耳。

【二】郢人為賦。託以靈均。舉世誦之。文龍得無謂之平民文學乎。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上同不亦變而

為貴族已。漢長安慶虬之善為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柳南得無謂之貴族文學乎。乃託以相如

所作。遂大重於世。上同不亦變而為平民已。左思作賦。既得皇甫之叙。而向排者旋服。晉書左思傳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

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獨而序之。中略。陳留衛瓘又為思賦作略解序。中略。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張率為詩。必稱

沈約之製。而夙詆者始恭。何氏語林。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則以作者

名實定文學之貴族。平民無當何也。有作者名過其實。而謬采虛聲。皆推其作。遂若平民者。已有作者實

不及名。而徒采虛聲。皆抑其作。遂若貴族者。已且真作者。往往其名先遜於人。其實先碩於人。衆譽姣娃。

已享韶成。歐陽修詩。姣娃孽。兩耳。死不享韶成。故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

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歐陽修蘇子美集叙。梁孝元在藩邸時。撰西府新文。

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顏氏家訓。文章篇。

【三】才大思深之文。隱而難曉。意淺力近之作。露而易見。本抱朴子。隱而難曉者。憎目厭耳。露而易見者。瞭耳

味心。可謂前者貴族而後者平民乎。抱朴子云。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多。故欲難曉。或世與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

若至深耳。○朱子云。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離。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翫味深思。久之自可見。「康斯登

斯」 Faithful Constance 羅馬公主之小說。英喬塞 Geoffrey Chaucer 見本期插畫第一幅 以俚語述之。「紅樓

夢」滿洲賈府之小說。曹雪芹以俚語寫之。揚雄好爲艱辭。以晦淺易之說。本蘇軾答謝民師書。樊紹述喜澁句。以

爲尋常之事。則以所作難易定文學之貴族平民無當何也。有其作爲貴族而達以通俗之俚語。有其作

爲平民而綴以難曉之文。言且其作爲平民而綴以俚語。如宋吳曾所引雨中花詞。吳曾能改齋漫錄。南唐

後有名長命。其詞意改爲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圖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得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願。

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遺俗子窺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及宋宗子詩。查應光歷朝野史。哲宗朝

笑者。嘗作即事詩云。日暖看三蜘蛛。風高網於簷。又見二雀鬪於兩廂。廊有死蛙。鱗似出字。死蚓如之。歸來。屋裏坐。打死又

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鐘。擊小鬼。故云打死秀才何妨。惡在其爲文也。

【四】英擺倫之始成閒日雜詠 Hours of Idleness 愛丁堡報 The Edinburgh Review 譏之。非將所謂貴族者耶。及游南歐歸成紀行之作 Child Harold's Pilgrimage 乃譽起於倫敦。又非所謂平民者耶。沙克雷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未畢二十四回之小說「名利場」 Vanity Fair 甚多譴毀。非將所謂貴族者耶。及其將畢通國欣誦。又非所謂平民者耶。希臘尤里比底氏 Euripides 劇蒙不學之毀。法毛里哀 Jean Baptiste Molière 劇嬰禁誦之辱。亦猶昌黎淮西碑有被磨之點。斯皆偶忌其名。無傷其實。將以一時之沮。而謂其作爲貴族耶。抑以百世之傳。而謂其製爲平民耶。則以所作毀譽定文學之貴族平民無當何也。或挾而譽焉。或嫌而毀焉。賤近而貴遠。楊雄傳贊載桓譚答王邑嚴尤語。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其勢利之見。然也。厚古而薄今。其時間之見。然也。

【五】王充謂五霸不肯觀堯舜之典。季孟不肯讀孟墨之籍。此何哉。其旨殊也。胡應麟謂供奉之癖。宣城以明豔合。工部之癖。開府以沉實合。此何哉。其嗜殊也。旨與嗜之殊。豈有常哉。漢書稱揚雄之文。時人習之。劉歆范滂敬焉。桓譚以爲絕倫。陸游稱東坡嶺外喜子厚文。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之。以宗師之奇澁。而昌黎猶云文從字順。以滄溟之險怪。而日本荻生徂徠猶云倚天之寵靈。奉子鱗氏之教。則以讀者旨趣定文學之貴族平民無當何也。貴乎合己。賤於殊途。抱朴子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知音篇。但辭義篇。今鄙夷李杜者。庸知小畑薰良英譯太白集以表章於西洋。而德富蘇峯宗杜甫於彌兒頓 John Milton

之上乎。又大阪朝日新聞盛載日人所作漢詩。華土報紙顧或專載新詩。旨趨如此。將安定貴族平民之真乎。

【六】又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顧氏家訓文章篇。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非。乃邢魏之優劣也。故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詩品。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囁於拙目。賦文是知我程。

度。不若衆我文焉。得不爲貴族。韓愈言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是知我程。度若衆我文焉。得不爲平民。柳子厚有古今號文章爲難得之難。知之愈難之言。焦弱侯亦有作之固。

難解之亦不易之語。則以讀者程度定文學之貴族平民。無當何也。程度高者不屑讀。淺近之作而喜高。深則前者爲貴族。後者爲平民矣。程度卑者不能讀。高深之作而喜淺近。則前者爲貴族。後者爲平民矣。

且今國人不識字者。居其泰半。雖稱平民文學之水滸紅樓。亦將爲貴族也。

是以文學貴族平民之標準。作者門閥。不可以定。名實。不可以定。所作難易。不可以定。毀譽。不可以定。讀者旨趣。不可以定。程度。不可以定。凡文學之事。未有出此三者。此三者。何作者也。讀者也。所作也。昭昭然。

其均不可以定。文學貴族平民之標準也。斷斷然。區是名者之無據已。故卒歸於文。惟其是苟是矣。合於

王氏官樣之說。青箱雜記。載王安國常語。吳庫厚。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不可謂貴族焉。苟非矣。合於沈氏三易之說。顧氏家訓文章篇。沈

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三也。不得謂平民焉。顏之推曰。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至於閱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

家調文 章篇 韓愈曰。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夫答劉正 是以酒中之趣。勿傳於醒者。詩。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鮫綃之織。非喻于人間。蘇軾詩。鮫綃巧織在深泉。不與人間織存。 明吾所關文學分貴族平民之譌。而猶未諳文。惟其是之意者。知予之不盡言。正莊子所謂送君者皆自匡反而君自茲遠也。



原书空白页

論文學無新舊之異

節錄智識旬報

曹慕管

昔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年齒寢高。而能留意於學。此固非易事。但非所語於年富力強之人耳。毛西河集。「生文人百。不及生讀書人。」大抵千萬人中必得一文人。而讀書人有千百年不一見者。」古人之重讀書如是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新文學者以「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要怎樣說就怎樣說」爲科律。上焉者義理考訂。頗有發揮。文筆清堅。足以達其所見。已爲鱗角。下焉者思而不學。學而不精。毀譽之勢眩於外。利鈍之見惑其中。惟逐風氣之所趨。而徇當世之所尙者比比也。修詞鑑衡。引麗澤文說云。「文章有三等。略中下焉者用意庸常。專事造語。」正爲此輩發耳。至其文字漫汗。語氣猖狂。賢愚不辨。是非不問。非古誦今。同符秦皇。滅禮斥經。甚於焚書。其害中於人心。其毒流被四海。豈徒今日南方學者之病而已哉。顧亭林先生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也。見日知錄。昔者晉人崇尙玄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尙清言。論者以此爲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之源。語本文史通義愚爲此懼。爰述茲篇。縱獲罪於新人。雖萬死而奚辭。

本文要旨。退之有言。文無難易。惟其是耳。後周書柳虯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虯以爲時有今古。

非文有。今古姚惜抱自敘古文辭類纂亦云。「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愚嘗推闡諸先生之意。亦謂「文學無新舊。惟其真耳。」真者何。合乎文學精義者也。愚於文學止涉其樊。根諸舊說。略抒所聞。大雅君子。以是正焉。

一曰學。文辭者。著述之立言者也。

章氏遺書答沈
楓樾論學書

文章精義云。「易詩書儀禮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

子。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文章從是出焉。」此說由今觀之。或嫌陳腐。擴而充之。卽云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文章從是出焉。亦何不可哉。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物自何來。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梁溪漫志云。「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若不曾學。則終不近詩。」略中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故曰。文學之本。在乎學問。

二曰達。文字有繁簡。無貴賤。所要乃在繁而不厭。其多簡而不遺。其意耳。子曰。「辭達而已矣。」正義

曰。「此章明言語之法也。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須文豔也。」然而辭達非易易也。問當論之。論辨貴暢。說理大全。辭命宜婉。叙事紀實。狀物維肖。傳神得似。言情與感。是皆孔子所謂辭達者也。苟非積理富。識字多。孰能至於斯者乎。戴東原以文章爲藝而非道。藝也者。卽所以求其辭達之術也。

三曰誠。易曰。「修辭立其誠。」不誠無物。便蹈空言。嚴幾道以信爲譯文三難之一。信卽誠之一端也。

然而立其誠則必有待乎修辭。則是文學之用亦不可偏廢者矣。實齋所以有「不棄春華愛秋實」之說歟。丙辰劉記杜工部論文「不薄今人愛古人」新文學家何以獨薄文言而愛白話耶。

四曰易。語體平易便於普遍。見重今世固其所也。然而以此非古多亦見其不學耳。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顧氏家訓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學流於艱澀怪僻。所謂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者也。章氏遺書皇甫持正文集書後則譏其「不知古人初非有意爲奇。而韓氏所得尤爲平實。不可襲外貌而目爲奇也。」顧亭林先生力攻文人求古之病。嘗曰「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古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白香山詩婦孺皆曉。誰謂文學有新舊之異。新易而舊難也哉。

五曰活。文詞只問達不達。不問活不活。死活之說。今之新文學家津津樂道之。其實不然。何則。活從達來。死在於澀。狀物維肖。達也。肖卽栩栩欲生矣。傳神得似。達也。似卽躍躍欲出矣。故知文字死活。關乎詞之達與不達。修辭尙已。不此之務。專從文體着想。是重形骸而輕神髓者也。誠如是也。木偶土偶。皆得謂之活菩薩矣。

六曰法。文成法立。絕無定規。講求文法。祇爲初學計。則可耳。學文如有定法。千篇一律。趣味索然矣。此

正新文學家所謂死文字者已。

綜上所述。前之四端。所以論文學無新舊之異。其理一也。後之二者。則專就近說略施批評。未能詳也。新舊一體說。朱次韓先生者。愚初不識其何許人也。讀愚論胡適與新文學一文而善之。貽書於愚。有所商榷。其言曰。

慕管先生執事。頃於時事新報獲讀尊著論胡適與新文學一文。謂胡氏所揭。彙之八事。大都出於章實齋文史通義。繁徵博引。良堪欽佩。惟弟以爲此八事者。不第章氏能言之。凡治古文辭者。胥能言之。昌黎韓氏曰。『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答尉遲生書又曰。『養其根而竣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答李翊書其云有其中。養其根。加其膏。卽胡氏之言之有物也。韓氏又曰。『聖人

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答劉正夫書又曰。『惟古於

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樊紹述墓銘其云能自樹立。不因循。必已出。卽胡氏之不摹仿古人也。湘

鄉曾氏亦曰。『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桐城姚氏曰。『一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

至者。陳義理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於法。吐詞雅馴。不蕪而已。』其云布置取舍。繁簡廉

肉。雅馴。不蕪。卽胡氏之須講求文法也。吾國文學家不甚言法。而法亦未嘗不在其湘鄉曾氏曰。『歸氏

所謂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歸震川文集書後文其云抑揚吞吐。情韻不匱。可以

不陳者。卽胡氏之不作。無病之呻吟也。韓氏又曰。「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李答
其云。陳言務去。卽胡氏之務去。爛套熟語也。隴西李氏曰。「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儷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祭韓侍其云。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卽胡氏之不用典。不講對仗也。上元管氏亦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文之失也。大抵用典及對仗。惟駢文爲然。古人絕少此二弊也。」上元梅氏曰。「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言。吾言於此。而時事之至微。物之甚小。朝野之風俗好尙。皆可因吾言而見之。」朱答
朝丹其云。因時立言。卽胡氏之不避俗字。俗語也。曾氏亦曰。「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斯又戒律之所必嚴。」夫僻字。卽不經見之字。澀字。卽不常用之句。古文學家。早已戒之。胡氏欲以古文學家之攻駢文者。轉攻古文。毋怪其爲姚叔節。馬通伯諸人所呵也。要之。胡氏所揭。藥之八事。在新文學家。奉爲金科玉律。而在古文學家。早已家喻戶曉。胡氏之自矜創獲。炫耀不已。祇能欺不學無術。若夫己氏之徒而已。略中弟朱次韓頓首。

朱先生之說。誠美善矣。且可與鄙作互相發明。外此桐城文與新派文之比較論斷。具詳學衡雜誌。不具錄。文學無新舊之異。不其然乎。

白話詩抉微。文學無新舊之異。既如上述。則新文學一名詞。根本不能成立。應在廢置之列。蓋可知矣。

近數年來。談新文學者。往往推陳胡爲鉅子。陳惟膽大。卑之無甚高論。胡氏論文。較有條理。而主張新文學亦最力。然胡氏固專治哲學。其餘文學。特視作娛樂已爾。力見勞愚嘗論胡氏文學八事。本諸章氏說。見「論胡適與新文學」不贅。茲試溯其白話詩之起源。而一評論之。

民國五年八月四日。胡氏答任叔永書云。

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尙未能用之於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中略)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歸際荆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下略)

此爲民國九年嘗試集初版自序之一節。至十一年增訂版。用此代序。觀此足徵胡氏不廢文言。作詩其以白話作詩也者。祇是試驗而已。練習而已。所以然者。凡爲學校出身。自初多攻散文。少讀詩詞。學作對聯。更係外行人。情於其所不慣者。興味自爲之銳減。韻文少。讀律詩少。做偶爾觀面。遂覺難識。亦事之常。至若豔詩豔詞。但見典故之繁夥。未審代表之情味。意象縱極濃厚。比興縱極允當。而凡爲學校出身者。未能洞悉個中之深味。謹愿者。藏拙。倔强者。鳴鼓趨時之士。相與盲從而附和之。天下由是紛紛矣。此白話詩之所由來也。以上云云。讀者苟披閱嘗試集自序及胡適文存。讀沈尹默的舊詩詞。潛心思索。當自得之。

白話詩之末路 愚請忠告世之提倡白話詩者曰。此路不通。徒爲浪費脚力。以公等之才。如取蘇武李

陵直至元好問之詩。專讀古詩而多作之。不難有成。若拘拘於歷史上詩文幾度變遷之經過。張大其詞。指爲文學革命之事實。無論古代詩家。文家。詞曲家。其骨已朽。其神不靈。不能盡量明告吾人以當時經過之實情。然依吾人之所知。善古詩者。並善律詩。能詞賦者。兼能駢文。正不乏其人也。卽謂曹雪芹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但終不能掩曹雪芹工詩之事實。而稱彼爲攻打文言詩國之主帥也。今北京之文人。如樊樊山輩。爲北京名伶作戲劇脚本者。又豈文學革命之爲耶。毋亦懷抱利器。不得其用。窮居無聊。發憤宣鬱。或躊躇滿志。不事干祿。退休林泉。養志娛老者之所爲爾。彼其所作劇本。高下勿論。要其所學。不止此端。吾人既不能執是而言其反對三百篇離騷駢文詩詞。更不得執是而信其盡斥其他各種京腔徽調也。孟子道先王。荀卿法後王。愚嘗以爲荀卿崇實也。以今爲鑒。推闡陳蹟。其事易明。其理易曉。患在不思耳。以白話作詩。爲文學之革命。竊恐命不可革。極其最高限度。於沙磧不毛之地。關除荆棘。略得水草。僅資休憩。舉凡飲食之本。起居之末。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日苦其不足。月嫌其欠缺。其終必爲文言詩國之附庸。仰其保育。以生以養。以長以教。而不可須臾或離也。須臾可離。非道也。至於力求互韻。好用詞調。則彼新詩之所謂解放者。愚亦見其有限耳。

歐化之白話 小說月報者。今世所稱爲提倡新文學之重要機關也。然讀之使人昏昏欲睡。原白話文學催眠之魔力奚自乎。以其爲歐化的白話而已矣。愚觀近今所謂新文學者。無異卽指白話文而言。而

論壇通行之白話文。蓋分二派。一爲文言化。二爲歐化。前者我國固有之物也。謂之曰新母甯。云。舊信筆塗抹。人皆爲之。僭號文學。則吾豈敢。後者造句用字。取法歐西。言語支離。極不自然。新潮作俑。小說揚波。吾儕生願讀西文。不願見此妙文也。

聞者疑吾言乎。請舉例以明之。今歲印度詩人泰戈爾北來。上海學界。開會歡迎。當場散布特刊之小冊。述歡迎之緣起。小說月報社撰其文曰。

他的在世界文學上的供獻。他的在中國現在的文壇的影響。是我們所已十分知道的。他的特異的祈禱。他的創造的新聲。他的甜蜜的戀歌。一切如清晨的曙光照耀於灰闇的舊的詩歌的國裏。使讀之者激起新的激動與新的愉快。

他的在哲學上與在教育上的供獻。也有許多人在中國的報紙上已經說過的。他的理想是東方的理想。能使我們超出於現代的物質的以及其他種種的束縛。他勇敢的發揚東方的文明。東方的精神。以反抗西方的物質的。現實的。商賈的文明與精神。他預言一個靜默的美麗的夜。天將覆蓋於現在的擾亂的世界的白晝。他預言國家的自私的心將死去。而東方的文明將於忍耐的黑暗之中。顯出他的清晨。乳白而且靜寂。

他是反對戰爭的。反對自由的壓迫者的。他實是現代最偉大的反抗者之一。他在彭加爾文學上。曾把固有的彭加爾的詩的韻律破壞了。在教育上。哲學上。也都顯出他的反抗的精神。他曾熱烈的從事過愛國運動。他曾唱過爲印度的愛國主義者最好的安慰的歌。

此文之妙。約有三點。(一)凡屬主物之位皆加「的」字。(二)凡區別或疏狀字。亦各加「的」而顯示之。(三)凡遇複牒稱代。又必加有「的」字也。總之不離乎新文學者近是。以故每讀必有一「的」。甚至每句二十餘的。可謂盡歐化的白話文之能事者已。昔東坡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檀弓者。或數句書一事。或三句書一事。至有兩句而書一事者。語極簡而味長。事不相涉。而意脈貫穿。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此所以爲可法也。文字用語助太多。則文氣卑弱。不可爲訓。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徐不迫之態。昔人謂此非大手筆不能也。曾是一句二十餘的。方足當新文學之雅號者乎。彼泰戈爾如通華文。讀此篇。愚不知其感喟若何也。噫。

政客之文學論 愚嘗論歐化白話文有五病。鸚鵡學語。口訥莫伸。辭不達也。病一。東施效顰。醜惡益彰。格不同也。病二。南蠻鳩舌。言語支離。法不一也。病三。委巷相爾汝。俚鄙厭聞。調不工也。病四。時裝婦人。着高底皮鞋。而舉步絕不自由。毫無精神。體不健也。病五。顧今之主白話文學者。不分皂白。不辨是非。貴奇之極。失其法度。矯枉過正。競尙歐化。甚至排斥古文。謚曰貴族。崇獎白話。譬喻平民。此則非徒偏見。抑涉政論也。已何哉。國號共和。五族平等。貴族王室。不合時論。平民百姓。驟躋高位。新文學家。非古文而不得。

其當則用政客挑撥手段。設淫辭而助之攻。遂至於斯也。此說倡自陳獨秀。雲南徐氏推波助瀾。衍文學論。刊行於世云。

愚按徐氏緒論。謂敘述中國文學之先。首需明白兩種觀念。其一爲貴族文學。其二乃平民文學。釋之者曰。貴族文學者。乃智識階級官僚或有名望者。取材書本。用一定方式。作成之文學。不協音律。而無關於音樂者也。今試以此說按之新文學大家最所推尊之紅樓夢。儒林外史二書。而略論之。

紅樓夢乃貴族文學。何以言之。蓋卽依前說。而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善詩賦。智識階級中人也。家故漢軍。其祖若父。代爲江南大官。又以官僚而兼有名望者也。書中載有五言。七言。古體。律絕。詩詞。誄文。絕多。大都取材於書本。而紀事亦然。例如黛玉聽曲。至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便一躡身坐在一塊山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落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流淚。

一段。豈非明證。又況紅樓夢爲章回體。開卷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最後「甄士隱詳說太虛情」。全不脫舊小說窠臼。非一定方式而何。若謂文學須協音律。務使老嫗能聽。是則中國文學。必盡求童謠五更調。或無錫調而後可。依是立論。則紅樓夢者。更非所謂平民文學也。

儒林外史亦貴族文學也。何以故。試依徐說。作者吳敬梓。明係秀才。自必屬於智識階級。疆吏推重。草章薦舉。雖辭不就。其有名望可知已。其祭泰伯。多取材於書本。又爲章回體小說。所謂一定方式者也。至其不協音律。而無關於音樂。人人能言之矣。故儒林外史者。亦貴族文學也。

論詩經 徐氏云。「應用上列的這種區分法。來區分歷代貴族文學和平民文學。先翻開三百篇看。就知道雅頌是上古的貴族文學。國風是上古的平民文學。」一部詩經。乃勞新文學史家剖而爲二。若者貴族。若者平民。雖曰滑稽。猶無大害。倘有人焉。藉口整理國故之美名。竟刪雅頌之全部。獨留國風。用爲讀本。則絕作好品。鹵莽滅裂。文盲者流。風行於世。爾時吾儕平民。絕不反抗。固屬非計。卽持異議。不亦晚乎。此愚所謂杞憂者也。倘有君子。糾彈過失。如日之出。如燭之熄。其於天下。詎無益耶。顧亭林先生曰。文須有益於天下。此類是也。跂予望之。馨香而尸祝之。

論楚辭 徐氏又云。「再翻開楚辭看。就知道離騷九章。以上屈都是上古的貴族文學。九歌。楚南鄙之

屈。改正其詞。是上古的平民文學。九章等皆以靡蕪香草。填塞字面。九歌真實明瞭。凡楚詞中之佳句。皆

出於九歌。九歌乃當時湘楚民間祀神之樂。經屈原改正其鄙俚者。然鄙俚二字。其中恐湮沒好文字不少也。」由是觀之。大抵新文學家之病根。在乎重實而輕華。而不知華也實也。俱爲組成文學必具之要素也。學而曰文。修辭尙已。實者文之質。華者文之輔也。文勝於質。固不可質勝於文。又焉得爲美哉。履齋

示兒編論作文法得四字曰「奇而法正而葩文貴乎奇過於奇則豔故濟之以法文貴乎正過於正則樸故濟之以葩奇而有法度正而有葩華兩兩相濟不至偏勝則古作者不難到況今文乎」愚竊以爲後說得之矣。奈新文學不信何其實此說易明。譬有美人蓬首垢面人將掩目而過之傾城之色直須晨粧若塗脂抹粉失其調勻妖冶已甚亦所不取耳。矧楚辭所詠香草曰蘭曰蓀曰蕙曰藥曰薷曰芷曰荃曰蕙曰薰曰麝蕪曰江離曰杜若曰杜蘅曰揭車曰留夷儘多寓言如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間十蕙而一蘭也。姑仍徐說九章曰貴族文學九歌曰平民文學於楚辭乎無損。天下文學若以貴族而貶其聲價則是作者之祖父一爲清吏將不認其爲祖父也乎。

論文學無平民貴族之別。今之言文學者平民貴族之辨洋洋乎盈耳矣。新文學家果欲用其政客手段。葬送中國古來文學於貴族二字之中。則愚欲無言。苟爲不然。此事應許吾人以討論之餘地。愚敢不加躊躇直認陳獨秀之說徐氏之論爲無當於真理也。何也。古代學問官爲師法純乎平民殊難其選也。國風雖曰里巷男女之所作。何能知其不出智識階級之手。鼓吹二十二曲既無姓氏莫知誰何更難辨其非出智識階級之手也。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傳者亦無幾人也。尙書自古稱典謨訓誥之文而中華國歌從此揀選協之音律初無不合。如謂貴族文學不能協律而尙書能之。然則尙書亦得與於平民文學之列乎。杜少陵爲詩人冠冕後世莫及吐辭不凡。復出塵表。

而澹淵靜語。則云「唐有文選舉。故一時文人。多宗尙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耳。」然則杜詩亦是貴族文學乎。又老杜戲爲詩曰。未及前賢更勿疑。遽相祖述復先誰。廬陵孫季昭。以爲此乃夫子自道也。嘗觀其後。出塞曰。「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句法得之郭景純遊仙詩。「借問此爲誰。云是鬼谷子。」送十一舅云。「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得之淵明雜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春日憶李白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卽孟浩然「何時一杯酒。重與李膺傾。」醉歌云。「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卽靈運「日映昆明水。春生洛陽殿」之體也。若夫退之「酒食罷無爲。棋槩以相娛」句法。又似少陵今夕行云。「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爲歡娛。」祭姪孫湘文云。「情一何長。命一何短」句法。又似少陵石壕吏「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也。見示兒編卷九詩說石壕吏爲近今新人傾倒之詩。庸詎知其中句法。亦都取材於書本者耶。杜詩句法。雖間有祖述。而亦善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詞人墨客。口不絕談。其曰「吾宗老孫子。質樸古人風。」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鍼作釣鈎。」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足見眼前事物。皆可取用。能者爲之。無施不可。要在「平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流於怪僻。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如斯而已。嘉肴弗食。不知其旨。至道弗學。不知其善。顏子亞聖。猶曰博我以文。子夏篤實。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愚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顧亭林先生曰：讀書不多，輕言著述，必誤後學。

亭林餘集與潘次耕札，自謂凡在彼處著作，可一字不存，自覺

精力未衰，或不遑死，遲遲自定本也。其語雖有如是者，其陳徐之謂歟。

抑愚提倡抵貨有年矣。爲灌輸平民思想利便計，撰印五更無錫等調，以分致於各社會者，先後無慮數十萬張。因是推知里巷韻言，無非智識階級有爲之作。其傳與不傳，不盡關乎作品之優劣。其中蓋有天焉。新人不察，譏其華而不食其實。輒曰：此平民文學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盡信書者，學而不思也。凡考訂家恆患此病。其言雖若有徵實不足信，學者不可不辨也。

愚間翻閱徐書，嘗戲爲之說曰：誠依徐氏之論，天下無絕對之平民文學。但有平貴文學耳。平貴文學者，仍徐氏之說。例如水滸作者，從未受宋江之聘，爲其秘書。其資料大致採自宣和遺事。其形式又係章回小說。應稱貴族文學。而其文體純用國語，又可稱爲平民文學。一部水滸兼有貴族文學、平民文學兩種特點。依理當名平貴文學。獨憾施耐菴泉下有知，以嘗撰著一部盜賊小說。民國新人論功行賞，特授爵位。受寵若驚，能毋逃匿否爾。又舊劇紅鬃劣馬，平貴征番，招駙馬，登王位，返故國，算糧登殿，兼攝中原。其寶蓋物也。今日遽以其名名文學。揆之史書人同姓氏之例，得毋有所誤會。然而薛氏之後，有霸王者，馮家行令，眼如銅鈴，所說悲愁喜樂，句句押韻，雅俗共賞。衆人聽之，笑得灣腰。文學情感，古罕其匹。所製新鮮歌曲，名曰哼哼韻兒。其詞曰：一個蚊子哼哼哼，兩個蒼蠅嗡嗡嗡。生動寫真，更極自然。眞所謂老嫗能

聽有井水處能唱也者。文心如斯。洵不愧爲平民之本色。毫無貴族之習氣。求之新文學。非惟西還草兒。冬夜超人諸集。難與同語。卽「如帶着纏脚血腥氣」之嘗試集。亦正恐其不敵耳。偉哉霸王。真千古之英雄也哉。然而愚聞之紅樓夢霸王。其歌曲盡出於文言詩國老將曹雪芹先生之手筆云。噫。異已。結論。拙作三篇。本編者註。今卽併合爲一篇。上篇論文學無分新舊。各有其應守之規例。規例者何。學一。達二。誠三。易四也。學者何。學得其物也。並得其意也。達亦多端。一言以蔽之。寫實以動人也。誠非妄誕之謂。不立其誠。慎毋修辭。何也。修辭愈工。而所言愈虛也。易者所以圖其普遍世間也。中篇論文言化之白話。爲中國之固有物。不得云新。而歐化之白話。體例新矣。奈不適用。下篇論文學無貴族平民之別。凡是者。要歸於文學。無新舊之異。惟其真焉耳。執着於新。妄言非古。愚無取焉。

吾文緣起。以顧亭林先生始。今請再引顧亭林先生曰。知錄語。以結吾論焉。

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覩。則欲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譏訶古人。翻駁舊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

中華書局出版

新文化叢書

農業政策

八角

菲里波維亞著 馬君武譯

是書內容共分兩部：第一部論農業生產組織，詳述「現代生產組織之基礎」，「土地分配政策」，「農業團體」，「農業生產組織與工人之地位」；第二部論農業生產政策，詳述「農業經營」，與「農業信用」。中國為農業國，是書出世，對於注重農業行政與改良農業組織之經世家，貢獻不少也。

工業政策

一元

菲里波維亞著 馬君武譯

此書係國民生活計政策第二書，內有十八世紀之工業制度，工業變更，國家對於工業之積極促進策，利益代表團體，結合自由及同盟罷工，工人同業會，工人保護，最大限工作時間，營業保護，僱員問題，工業行政，工業教育，工業信用等要目，紀述既詳，又饒興趣。

國外商業政策

四角

菲里波維亞著 馬君武譯

本書係國民生活計政策第三書；內容分五篇敘述：一、國外商業政策之歷史發展；二、商業政策之理論根據；三、保護關稅之實行；四、通商條約；五、輸出促進策；凡關於對外貿易的理論和主要點；俱詳為說明，尤注重關稅政策，現在商戰愈烈，吾國一般商人，對於商業政策，不可不詳加研究，此書實良好之指針也。

國內商業政策

四角

菲里波維亞著 馬君武譯

本書為國民生活計政策第五書，今移為第四書，以便與第三書國外商業政策相聯貫。內容分三篇：一、各種商業形式；二、銀行；三、交易所。各篇又分章詳述各種商業上之經營和利弊。又是書在一九二一年第十版，經 Dr. Somary 訂正，採入大戰爭後之新材料甚多，洵最新最精之經濟學書也。

唯物史觀解說

全一冊 四角

是書為荷蘭人 Harnan Gorter 所著，立意在使荷蘭勞動者了解唯物史觀之要旨，故辭義淺顯，解釋詳盡，為研究此種歷史觀之傑作。

思維術

全一冊 七角

此書為杜威原著，劉伯明譯，共分三大篇：(一)練思之問題。(二)邏輯大旨。(三)練思。分章詳述，譯筆暢達。

述

學

原书空白页

評快樂論上

繆鳳林

倫理思想何自昉哉。曰昉於行爲價值軒輊之判斷。人之行爲果平等一味。不可以善惡衡歟。則積仁絜行者無由勵其志。暴戾恣睢者無由導以正。於是倫理學必要之性質失。孝弟忠信之行不能謂爲善。弑父烝母之行不能謂爲惡。於是倫理學可能之性質失。既不可能又非必要。世無倫理學可也。然則倫理學之興固已豫想行爲價值之有軒輊矣。

行爲價值之軒輊其判斷之標準何在耶。世之論者莫不曰人生有正鵠焉。行爲之契於正鵠或順乎正鵠者則目之爲善。其離於正鵠或背乎正鵠者則目之爲惡。然何者爲人生之正鵠乎。此正鵠之性質奚若乎。欲以順背正鵠定行爲之價值。自必先知此正鵠之內容。倫理學說之根源即存乎此。正鵠之疏解各派倫理學說之歧異亦卽基乎論此。正鵠見解之不同。快樂論 Hedonism 者倫理學說中最有力之一派。而謂此正鵠爲快樂 Pleasure 或幸福 happiness 者也。

本論旨在評快樂論以福祿爲人生正鵠之當否。試先述其派別。可分爲二。二者謂人生必惟快樂之是求。是曰心理上之快樂論 (Psychological hedonism 省稱心理快樂論)。二者謂人生應永求至大量之快樂。是曰倫理上之快樂論 (Ethical hedonism 省稱倫理快樂論)。倫理快樂論之中又有謂人應

永求一己至大量之快樂者。是曰快樂論之唯我宗。(Egoistic Hedonism 亦稱唯我快樂論) 有謂人應永求人類或一切有情至大量之快樂者。是曰快樂論之唯人宗。(Universalistic Hedonism 或稱唯人快樂論此派亦稱樂利論 Utilitarianism 然其名實濫用詳下篇) 倫理快樂論者之巨子如邊沁 Bentham 1748-1842 穆勒約翰 John S. Mill 1805-1873 之徒。雖其立說皆以心理快樂論爲之基。然核實言之。二者不第無因果之關係。甚或可以相反。如心理快樂論者之言。人既必惟快樂之是求。尙何應求快樂之足。云倫理快樂論者謂人應永求快樂。蓋以人或不惟快樂是求耳。至唯我唯人二派界別尤顯。然若邊沁若穆勒亦皆未能明辨。卒之其宗旨。雖以唯人爲歸宿。而似固執唯我而不捨者。

按快樂派學說輸入中國已數十年。唯我唯人之分。人所常道。心理倫理之判。則譯著新籍。就愚所見及者。似尙未有紹介。試詳言其所以。邊沁有言。「茫茫宇宙。有二王焉。曰苦與樂。天使兆民。咸隸下。凡人之行。何者宜爲。何不當爲。二王命之。何去何從。何順何背。二王決之。惟斯二王。既定行爲善治惡之標準。又爲人世活動之源泉。」道德與立法之原理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第一章斯語也一面以行爲之得樂得苦。定其價值之高下。謂苦樂爲善惡之標準。人宜求樂而捨苦。一方又以人之行事。莫不惟樂之是從。苦之是避。謂苦樂爲活動之源泉。欲望惟一之對象。將二種職司。併而爲一。實爲倫理心理二說混淆之所。本夫快樂誠爲一切人欲自然之目的。謂此快樂應爲人生之正鵠。豈不可笑之甚。而邊沁曾

不自覺其矛盾。穆勒約翰繼之。亦襲而不變。以其詭辭之動人聽聞。引人歧途。則益加之厲。穆氏以樂爲善。後見又謂樂爲人唯一能欲之物。曰「謂物可見於何徵之。曰惟人目見之。謂聲可聞於何徵之。曰惟人耳聞之。」略中今謂物可欲者惟一之證據。亦曰人能欲之耳。」此以「可欲」與「可見」「可聞」並提。其淆亂。卽寓於是。夫「可見」visible意云人能見之。「可聞」audible意云人能聞之。固也。然言某物「可欲」desirable則其意不僅謂人能欲之。兼謂欲此爲合理。It is reasonable to be desired 或「人應欲此」It ought to be desired 非然者。世固無有人不能欲之物。不知謂人能欲此之果。具何義也。穆氏不知謂樂爲唯一可欲之物。意僅謂人應惟樂之是欲也。而謂此快樂實人唯一能欲之對象。倫理快樂論遂又同時爲心理快樂論矣。心理倫理二說之劃分。蓋始於英之薛知微 Henry Sidgwick (1838—1900) 薛氏幼讀穆勒之書。深受影響。墨守穆氏之說。自側弟子之列。繼而泛覽諸家。審思明辨者有年。始多識其不當。千八百七十四年。刊布其名著「倫理學之各宗方法論」The Methods of Ethics 至千八百九十三年。刊至五版。每版皆有訂正。第六版印於千九百零一年。則氏卒後之翌年。仲氏

E. H. Constance Jones 據其改正之手稿而校刊者也。序中附薛氏自述一篇。言一生思想之沿革變遷甚悉。本文所據者。則其第七版也。析倫理學說爲唯人論直覺論 Intuitionism

樂利論三派。究其底蘊。明其指歸。雖其歸宿。不出於唯人快樂論。即樂利論而於邊沁穆勒輩之

心理快樂論之謬見。糾正。違失不稍寬貸。又謂心理快樂論。雖易摧破。而倫理快樂論。則不必與之

同其命運。蓋一謂人必惟一己快樂之是求。that each man does seek his own pleasure 一謂人應以人羣之大樂爲懷。that each man ought to seek the general pleasure 前者以求樂爲心理之事實。後者則以樂之大小定行爲之價值。非謂人之心理果必惟樂是求也。故由其至極者言之。則一說直不容並立。上文謂「如心理快樂者之言。人既必惟快樂之是求云云。」即薛氏之意也。

見倫理學之各宗方法論附錄自述及卷一第四章

氏書出後。倫理學者大都服其卓識。然亦有非議者。心理快樂論意云人必

常求某種之快樂。Men always do seek pleasure of some sort 倫理快樂論則詔人應不分人我

常求至大量之快樂。men ought to seek the greatest pleasure whether our own or that of

other 二者非必反對。一也。薛氏之論重在「必」字 do 「應」字 ought 之分辨。而謂倫理快

樂論建基於「應」字之上。然快樂論者如邊沁之徒。則根本否認「應」字之存在。緣倫理學之

爲用。要在建立規則。爲人生行爲之指導。使人之自然流露之衝動。獲最大之滿足。誠能運用適當

之制裁。sanctions 即足使人羣之大樂與一己之大樂和協無間。不當以應如是云云。加諸人生

天然傾向之上。二也。此第一說雖足備一解。然心理快樂論與倫理快樂論。固未能謂有必然之聯

絡存乎。其中至第二說。則謬誤顯然。世之滿足欲望者。每與應盡之天職 duty 相違。反如石虎符

生以殺人爲樂。朱粲以啖人肉爲異味。主快樂論者。亦決不許爲有德之行。而謂倫理快樂論當以

心理快樂論爲之基乎。本誌第十三期載景君昌極廣樂利主義一文。於二說亦未能明辨。又其立論頗與本論相違反。閱者可參讀之。

大較言之。主心理快樂論與唯我快樂論者。今世已絕無僅有。

真正主唯我快樂論者。在中國僅有列子書之楊朱篇。在西洋亦僅有古代之沙里安國

派 Cyrenics 及伊壁鳩魯派 Epicureans 見下篇

所當詳細討論者。惟有倫理快樂論之唯人宗。然心理快樂論在西土雖類陳言。中

人尙未有道。唯我快樂論雖一望而知其非。薛知微氏尙日爲重要之學派。故今於上篇詳評心理快樂論。下篇評倫理快樂論。亦先之以唯我快樂論。次及唯人快樂論焉。

邊沁曰。

世有二國。曰苦與樂。天使兆民。咸受管轄。人有思想。苦樂寓焉。人有裁斷行爲。苦樂決焉。生而爲人。惟知樂之是求。苦之是避。雖當捨大樂取大苦。夷考其實。亦皆求大樂。避大苦。譬毒蛇在手。壯士斷腕。取大苦也。實則求有生之大樂。北地胭脂。智者不欲。捨大樂也。實則去花柳之大苦。世之自詡能脫乎

苦樂之束縛者。蓋皆不自知其所說云何者也。立法之原理 Principles of Legislation 第一章

斯言以人之避苦求樂爲心理之事實。謂苦樂二者爲人生行事惟一之動機。與正鵠最足表示心理快樂論之宗旨。然氏以此爲自明之真理。所以證明一切而其自身不能證明者。故盛氣而陳。殊未明言其所以至穆勒約翰起。乃爲強有力之說明。其言曰。

凡人之欲。果惟樂之是求。或苦之是去歟。今當決此問題。其必根據事實與經驗立論。非空言所能奏效。豈不明甚。則所賴以斷此

疑難者亦惟內審乎己外察諸人耳。余則嘗從事於斯矣。敢爲世告曰：何謂樂？所欲之謂樂。何謂苦？所惡之謂苦。所欲與樂、所惡與苦，蓋同一心理之現象。而附以二名焉耳。是故凡有所欲，必與其所樂成正比；謂無所樂而有所欲，世固無有此事。亦非吾儕哲人所能設想者也。樂利主義 Ethic 第四章

穆氏此論爲主心理快樂論者所樂道。其言似亦甚辯。然細加審思，實毫無意義。緣氏以所欲所惡爲苦樂之確詰。若問人何以以樂爲鵠，必曰：人莫不欲其所欲。既所欲即樂，斯人必惟樂之是求。易言之，穆氏所云所欲即樂，意謂人之所欲即其所欲耳。夫既爲人之所欲，吾人自無從反其說。謂此非其所欲，然此特無謂之重複耳。雖無從非難其價值，亦僅使人不能非難而止。絕不能詔人以若何之新諦。或謂莊生有言：惡乎然，然乎然；惡乎不然，不然乎不然。信穆氏之說得乎苦樂之真相，是奚足爲穆氏病？曰：穆氏之苦云樂云，正其一家之曲說而毫不中乎事理者也。試進而論其故。

何謂樂？何謂苦？曰：苦樂爲感而非物。領納順境所隨生適意之感，是謂樂；領納違境所隨生不適意之感，是謂苦。人不能無欲，當其以某物爲鵠，即名爲欲。欲而達其鵠的，稱順境；相情緒領此適意之感，隨生所欲，遇有障礙，鵠的未能實現，稱違境；相情緒領此不適意之感，隨生前者曰樂，後者曰苦。故知快樂云者，欲望達其鵠的時所生之感情而已；苦痛云者，欲望不達鵠的時所生之感情而已。推而論之，人莫不望其所欲鵠的之實現，中心方有所欲，其能實現之觀念較不能實現之觀念樂焉。中有所欲，想像其可出

之途而取其一所選鵠的實現之思想較所捨鵠的實現之思想樂焉。人既思實現此較實現其餘爲樂則其中心自每取此而捨餘。然微論其所欲之鵠的非必全能實現。即謂全能實現而生起樂感仍不能謂所欲即樂。蓋所欲者客觀之鵠的樂者。鵠的達時隨生之感情二者固二而非一。不能謂言所欲即攝所欲。鵠的達時隨生之感言樂即攝其所領納之順境相（即所欲之鵠的）也。穆勒不明乎此。猥謂所欲即樂。所惡即苦。是其所謂樂者非樂。乃所欲也。其所謂苦者非苦。乃所惡也。是乃知有所欲與所惡而不知有樂與苦也。夫使人世誠除所欲所惡而無所謂苦樂。穆氏之言義同。文異亦與不言等耳。而况苦樂之感固別有在耶。

按右所云云。薛知微氏早已見及其言曰。「穆勒謂所欲與樂係同一心理之現象而附以二名。誠如其言。余實不知此種論斷何必內審乎己。外察諸人始能達到。蓋彼既自認係同一現象而加以二名。意不啻謂所欲者所欲耳。苟加反對勢將謂所欲者非所欲。必自陷於矛盾也。雖然穆勒蓋不知樂之爲樂而與欲混而爲一耳。原注謂此種混合始於霍布士人亦有言某也常逞其樂以行。某也常行其所樂。斯言之意僅指若人自由之選擇非必其中心所鵠之結果。乃若人某種預期之情也。今云樂者何若人所以如此選擇者。是因謂人各欲其所樂。或凡有所欲必與其所樂成正比例。若此論斷意同。文異誠者其莫能與辯也。然苟知樂爲一種感情。意指欲望達到鵠的後所隨起之適意之感。則人

之所欲之鵠的果永惟求達是種樂感之是向乎非內審乎已外察諸人固不若是其易言耳」理倫

學之各宗方法
論卷一第四章蓋自薛氏之論出心理快樂論者之遁辭乃真知其所窮矣

又按以苦樂為隨欲望鵠的達到與否（即欲望之滿足與否）而起之適意及不適意之感西洋心理學者與唯識家雖同其見解然唯識家分析特為精詳茲補述之唯識家以感情意志欲望等

屬諸心所。恆依心（即諸識）起。與心相應，緊屬於心。故名心所。質言之，曰隨伴諸識而起之心理作用。以西土心理學名詞表之，曰心理之狀態。States of mind 區為六位略見「闡

性」此姑不述惟言苦樂之情感唯識家名之曰受為徧行心所之一謂受能領納順違中不違境

令心等起歡懽捨不歡不懽相凡心起時必有一故試就六識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即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及思覺 言之間斷轉

變欣懽捨行互相起伏故皆與三受相應領順境相適悅身心說名樂受領違境相逼迫心身說名

苦受領中容境相於身於心非逼非悅名不苦樂受此與西洋心理學異者在於苦樂之感之外別

增一不苦不樂之感間嘗細加內省覺此種中容境相日常生活所在皆是而西人曾未有明加揭

樂與苦樂並列者唯識學之精微固可由是窺測心理快樂論者惟知苦樂無術解釋中境亦可以

是知其無當於事理矣尤有進者唯識家於苦受又別分為憂樂受又別分為喜共成五受曰苦樂

憂喜捨苦樂二受各分二者其故有三一者逼悅身心相各異故謂在五識楚利逼切名苦受明利

適悅名樂受在意識稍降逼切名憂受如可適悅名喜受二者由無分別有分別故謂在五識逼迫

適悅俱無分別名爲苦樂。在意識逼迫適悅各有分別故名憂喜。三者尤重輕微有差別故謂在五逼迫適悅二俱龜重故名苦樂。在意輕微故名憂喜。則其分析更匪易所思矣。諸有智者請自詳研。

唯識王所相應。極精微。開性無。略具梗概。未及底細。文本原在破外。故不。暇。尋。用。釋。

雖然心理快樂論者亦尙有說曰人之所欲雖非即樂。然欲望之鵠的。固惟樂感之是求。夫由前所言鵠的既達樂感隨生。此心理自然之現象。爲學者所公認。至謂欲望鵠的。厥惟樂感。則爲心理快樂論者之私言。與前說大異其意義。蓋前者謂欲望非必以樂爲懷。常別有其鵠的。惟達此鵠的。則樂感必生。此則謂欲望常以快樂爲唯一之鵠的。人之擇行莫不爲樂念所誘。避苦趨樂乃行爲惟一之原動力也。使人之心理誠如彼等所明。豈不甚善。然今訴諸事理。則彼等所言每不足證明其見解。欲望之原動實常爲某種之勢力。其鵠的亦每爲客觀之事物。皆非苦樂之感情。何以明之。

心理快樂論者若曰。執意行事必有其原。好惡樂苦。生民天性。使無苦樂情感之前事。人之意志必失其刺激之物。世之人各事活動。終生不倦。果胡爲哉。求樂耳。避苦耳。是故知哲士以思慮爲樂。則思慮。辯士以談說爲樂。則談說。察士以凌誚爲樂。則凌誚。貪夫以錢財爲樂。則積財。夸者以權勢爲樂。則守權。烈士以名譽爲樂。則愛名。推之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法律之士。廣治。雖其擇行各不爲謀。而其各冀遂其樂感。免其痛苦。則無不同。夫如是云云。豈不曰人之

行事莫不遵求樂之鵠以赴而一切活動悉爲求達是鵠之作用或塗徑耶夫大塊如逆旅光陰如過客世之人誠有感人生若夢爲歡幾何而思及時行樂置一切於不問者然不當謂凡人之心理皆若斯而一人所有之動作皆可以解釋也飢者思食渴者思飲豈飢渴者不以飲食爲鵠飲食之外實尙有引生樂感之正鵠而若飲若食不過達此正鵠之作用乎初生之兒與之食則食不得食則啼孩提之童見人之有厄其父兄者則奔走呼號不能自已豈其行爲之動機皆出於求樂避苦之念或求達於引生樂感之正鵠乎鄉之人見大火乍起則嘗被髮纓冠以救其鄰爲人母者見其子之投水則涉危履險以拯其難彼其時事機之危不容一髮思慮所不及禍福莫由計豈果有求樂避苦之念臨乎其先以爲非是必不足以引生其樂感或免其苦痛歟行爲之若斯類者何可數計要皆與趨樂避苦之念無關之義也晚近心理學者殆皆知之如詹美士 Wm. James 曰。

苦樂觀念之於動作其勢力至雄且厚於是膚淺心理學者輒爲所欺而乃斷言苦樂爲吾人動作惟一之鞭策時或幽復難明者則以其潛伏於鼓舞動作遙遠之想像而人不之知也噫是何謬也夫於動作前事之中苦樂雖爲重要顧斷不能謂爲惟一之刺激其理甚明蓋苦樂觀念與吾人稟性及情感之表示實如風牛馬之不相及人之一笑一吁豈各絕有樂感之隨其後乎又人之含羞必赧其顏豈赧顏之舉卽所以避其痛苦乎又人之心驚憂忿怒之既極往往形諸動作如是動作豈以樂感爲之原動力乎於此諸事中之動作莫不爲刺激所促迫而成且此刺激之於神經系統必致若是之反動也吾人喜怒哀懼之物與其泣

笑之際會。或則形諸感覺。或僅附諸觀念。莫不有此奇異之衝動力。吾人心理狀態中。必有此衝動之性質。立於衝動之前事爲何。則固無人能詮釋之也。但人之心地不同。於是其衝動之量。此富於彼者有之。其衝動之途。此異於彼者亦有之。吾心苦樂之情感。有此衝動事物之覺想。亦有此衝動。顧不得謂此衝動爲二者之一所獨有也。吾人覺悟之本性。不外鼓舞吾動作。至於人與事有不同。則其動作亦有異。是則人類進化史所當解決之問題也。古入心理所有激動。其爲何如。姑不具論。吾人所欲知者。則今日之事而已。世之倡狹義正鵠論者。往往持一孔之見。以爲先乎動作之激動。不外選苦而趨樂。其實樂念果能鼓舞我動作。其他觀念安有不能之理。何種觀念果能撩撥我動作。惟經驗足以語用之。因案頭無原著。暫用朱進之先生譯文。

其言明晰極矣。雖於動作之原委。詹氏尙未能洞窺究竟。苟得唯識家之詮釋。疑乃大解。唯識家以知情意等心理作用。歸諸意識及心所。心所不一其類。有善有惡。前者如慚愧無貪無瞋等。後者如貪瞋驕慢忿恨覆惱嫉慳及無慚無愧等。皆可統名之曰情感。其別境心所（謂於別別境而生起故）中之勝解。定慧等。略當意志。其徧行心所中之想善心所中之無癡及意識等。略當知識。是種心理現象。各有其潛在之功能。稱種子。亦有數種作用。詳闡性。寓藏人心。作用之顯現。悉以是爲親因。作用顯現之關鍵。除親因外。雖尙必須增上等無間所緣等三緣。其最重要者。惟視其潛在功能勢力之強弱。強則助緣雖微。顯現甚易。弱則助緣雖大。難於現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潛在功能勢力之強弱。因亦千差萬殊。有善種特強者。有惡種特強者。有善惡種勢力不相上下者。種勢苟強。緣至必現。毫非人力所能強爲。嘗見古今不德之士。

雖多。深知權勢名位。召禍媒介。而其求之也。奴顏婢膝。曾不稍顧。楚館秦樓。殺身利器。而其趨之也。如蛾投燈。寧死不。退錢財物。寶不足爲福。而其歛之也。細大不捐。永無止足。以及欺詐不義之行。好勇逞鬪之事。居亦明曉。其非且嘗以是曉人。及至親臨其境。卒莫由自拔。事過境遷。愧悔無地。天日自矢。決不重犯。口血未乾。故態復萌。其放僻邪侈。較前且益加劇焉。若此者。皆其貪瞋等惡心。所種子。勢力強盛。有以致之也。其在躬行之君子。則因其固然。不蹈非行。名聲色視。若浮雲。彼其人。非不知身外之物。取之有節。之無損於德也。怡情紅粉。出之有度。之實爲韻事也。然其自守之嚴。律己之勤。卒莫肯以彼易此。甚至一念之微。亦不愧於屋漏。亦曰其善種勢。強實使之然耳。是故心理之活動。莫不本之其固有之潛在。勢力衝迫而出。沛莫能禦。如鳶飛於天。如魚躍於淵。莫或使之。若或使之。不問其人之爲才爲愚。爲賢爲不肖。一也。勢力之求。適意暢懷者。惟樂感之是求。固也。除是以外。則其顯現之際。若不有可抗拒之力。臨乎其後。毫無苦樂之念。存乎其中。其甚者。則雖明知其不能得樂。不願焉。雖明知其必招苦感。不願焉。雖明知其苟易途以行。苦可減。樂可增。亦不願焉。質言之。動作之源。與趨樂避苦之念。了無關係而已矣。比其已行。受之作用。隨以俱來。因其所緣之境。爲順。爲違。或非順。非違。而受中之苦樂。憂喜。捨之潛在。勢力始各異其現焉。亦惟已行之後。苟其所緣之境。爲決定。而非猶豫。則別境之勝。解隨之。而現。卽持其境。而不可引轉。爲所觀。而心專注。則別境之定。與慧隨之。而現。前者令心專注其境。而不散。後者簡擇斷疑。而決定。

今心理學之決意。A decision of the will 云。又皆隨特種心理作用而俱來。初非於未行之時。先降乎胸中而激發其行者也。如心理快樂論者之見。人之擇行。莫不以避苦求樂爲鵠。必將曰（一）人之行事。惟情感爲能引生。（二）情感之中。惟苦樂兩者足以引人之動作。（三）吾人所有情感。不外乎苦若樂。信斯言也。則如邊泌。如穆勒。終身矻矻。不畏強禦。黽勉於著述者。曰發乎避苦求樂之一念也。如葛德（Goethe）氏篤信快樂派之說。之賦詩也。游歷也。慕少艾也。研究自然科學及歷史也。曰皆所以達其快樂之鵠也。毋亦曰凡此所爲。出乎其心中所有之潛在能力。率其本性。順其固然。擇行之初。初無快樂之鵠。臨乎其前也耶。

尤有進者。凡人之行。固發乎其中心之潛勢。每鵠乎客觀之事物。卽在以樂爲的者。方其奮力以求。亦必懷忘乎樂而樂。始能卒獲也。居市廛久者。苦其煩囂。思登高振衣以樂其心。及其舉足而上。中心刻刻以樂爲念。曰此行求樂耳。此行求樂耳。其究也。非不能引生樂感。卽引生亦甚微弱。必也。惟以登高爲懷。矢志前行。將樂置諸度外。此其既達意外之樂。乃油然而生。獨居無聊者。思誦詩以暢其懷。吟詠之始。卽急於求樂。不惟其樂不可必得。且益索然寡歡。必也。一其心凝其志。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有以得其神理。樂乃恢恢而無極。薛知微氏亦嘗有見及此矣。其言曰。

人之快樂。有須奮力始能求獲者焉。譬之競技。其志固將求勝也。然當從事之初。固未能想像奏凱之後。心滿意足之當。何若其所

榮。冠。騰。際。者。如。何。逞。其。身。手。而。已。及。至。開。始。競。爭。愈。演。愈。劇。求。勝。之。念。始。隨。之。俱。強。爭。之。力。亦。彌。激。彌。勵。比。其。獲。勝。其。樂。蓋。遠。非。初。意。所。及。料。矣。中略競。技。齟。齟。然。則。凡。從。事。於。學。術。而。欲。享。受。至。高。之。快。樂。者。謂。不。一。心。一。意。窮。理。致。知。而。置。一。切。於。度。外。而。能。得。耶。理。

輯各宗方法
論第四章

薛氏又言心理快樂論者固亦知此義因其與己說不兩立也遂倡「求樂之念太强易喪其的」之說以圖掩飾目為彼派根本之遁辭白恆培一恩譯A. Bain 1818-1903者晚近最著各之心理快樂論家也此點亦明認不諱曰

凡動作之由意願而發生與夫熟思審慮而出之者其原動力悉為各種之苦樂雖然吾人動作之際如必鏗而不合固執一己苦樂之見亦非必為悅心之事蓋主觀之苦樂雖為動作發其端吾人有時亦可置而不問者也因案頭無原著暫用朱進之先生譯文

自氏所云人之動作莫不肇端於苦樂之念說已詳見前破茲姑取其發端於苦樂者言之謂有時亦宜置而不問是則以樂為懷者尚須懷忘乎樂願猶可曰人必永惟樂之自求耶

心理快樂論者猶或置辯曰人之欲望固嘗以客觀之事物為之鵠矣雖然世固有以事物為即快樂而欲之者如穆勒約翰曰

人之愛財豈不曰事物之為人所欲者惟藉財為能達到而始愛之耶雖然世之愛財者用財之念每不敵其欲財之念欲財之念彌增藉財以達他種事物之欲望彌減則是愛財者固為財而愛財以財之自身為一己幸福之要素初非以財純為求達幸福之

工具也。名利勢位及他種事物亦然。世之人見名利勢位之大有助於達到各種欲望也。名利勢位與各種欲望之間遂生一堅強之聯想。愛名利勢位之念。由是加切。且有遠出於各種欲望之上者焉。前之視為求達目的之工具者。至是其自體已變為目的之一部。較他種目的。即以此為工。具而達之者為尤重要。實言之。前之為達幸福而欲之者。今則以其自體為幸福之一部而欲之矣。略如是欲財利勢位云云。與欲福樂實一而非二。緣福樂為具體之事物。非抽象之概念。財利勢位即為福樂之欲構成之分子。與愛聞音樂者其

樂即在福樂之內。欲康健者其樂即在康健之內。相同故也。樂利主義 第四章

既以所欲之事物為樂。是奚不可曰人惟樂是之欲歟。曰是仍不知樂之為樂者也。人之愛財勢名位者。其源皆出於貪等惡種勢力之強盛。前既言之矣。微論其所欲者。萬千達者。或僅十一。與夫既達之後。患失之苦。甚於患得。亦非必能享樂。藉謂欲必能達。達必得樂。則其所欲者。亦曰能引生樂感之物。(Pleasures) 下文省稱樂事) 而已。財勢也。名位也。音樂也。健康也。由彼能享受其福樂者言之。意若曰。吾得是而吾之樂感。(feeling of Pleasure; Pleasure) 緣之而生耳。漁者之鵠在得魚。魚得則適意之感隨之而生。射者之鵠在中的。的中之則適意之感亦隨之而生。彼以財勢等為鵠者。其得樂要皆屬此類。然彼財勢名位。音樂健康。與夫得魚中的。其自身固為樂事。不能謂為即此適意之感。雖由唯識言之。吾心所緣。惟屬自心所變之相。樂事與樂感。其為自心所變。相見雙具。曾無有異。然二者各有所司。各別有種。固絕不容混。而為一。豈得以人以引生樂感之物。Pleasures 為鵠。而謂人即惟樂。Pleasure 是求歟。

心理快樂論者又曰。樂事之必能引起樂感。其勢若雷之有電。形之有影。人之以樂事爲鵠。亦曰以其能隨生樂感耳。則謂人以樂爲鵠。其語意固非有所矛盾也。曰以引生樂感之物爲鵠。云云。意若曰。人欲其所欲。或一人以某種事物爲鵠。比其既達樂感。隨生一義同而文異。言固與不言等。至謂因樂感之必追隨樂事。而謂以樂事爲鵠。樂感卽寓乎其中。尤屬非是。卜雷 Butler 1692—1752 不云乎。凡欲之起。必先於樂。Wants prior to satisfactions 人必先有某種之欲。始有滿足。是種之欲之樂。世固無有方欲之時。卽已明悉其樂爲奚。若某種之樂。更非先乎某種之欲。而有濱海居者以汲水爲樂。生長山谷者則不知有汲水之樂。田野居者以菜食爲樂。生長沙漠者則不知有菜食之樂。讀書樂事也。野人之不知讀書者。不之樂也。思辯樂事也。蠢夫之不明思辯者。不之樂也。生長山谷者欲汲水矣。生長沙漠者欲菜食矣。野人欲讀書矣。蠢夫欲思辯矣。猶未能豫知其爲樂也。必其已汲已食。已讀已思也。樂感始緣之以生。而後始識其爲樂。今謂欲之起。由於樂感之激動。有欲之時。已以其引生之樂感爲鵠。是不啻曰。未有汲食。讀思之欲。已有汲食。讀思之樂。於汲食。讀思之先。已知汲食。讀思之樂。庸詎知必先汲食。讀思。始有汲食。讀思之樂。亦惟先汲食。讀思。始知汲食。讀思之爲樂耶。將謂見人之已樂其樂。或人告以是數者爲樂之如何。故雖不欲而先有。不由而先知耶。微論生而眇者。不識日聞有目者。告之以狀如銅槃。光如燭。其必聞鐘。揣籥以爲日也。世之最初汲食。讀思者。其果何由而知其樂耶。又況人之欲望不關乎樂念而起者。

如前已明。難可悉數。心理快樂論者果能一一曲解之。謂惟樂感之是求耶。

更 正

本誌二十六期袁同禮君永樂大典考內稱「現存各卷梁啟超

五册。

原註此係開諸L.F.I.倫敦書店者

又於表中智制戲職易五册下皆標梁啟

超字樣。頃據新會陳援菴垣先生致本社繆君函謂智韻等五册。

爲葉恭綽民國八年遊英倫所購。且曾由陳先生介紹京師圖書

館錄其副是原文「梁啟超」三字均應改爲「葉恭綽」梁葉

二君皆粵人故倫敦書賈誤認歟特此更正

中華書局出版

新文化叢書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

全一冊 五角五分

此書以民國十年南高暑期學校劉伯明教授之講演為主。參酌羣書而成，講者係提鍊羣書之精華融以心得，述者更經長期的研究，遂以明暢簡練之文字。與「近代西洋哲學大綱」參看，可略窺西洋哲學史之全境。

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

全一冊 三角五分

劉伯明講 繆鳳林述
此書系統的說明，近代西洋哲學思想之變遷，對於現代大哲倭鏗，柏格森，羅素，杜威諸家學說有所比較，文筆雅馴。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全一冊 五角

書分九章，對於歐洲政治思想各種派別，作一有統系之敘述。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次，如契約論派之浩布思，洛克，盧梭；歷史派之孟德斯鳩，梅因，樂利主義派之邊沁，密爾；進化論派之斯賓塞；均能提綱絜要。加以比較的研究，第八章述社會主義派之聖西門，歐文，福利埃，布朗，拉塞爾，馬克思，柏恩士敦，以及工團主義，同業社會主義，布爾札維主義，第九章敘述無政府主義派之蒲魯東，斯特拉，巴枯甯，克魯泡特金，更推闡詳盡。占全書篇幅之半。讀此書後，可以窺見各家思想之大凡，以為進讀各家專籍之準備。

政治理想

全一冊 三角

書為羅素名著，共分五章：(一)政治理想，(二)資本主義與「銀制度」，(三)社會主義之缺點，(四)個人自由與公共管理，(五)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人的生活

全一冊 四角

著者武者小路先生，為現代能思想能實行的改造者之一。此書係先生兩篇論文及兩篇戲劇的合刊，一九二〇年在日本出版，主張以正義與愛建立理想的生活，一字一句，均能使人感動。現由毛李二君譯成漢文，願得「人的生活」之諸君，不可不看。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全一冊 四角

書為近代大哲倭鏗所著，余家菊譯。其討究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先自歷史，宗教，內在唯心論，自然主義，理智主義，社會本位主義，個人本位主義等，一一加以批評，社會本位主義，個人本位主義，現時思想界對於人生問題，多起根本的懷疑，此書實為解決是項問題之良顧問。

女性

全一冊 四角

書為江安馮飛先生所著。凡關於婦女之重要問題，如「婚姻問題」，「戀愛問題」，「教育問題」，「經濟獨立問題」等等；均有精詳之論斷，在中國系統的研究婦女問題之書，當推此為最早，故人人均有一看之必要。

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續第三十期）

卷七

向達譯

第一章

茲請更言亟應避去之三種德性。所謂過失 *Vice* 縱欲 *Incontinence* 及野蠻 *Brutality* 是也。前二者之反，爲德行及寡欲。而野蠻之反，則爲上來所說英武神聖之德。如荷馬詩中波連木贊海克多之善。謂爲「非世人之子嗣兮，乃神之裔」者是已。

誠使人之德行至佳。而其報爲生入神域者。則道德狀態之與野蠻者。必爲至佳之德性也。蓋神與野獸均無德性過失之事。惟一則視德性爲更榮。而一則與過失爲有異。願人若用斯巴達人贊頌之辭者。則「神人」固不易得。而野蠻之輩，亦不易見之於斯世也。疾痛慘怛之餘。固足以致野蠻。然仍以見之於夷狄者爲多。若元凶巨慝。亦與以斯名焉。

此將於下章^{第五}中述之。而過失則於上來已經道及^{四卷三卷五}。今請一方言縱欲、柔懦、奢侈。而一方言寡欲及果斷。若以此數者與德行及過失等道德狀態較。而謂爲相同。或相異。均誤。

今應先述關於此事之普通意見。然後詳闡博究。以斷定大眾對此意見之爲真或僞。蓋如此難一決。而

知常人之見不誤者。吾人之事畢矣。

第二章

衆意僉謂寡欲果斷爲德而可譽。縱欲柔懦爲謬而可議。寡欲之士。三思而後行。而縱欲者則不之顧。且也。縱欲者。爲情感所驅。明知其非而故爲。寡欲之士。知其欲之謬也。乃惟理性是從。節制之士。寡欲而有斷。顧亦有謂寡欲果斷者。必能節制。或又非之。以爲縱欲之輩。與暇豫無殊。又有以爲是有別也。復次。有謂謹篤之士。不至於縱欲者。然有時則謹篤慧聰者。亦未能免焉。故人之縱欲者。不徒以其感官之情感爲言。亦視其憤怒榮譽及得失之情。以爲斷也。

第三章

凡此皆爲常見之所及者也。

然而人有知識甚當。而行則縱欲者。是又何說也。

或謂人有知識則絕不至縱欲。謂若人有知識。而仍俯首聽命於他事。實爲罕事。蘇格拉底之意。大異乎此。更不認有所謂縱欲者。以爲人未有具真知而行事與之違背者。如其有此。是必由於愚昧也。

蘇氏之說。自與經驗相違。即使愚昧爲情欲之因。則愚昧之本性若何。是亦當一究焉。誠使人爲縱欲之行。其未達於縱欲之境也。絕無有自以爲是者。然有人於斯。說不之盡許。以爲事固無有足以勝知識者。

但謂人之行必不與其所視為最佳者相違。則殊不然。故謂縱欲之輩如溺於快樂。則其所有。非為知識。乃意見耳。

然此亦可駁覆。蓋使此為意見而非知識。使相抗之見解為弱而非強。則人之因其欲甚強。遂不得不陷溺者。皆將恕之矣。但過失以及其他可責之事。皆不可恕也。

然則人於可欲之來。以深慮拒之而敗者。是可以非責也乎。深慮之力。無與倫比。人具深慮而有縱欲之行者。此必無之事也。若謂深慮之士而願故為卑污之行。亦未之或信焉。第一因難

且也。深慮之士。率為力行之輩。心有所屬。深慮而外。且備諸德。使強烈卑污之欲望為寡欲中之不可缺者。則節制之士將不復寡欲。而寡欲者亦不復節制矣。節制之士而有非常謬誤之欲。是烏乎可。願寡欲之士。則固如斯。如其欲望良好。而其德性强之以不從。是寡欲又非德也。願若雖當而甚弱。則勝之不足為榮。使其謬而弱。勝之亦小事耳。第二因難

復次。寡欲如使人依附任何意見而不問。則或可止於惡見。是又不善。而縱欲如使人舍棄任何意見。則其極或可謂為合德之縱欲也。故如蘇封克里之「斐洛德」*Philotes* 劇中。見該劇第八九五句及此下一段 鈕脫來穆 *Neoptolemus* 堅不從奧德西之勸而作誑語。殊足稱也。第三因難

復次。使寡欲之義為固執己見者。則詭辯之說。此似即下所示愚笨縱欲之辭 為之惑矣。詭辯者每思證明歧說自以為

慧而立三支式以惑敵人。蓋爲名理所梏。每不欲從不利於己之論斷。然於辯證又不之能逃。如謂愚與縱欲合爲德行。是其一也。以爲人果愚而又縱欲。則其縱欲。乃使彼行其所視爲不當行者。然彼既爲愚。則視眞善以爲惡。義不應爲。故彼所行者。善而非惡也。因難四

復次。寡欲之義既如此。則因確信審思道德之意志以求快樂者。較不加思索而出於縱欲者。自爲勝矣。蓋更其意見。固易爲力也。然而縱欲之徒。大率以爲「飯已破矣。視之何益。」【譯者註】原文爲「水既阻汝。何必定澆之去乎。」有事既如此。

後悔何益之意。因借他書孟敏之語譯之。惟此只借其辭而不取其意。讀者幸勿以縱欲之徒爲雅量也。當其未知其行之非也。或可以改善。然按之事實。雖知孰

爲當矣。而不之行者。仍比比焉。因難五

復次。使萬事俱備。縱欲與寡欲二者。則將孰爲純然少欲之士乎。人固不能舉縱欲之種種形式而具有之。願吾人又常指某某爲純然縱欲之人。何也。因難六

第四章

凡斯種種困難均不易決。吾人有可排而去之。亦有任之者。蓋欲解決難關。固非覓得一真理不爲功也。故應問（一）縱欲者行事是否亦依知識。如然。則其知識之性質若何。（二）縱欲與寡欲之範圍若何。其苦樂爲遍及者耶。抑爲有限。（三）寡欲與果斷之士是否有異。他凡與此有關者。俱可懷疑發問。討究首所欲詢者。卽爲寡欲與縱欲者之別。在其行爲之狀態。抑在範圍。易言之。所謂縱欲者。以其在某事爲

縱欲耶。或其縱欲有一定之途徑。抑爲舉此兩者而兼有之。次即詢寡欲與縱欲之範圍。遍及與否。蓋以人之純然縱欲者。則其縱欲之性之表現。亦如放蕩之徒。非爲行爲之各種範圍。而常爲循其一定者以進。然縱欲亦非如放蕩者之對於某種行爲。了無定也。乃爲一特種之品性。蓋放蕩之徒。軼去其審慎之德性。而惟剎那之快樂是求。縱欲者則無此意也。

第五章

願遂謂人之縱欲。實由於意見有以促成之。而與知識無關。是與前說何別。人固有僅有意見。而自以爲乃正確之知識者矣。

然則謂人對於意見恒信之不堅。故其所行遂反正見。是又不然。如海拉克利圖 *Heraclitus* 之所示。人亦有堅持深信其意見。如人之於知識然者。是知識意見。固無如是之差別也。

今用「知識」一字。有顯然不同之二義。凡具有知識而不用。或能用其知識者。均曰「能知」。願行事謬誤者。有知識而不反省。與有知識而能反省。二者截然不同。反省而行事仍誤。則殊奇特。使未反省。則不足異矣。

復次。在三支式中。有大前題爲遍及而小前題爲特殊之二方式。使果具有二種前題。願只用遍及而不及特殊。則其行仍將與知識相違。而莫之能阻。蓋行爲之實乃在特殊也。在遍及之大前題中。亦自有別。

亞氏每喜用三支式表總性之真理。彼以知識亦成爲三支式。而若二前提中忽畧其一。或大前提中之二件忽其一者。皆足以致悞也。一指人而一指物。故大前提可爲「燥物適用於人人」而小前提爲「此爲一人」或「此物爲燥者」。然按之事實。特殊之事物爲特殊之種類。或不爲所知。而或則對於心理毫無影響也。

三支式中前提方式不同。於是所得之知識亦迥異。故謂縱欲之徒具有此種知識而無彼種。非過言也。復次。人可具有知識。而其狀與上述者異。蓋具有知識而不用。則「具有」之義又殊。一方可謂之爲具有知識。而一方當酣眠沈醉之時。又可謂爲無有。情感激動者亦然。憤怒與淫欲。亦足令身體失常態。或且發狂也。

由此縱欲之徒之與酣眠沈醉者同。固顯然矣。徒能掉弄辭句。不足爲有知識。蓋彼狂醉之人。亦能誦恩培多克里氏 Empedocles 之詩。而初學者。雖未解其義。亦克記其章句也。必能融會貫通。而後始爲完全知識。此則非一蹴所可臻也。彼縱欲之徒之背誦辭句。蓋與臺上優伶之道白無殊耳。

欲究縱欲之故。可析縱欲之性質如次。在三支式中。首有一遍及之意見。次爲一意見之爲特殊而屬於官感之範圍者。欲從其中以構第三種之意見。則一面須下斷案。一面須隨卽實行。例如凡「甘物當嘗之」一語。爲一遍及之意見。「今某物爲甘者」爲一特殊之意見。使人能力無損。則應立下斷案。實行嘗之。故若心有禁不使嘗之遍及意見。又有凡甘物皆可樂而應嘗之遍及意見。使有一特殊之意見。謂某

物爲甘者。而此特殊之意見且極有力。如同時又確有欲望。則禁不使食之遍及意見雖欲實行。而以欲望有迫使吾儕四肢百骸動作之功能。故必逕食之矣。是以理性或意見有時可引人入於縱欲之途。然意見之與正當之理性背者。亦事之偶然耳。其真與正當之理性抗者。是欲望而非意見也。禽獸無遍及之概念。僅能想像記憶某事某物。故禽獸不得謂爲縱欲也。

縱欲之徒之脫離無知以反於知識。其途與沈醉酣眠者無殊。專究此者。是爲生理學家。但小前題既爲某種事物之意見。而屬於官感。決定行爲。則人之爲縱欲者。或則不具或意。或具之矣。而非爲知識。徒爲掉弄辭句。如醉人之能背誦恩氏之詩歌而已。使小前題不爲遍及。且無遍及之科學性。則蘇格拉底之說仍爲不誤。蓋縱欲之起。既非由於真正之知識。亦非知識爲縱欲所亂。乃由知識之屬於感官或依恃感官者耳。

第六章

上來所說。於人爲縱欲之行時。有無知識。及如何可以使之獲得知識之義。陳述頗盡。次所欲言者。卽人是否可以純然縱欲。抑就特殊之義以言。衆生俱爲縱欲。如有純然縱欲之人。其縱欲之範圍又何似。

苦樂乃寡欲、穩練、及縱欲、柔懦等所藉以表現其品性者也。然可以生快樂者。有爲人之所必須者。有雖

欲之。然易致過度者。前者如飲食男女。以及屬於放蕩節制之生理作用。後者如財名勝利。以及類此之佳事。雖非必須。然其本身亦可希冀也。

人如沈迷於上述諸端。逾越其正當之理性者。不得遂稱之為純然縱欲之徒。僅可謂為對於金錢或得失聲譽憤怒為縱欲而已。所以不謂為純然縱欲者。則以其間稍有差別。正如奧林普大會。勝者得譽之為「人」字同尋常。而意則微異矣。此種差別。頗為重要。夫縱欲之所以見非者。非以其為誤行。而以其為過失。至其為絕對或特殊。則不之問。若於金錢得失聲譽。則縱情所之。固無有非之者也。

若言身體上之快樂。則節制或放蕩可以概之。而人之就極樂以避至苦。如饑渴冷暖。以及味觸之所攝。非出自審量。乃與其意志及智慧背反者。是則真為縱欲。是絕對之義。而非僅對於某事而縱欲也。此說是矣。是以論苦樂。則謂為有巾幗之氣。而金錢得失以及聲譽等。則不如是。此所以就同一之苦樂觀之。以放蕩與縱欲之徒同流。寡欲與節制之士同流。而不雜以其他者。職是故也。其事則一。而態度各殊。放蕩者行必審思。縱欲者不如是。故人若無激烈之欲望。而趨極樂。避微苦。是其行與放蕩者為近。蓋若有強烈之欲望來襲。非滿足其自然之嗜欲。將感極大之痛苦。則其行事如何。更可知矣。

願欲望快樂。其中亦有可貴而合乎德行者。蓋據前說。金錢得失以及聲譽等可樂之物。皆可希冀。他則或與此反。或介其間。所謂可希冀與介其間者。非因其欲望愛好此物而為人所非議也。惟嫌其稍過耳。

故如聲譽慈孝之類。誠可寶貴。忠以從事。亦屬可敬。然而追隨顛倒。自無主宰。則非議來矣。此其間苟或稍過。亦即爲非。如尼阿伯 *Niobe* 之自比於神。塞泰拉 *Botyrus* 之孝以奉親。尼阿伯之事甚奇。塞泰拉則純有其名耳。致似極愚是也。

凡物本身皆可希冀。然而太過則非。亟宜避去。故其間不許有過失存也。縱欲亦然。不僅當避去。且遭非議焉。

顧有時爲情感所驅。以至不加限制。而漫用縱欲之辭。如詈人爲庸醫。爲劣伶。庸劣云云。不必遂爲絕對義也。然用庸劣之辭。其義不能不有所限制。平庸之醫術與惡劣之臺步。非即惡與過失。惟與過失類似。故嚴繩之。決無寡欲或縱欲之可言。謂之爲節制與放蕩。則或可。如是而寡欲與縱欲之辭。除比較外。決不可用也。用時須加一限制。以爲某人之縱欲。係就怒時之情感言。聲譽得失。亦同此概。

物有本來快樂者。有絕對快樂者。有對於特殊之動物或人爲可樂者。亦有本不快樂。而在身體缺陷。習性怪僻。或天稟乖張者視之。則以爲樂者。此皆可見道德情狀之與各種快樂相應也。

予爲此言。蓋以世傳有牝獸裂孕婦而取其腹中之子。黑海濱之野人。以人肉爲食。而蠻族中。且有如野史所說之法拉利 *Phalaris* 相傳法拉利食其幼子。參看彭德齊 *Bentley* 之法拉利書考證。易子以爲炊者。又因喪心病狂。以食其母或同

輩之肺肝者。蓋亦有之。而拔人髮。咬指甲。食唾餘。嚙泥土。以及其他違反自然之過失。是皆乖僻之惡習。

有以致之耳。有以天性卑下而爲此者。亦有因兒時憤怒過甚。而漸染以成者。

凡以上行事之由於天性者。皆不能稱爲縱欲。此如天生爲婦女。不能因其非男身而咎之爲縱欲。又凡人之因習慣而成乖僻者。亦然。不能稱爲縱欲

凡此種種習慣。亦如野蠻。乃在過失之外。然使人有此而爲所制。如奴侍主。則爲比喻之辭。亦可稱之爲寡欲或縱欲。此如人爲怒氣所制。則其縱欲只就怒氣而言。非絕對義也。蓋凡過度之事。如愚笨怯懦。縱欲以及野蠻。或爲慘酷。或屬病態。故如隨事畏懼。竟及鼠聲。是直野獸。寧得爲人。然如懼及鼯鼠。則由疾病之故。復次。愚人天性大率無理。生來卽憑感覺。有如邃古蠻族。無殊野獸。然其愚原於癩癩及精神錯亂。則又爲病態也。

人亦有具此而不爲所制者。如法拉利能不食小兒。能不動戾氣是也。或則不僅具之。且爲所制。以人類過失。有時爲絕對義。有時宜加以野蠻病態等辭以限制之。而非爲絕對之義也。故縱欲之爲野蠻及病態與否。皎然可知。然使與人類放蕩之性同長。則絕對爲縱欲矣。

第七章

由此可知。寡欲、縱欲、與節制、放蕩所指之事。俱爲苦樂相同。惟縱欲之別種。亦有僅爲比喻之辭。而非絕對之義者耳。

又有須申明者。則憤怒情緒之縱欲。較之欲望之縱欲。差爲勝之。蓋情感非不受命於理性。特有誤耳。正如莽僕聽主人言。匆匆趨出。未及畢聆。致誤所命。又如惡犬吠人。狺狺作聲。初未諦視其人之爲友否也。血氣亦然。憑其熱情以從事。一意報讎雪恨。而忘主宰之命。若理性及妄念謂之曰。某人侮辱輕蔑我。則情感一躍而起。立與其人爭鬪。而怒不可遏矣。至若欲望。則須待理性或感覺召以快樂。始趨而就之。故情感追隨理性。而欲望則不然。負氣之徒。尙不失爲理性之奴隸。而第二種人則受制於欲望。故欲望之可恥。蓋更甚焉。

復次。順其本性。蓋較可恕。滔滔者盈天下皆是。愈常見者。其可恕亦愈甚焉。然而情感憤怒。較之過度之欲望。爲更自然。有如人有毆其父者。自爲之解曰。「昔者吾父固嘗毆吾祖。而吾祖又嘗毆吾曾祖矣。」且指其子語人曰。「此子果成人。亦將毆我。世傳若是也。」又人有爲其子曳出家門者。至戶而堅不肯行。謂吾昔驅汝祖。亦僅至斯。未踰闕也。

復次。其狡愈甚者。其行之不義亦愈著。而情感之士非屬於狡。情感靡然大公。亦非狡也。而欲望則爲狡。此所以愛神。Aphrodite 有「伊塞蒲齡 Cyprian 島之女神兮。乃奸回之巧匠」之稱。作者佚其名而荷馬亦謂彼女之繡襦。足以「盡至慧之才人」。伊里亞卷十四之二一四至二一七句如斯之縱欲。其不正不名。較血氣之縱欲爲更甚。此方可以稱爲絕對之縱欲。是卽惡之一也。

人於縱欲之時。無覺痛苦者。人當憤怒而行事。必覺痛苦。而其放縱也。必與快樂俱。若謂最宜憤怒之事。物爲最不當。則縱欲之由於欲望者。其不當也。較由於憤怒之情感者爲尤甚。憤怒之情感中。固無有放縱也。

是故欲望之放縱。其可羞更甚於憤怒之情感。而寡欲與縱欲。亦卽就肉體上之欲望與快樂以爲斷也。願欲望與快樂猶自有別。如前所述。其中有屬於人而種類程度都近自然者。有爲近於野蠻者。有爲身體上之缺陷及疾病所致者。節制放蕩屬於第一種。此所以除比喻而外。又除甲種野獸之放縱。殘毀。貪饕較乙種爲遠過之者外。不謂野獸爲節制或放蕩。誠以野獸無所謂道德意志及推斷。僅其性行忽爾異常。若狂人而已。

野蠻差勝於惡。然更不易遏制。非謂其亦同人類之破壞至善。乃謂禽獸中本無是耳。故就弱點觀之。野蠻之與惡。與無生之與有生同。無創造之原則。其不正固矣。然而不足憂也。理性爲創造之原則。而野獸則不具此。（此正與不義與不正之比較同斯二者固可互爲軒輊）故小人之爲惡。每萬倍於野獸也。

第八章

由味觸之苦樂欲望。以論放蕩與節制。其間則有不能勝衆人之所勝者焉。亦有能制衆人之所不能制者焉。因之就快樂論。則或爲寡欲。或爲縱欲。就痛苦言。則或爲剛毅。或爲柔儒。而人類之道德情狀。雖傾

於惡。然介乎二者之間者。仍比比也。

快樂既有必需。不必需。與不可過。不可不及之別。欲望與痛苦亦然。故人之求過度之樂。或於任何快樂。求取過度。而其追隨之道德意志。即爲其樂之本身。並不計及從之而生之結果者。是其人爲放蕩者也。以其不復能悔。故實不可救藥。與此相反者爲不及。而中庸之態爲節制。他如非因身不能堪。而爲發自其道德意志。以圖避痛苦者。是亦放蕩者也。

道德意志消去。則或可移而就樂。或則因欲望而避苦。故在此輩。正自有殊。然而人之了無欲望。或無強烈之欲望。而爲可羞之行。如因憤怒而虐及禽獸。是其爲惡。較其欲望奮張之時爲尤甚。蓋使其情若此。則當情感激烈之際。其所爲不更甚耶。故放蕩之輩。實更劣於縱欲者也。

縱欲者柔之一種也。外此爲放蕩。反此者爲寡欲。爲剛。剛能克苦。而寡欲則足以勝樂。一克而一勝。正如一避擊而一進戰。然故寡欲更勝於剛。

遇人之所常拒。所能拒之事。而不能拒。是爲柔。是爲佚。佚亦柔之一也。若此輩者。即其外衣墜泥。亦將避煩而不拾。而自願裝作病夫。以自生苦惱者也。

寡欲縱欲。亦復同此。人爲強烈眩人之苦樂所主宰。是亦不足異。使其努力掙扎。如西阿德 Theodectes

劇中斐洛德之爲蛇噬而力鬪。或同卡生納斯 Carcinus [愛洛普] Alope 一詩中謝西昂 Ceryon

詩叙對西昂之德性
與其劣習相競之態 以及芝諾芳特斯 Menophantus 之勉抑其狂笑者。且亦可恕也。使其人之柔懦既非因於遺傳或疾病。又非如塞王之原自先世。復非如婦人之天然弱於男子。而於衆人之所能克制者。乃怯不之抗。此則不可恕矣。

人好自樂。每以爲放蕩。實則柔懦耳。娛樂乃爲疏散。是休息也。所謂好自樂者。人之休息過度者耳。

縱欲有時形同猛暴。有時形似軟弱。人亦有審量者。然其情感每使其不得遵行審量之結果。有不審量者。遂至任情感之所之。彼競技者。首先搔着他人癢處。則己必不至發癢。故願審事之將來。悚然而起。以謀抗拒者。無論其爲苦爲樂。皆不能爲情感所勝者也。

人性褊急而憂鬱者。其從次尤易入於猛暴。蓋其感情之急劇。足以使之墜入幻想。而不容理性爲之導。夫先路也。

第九章

放蕩之流。爲其意志所驅。莫識悔悟。在縱欲者則時有此心。是以上來困難可以不起。前者不可救藥。後者尙可挽回。以惡譬之。腫脹肺癆等疾病。則縱欲有如癩癩。一爲痼疾。而一則偶發耳。故就其本質言。惡與縱欲實有大別。惡或爲不知其然而然。而縱欲則不能如此也。

縱欲之徒。類別有二。僅失其主宰者。以爲激烈之情感所勝。而其行事又不能如他人之先事審量。故又

較具有理性而不聽其命者爲勝。縱欲之徒。蓋猶少飲酒卽醉之輩也。

故縱欲之非惡可知矣。（雖有惡意）蓋縱欲與個人之道德意志背而惡則與之合也。但論其行爲。則殊相似。德摩多卡斯 Demodocus 詩人謂米蘭人 Milesians 非愚而其行若愚。彼縱欲之徒。非不正也。其行爲不正耳。

然則縱欲之徒者。求身體上過度之快樂。雖不信其爲善。而實與德性有悖。而惡人則惟務得此。以爲卽善。故前者易改善。而後者爲難遷。此如數學上之假設與定義。德行思保守原則。而惡常加以破壞。數學上所以證明第一原則者。既非理性。亦非行爲。而爲對於第一原則（卽行爲之目的）能具真知灼見之德。或出於本性。或得自學習。具此德者爲節制之人。無之者爲放蕩之人。

然亦有易動於情感。行事與理性悖者。然情感僅能使之不依理性以行。而不能使之確信人當背理求樂。了無限制也。此乃縱欲之徒。較放蕩者爲遠勝。而非純惡。其第一原則之至善猶未喪也。與此相反者。是爲又一輩人。恪守原則。而不動於情感。前者之爲邪僻。後者之合乎德行。固無待煩言而解矣。

第十章

猶有言者。所謂寡欲之士。其惟理性及其道德意志之命是從。抑擇其當者以從之耶。而縱欲之徒。將惟其道德之意志及理性是拒。抑僅拒有背真正之理性及正當之意志耶。此難已見於前。其所從所拒者。

固亦有漫無分別之時。然精切言之。則必就真正之理性與正當之意志以爲斷也。今可命人所抉擇以從之之事爲甲。其所爲之因爲乙。則乙乃其從而抉擇之主腦。而甲不過爲偶因耳。主腦云者。有絕對之義。故有時此爲一種意見。人聽其命以行。而捨其他。至就其絕對義言。固真正之意見也。

有一種人。惟知聽命於己見。是曰頑固。勸服固難。使之更改亦匪易。此輩與寡欲之人微近。略如浪子之於豪士。鹵莽之於果敢。顧其別亦多。寡欲之人。不爲情緒欲望所轉移。儼然不可動也。勸之或可行。而頑固者。則雖出於理性之勸導。亦無所用。故在實際。此輩內多欲而輒溺於快樂。

人之自恃己見。無知而僥野者。皆頑固也。自恃己見之徒。其動機原於苦樂。矜然以不從人言爲高。使其意見果如議會中之投票而見棄者。則又偃然自傷矣。故與其謂爲寡欲。毋寧謂爲縱欲。爲近是。亦有不聽命於其一己之決斷。然非由於縱欲者。蘇封克里之「斐洛德」一劇中之鈕脫來穆。是其人也。爲快樂所驅。而不克聽命於其意見。顧其快樂實可貴。奧德西雖教之打誑語。而彼則以道實情爲尙。故使人之行爲由於快樂之動機。而非爲可羞者。不遂爲放蕩惡劣縱欲之徒也。

第十一章

亦有寧少取身體上之快樂。而德行上。又非能聽命於理性者。而寡欲之人。則介乎此輩與縱欲者之間者也。縱欲者。不聽命於理性。由於其行太過。麻木不仁之徒。不聽命於理性。由於其行不及。惟寡欲之人。

聽命於理性。而無過與不及之弊焉。

今設寡欲爲合乎德行。則違乎此之道德情狀必爲邪僻。按之實際。亦復如斯。然如麻木不仁者少而黷見。故寡欲遂似爲縱欲之反。猶節制爲放蕩之反矣。

比况爲立名之原。如「節制之士爲少欲」一語。卽比况之一格也。蓋寡欲之人與節制之士。同不爲肉體上之快樂所誘。而爲違反理性之舉。惟前者之欲望間有不良。而後者則無不良者。前者之爲人。不覺其樂之有背於理性。後者知之而不爲其所誘。是其別耳。

縱欲與放蕩者。雖各有別。亦復近似。二者同求肉體之樂。惟前者視爲當。而後者不之然耳。故深慮與縱欲不可得兼。深慮之中。蓋涵有德性焉。復次。深慮不僅在知識之中。亦有道德行爲之能力。而縱欲則無是也。然聰敏之士。亦可論入縱欲之域。聰敏與深慮之不同。已述於前。此所以人常誤以深慮者爲縱欲。蓋論智慧。則二者固同。而論道德意志。則殊異矣。

縱欲之人。與人之有知識及內省者異。惟略同於酣眠沈醉之輩耳。其行由於自動。於其所爲及爲之目的。俱一一知之。其意志合乎德行。是以又非惡。僅可謂爲半惡而已。縱欲之人非同奸回。故亦非不正。惟不能聽命於其審量之結果。或則憂愁煩鬱。全不耐審量也。故縱欲之人。略同一國。正當議案。悉予通過。且法律精良。但不能施行。如安納山 *Anaxandrides* 所謂「此乃國之意志。固不問法

律也。」惡人則喻如法律不良。而能見諸施行之國家焉。

是故縱欲寡欲。其所爲俱逾越人類平均之道德情狀。寡欲者之聽命於道德意志。較之常人爲稍過。而縱欲者又嫌不及。

縱欲之種別紛歧。憂愁煩鬱者之縱欲。較之沈著審慎。而不聽命於其審量之結果者爲易治。又人之縱欲來自薰染者。又較出於天性者爲易革。改習慣易。變天性難也。習慣之所以難改。卽以其近似天性。如愛文諾 Evendus 巴洛市 Paris 之詩人 所謂「嗟乎吾友。習慣行之既久。則其極成爲第二之天性」者是已。以上於寡欲、縱欲、剛毅、柔懦。以及其間彼此之心理關係。俱已討論略盡。

第十二章

至於苦樂之討究。乃政治哲學家之事。吾輩言絕對善惡之義。其目的則當由政治哲學明之。

顧所以復論苦樂者。尙有他故在。蓋前已謂實用之德與惡。與苦樂有關。而常人又以爲福卽樂也。

今茲(一)有謂快樂與善。非爲一物。故快樂無論其爲本性。或爲偶發。俱不得曰善。(二)或謂快樂時而爲善。而大多數爲惡。(三)亦有第三意見。以爲卽快樂爲善。而快樂終不得爲至善。

(一)就大體言之。可謂快樂非善。快樂爲五官感覺趨於自然狀態之一種方法。然如建築之方法不得爲室。是故方法恒與目的相遠。又一理由。則爲節制之士多避快樂。而深慮者。則只求無苦。而不尋樂。快

樂又足以阻思慮。快樂愈甚。魔障愈深。如耽愛戀之樂。則思不屬。是也。復次。樂無所謂藝。而凡善則皆出於藝。且專務尋求快樂者。惟小兒與禽獸耳。

(二)欲證快樂不盡合乎德行。則試察快樂之中。實有足以爲人辱而爲人害者。快樂每致傷生。是其例矣。

(三)快樂所以非至善者。以其非目的而僅爲方法也。

第十三章

各家之見。大略如是。然並不能由上之理。而推言快樂非善或至善。由下說可以知之。

第一。以善有相對與絕對之別。故天性與道德情態。以及動作與方法。亦蓋爲二。謂之爲惡者。有屬絕對。有有益於個人。故爲相對者。有僅偶然一時有益於個人者。又有形似快樂而實非者。此如病中之樂。瀕有痛苦。而其性又可以治愈者是也。

復次。以善之或爲動作。或爲道德之情狀也。則在能恢復人之原狀時。僅可偶然謂之爲樂耳。而於欲望滿足之時。天性中尙有其他各部分之動作。如不感欲望。或不以欲望爲快樂。必須之情形者是已。例如玄想生活之動作。本性中並無所求。故快樂有離苦與欲望而獨立者。由此可見。人性於常態時。同事滿足其欲望。而不皆覺其爲快樂也。其在常態。則每喜絕對之快樂。然當享受之際。則其所喜每與此相反。

如喜酸苦之味。而酸苦之味本非絕對之快樂也。蓋快樂之出於快樂之事物者。固與快樂之事物間彼此之關係同也。

顧亦不必有較勝於快樂之事。如目的之勝於方法也。須知快樂不盡爲方法。亦非其附屬物。快樂者動作也。目的也。經驗此事。非爲習學獲得某種權力之方法。而在獲得此權力而運用之。然謂快樂之本身而外。尙另有其分明之目的。是又不然。快樂而能完成或實現其人之天性。僅此際可另有其目的耳。

故謂快樂爲感覺之方法者。實爲謬誤。無寧謂爲「含生之倫自然狀態之動作」。非屬「官覺」而爲「無礙」之爲稍當。按其字義。亦爲一善。故有以之爲方法者。論者常以動作爲即方法。不知其實有差別也。以快樂之時而有害。遂斥爲不良。此何異以健康有不便於侷利者。遂詬衛生爲無當。二者俱可自圓其說。非然而此不足以證快樂健康本身之爲惡也。學亦有足以傷生者矣。然深慮與各種道德情狀。不因其所生之快樂而有阻。僅外來之快樂足以妨礙之耳。學習之樂。益使人多所學。多所習焉。

藝不能生動作。故快樂自不應生於藝。香匠及庖人雖間能使人快樂。而藝之所生。惟有功能耳。

節制之士之所以避快樂。深慮之徒之所以求無苦。嬰兒禽獸之所以僅知尋樂。皆因此也。至於凡百快樂。如何始爲絕對之善。如何始非絕對之善。說已見前。而後者乃嬰兒禽獸之所尋求者也。使其無苦。則爲深慮之士之所欲得。若快樂而涵有欲望痛苦。或身體上之快樂。（此中亦涵欲望與痛苦）且又樂

之太過者。是放蕩之輩之所以爲樂也。故節制之士雖自有其樂。亦必力避乎此。

第十四章

但苦爲罪過。亟宜遠之。則所許也。以其足以妨礙個人。故其爲惡也。或爲相對。或爲絕對。所應遠之者爲惡。則其所應遠之之反面是爲善矣。蓋苦樂之相反。與大小之與相等有異。因使苦爲二端而善介乎其間。則樂亦爲惡矣。非如施柏西布 *Seneca* 之所言。謂樂不與某種之惡相符也。

快樂固有不正。然不必其中卽無至善。正如知識亦有不正。而其中乃有至善者焉。以凡道德情狀。俱可有自由無礙之動作。是故罔論其爲動作之全體。或爲其部分。苟自由無礙。便得爲福。然此種自由無礙之動作卽爲快樂。故就絕對義言。快樂雖多不正。然至善必爲快樂之一種也。

依此。故人謂有福之生活爲可樂。而福中涵有快樂。此說當也。凡百動作。苟有阻礙。卽非圓滿。而惟福在其本性爲圓滿者耳。由是有福之人。欲其動作之無礙。又必需有形之物質。外來之利益。以及良好之命運。以助成其福。彼強謂人之身被枷鎖。困苦沈淪者。爲有福之人。此實強詞奪理。妄言欺人者也。

以幸運爲福之所必需也。於是又有誤以爲幸運爲與福無二致者。幸運太過。適足損福。而不得曰幸運。幸運之義。蓋視乎福也。

復次。由禽獸及人。莫不尋樂。亦可見樂實爲至善。「衆聲非盡誤」者。此之謂也。（希特）

人之於最佳也。每謂其性質及道德情狀有不盡同。故大千中所尋之樂。各各殊異。然其爲樂則同。且可謂人之求樂也。非求其一心之所慕。而實求衆人之所同。萬物之天性有如是者也。然而身體上之快樂。竟盜竊快樂之名以去。常人之所趨所求者此也。其所知者亦僅此。故謂世間除身體之樂外。更無他樂焉。

然使快樂（或自由無礙之動作而使人足樂者）非卽善者。則福人將無所樂其生。使快樂而非善。而彼又可以艱苦以自居者。則求之奚爲。蓋快樂非惡非善。而亦非苦。則又奚爲避苦。其行而不稍可樂者。有德之士將與恒人齊矣。

如謂快樂之中。有非屬身體或縱欲。而高貴可取者。則於身體上之快樂。加以研究。實爲必要。顧惡之反面爲善。然使種種之快樂爲不當。而與之相反之痛苦亦爲不當。是又何說耶。其必要之快樂非惡。故所以爲善耶。抑其爲善也亦有所止耶。

凡道德情狀以及動作之不能逾越善之正當範圍者。於快樂亦然。然使善能太過。則快樂亦可以太過也。

身體之善可以太過。求之非惡也。求之太過則惡矣。人莫不嗜佳釀梁肉以及男女之愛。然而不皆能正當也。常人之避苦也。非以其太過。而惟苦是避。蓋之與過度之快樂相反者。僅求過度之快樂之人乃能

覺之耳。

第十五章

真理而外。於謬誤之因亦宜究及。然後可以起信。物之非真而似真之故。既明。則於真理可以信之愈堅。故今宜曉示身體上之快樂。何以較其他之快樂爲更可希冀之故。

第一。以其可以去苦。過苦則每尋極樂。身體上之快樂。卽其藥也。治重痛須用猛方。人之所以求身體之樂。以其爲苦之反也。

（快樂之所以不合於德行。如前所述。第二章凡有二故。一）快樂常係劣根性之行爲。至於劣根性之原。則或如禽獸之基於天稟。或乃如小人之得自薰染。二）其他之快樂。有爲救治之良方者。然可見其中必有所缺。而通常狀態實較此種趨向爲佳。故必至合乎正軌或圓滿時。方覺快樂。是此種種者之合乎德行。特偶然之事耳。此段所以用括弧者。蓋重引前文。插入以事解釋耳。

身體上之快樂多強烈。故人之不能得其他快樂者。每喜就之。人常有力使己渴。以得止渴之快樂者矣。使其無傷大雅。則固不足非議。（然使有損。則求之爲大誤）蓋其求之也。無他物足以慰之。而感覺遲滯無用。人多苦之。科學家言。謂禽獸勞動不息。故以見聞爲苦。然而人則固已習於斯矣。少年方在成長。故自覺其樂。無殊醉人。而憂鬱成性之人。時時戕賊其身。欲望甚強。須常用藥物。顧樂與苦反。或其樂甚

強者。則足以祛苦。此所以憂鬱之士每流於放肆邪侈也。

樂而不容有苦在其先者。樂之必不至太過。蓋出乎自然。非偶然可臻。偶然之樂。其作用在於補救。蓋以吾人天性中所餘健康之部分去苦愈疾。此其事固足樂也。自然之樂者。能使吾人全副天性爲健康之動作者是也。

以吾人之天性雜而非純。故同一之物。絕不能常樂。然人之所以爲人。其間尙有第二之天性。動其一則觸其他。二者均則無苦無樂。世誠有天性單純者。則同一之行爲。亦可恆於彼爲至樂。故惟神有單純之快樂。永永不易。其行爲蓋非動的而爲靜的。其快樂則爲靜而非動也。然而變者。如詩人_{維希}所云。乃「世間最佳之事。」其故在人性中固有惡。小人好變。故天性需變亦爲惡。不純而又不德也。寡欲、縱欲、苦樂之所以爲善爲惡。討究已竟。今請論友誼或愛。

文苑

原书空白页

環天室詩外集

湘鄉曾廣鈞 伋安

朱宇田閣學九秩

望門耆德映瀟湘。視履康頤引考祥。鵷首錫齡天賜國。鳩形刻杖聖觀鄉。丁年奉使三勳在。亥字周星卅載強。新向華陽濟十賚。山中宰相領薇郎。

元會天人合發奇。持衡木毀救金飢。宣防西漢河渠使。制置東都條例司。嘉遁龍盤雖確立。乘時鵠起亦隨宜。驅車富教聞長策。八十宗中有導師。

鬱儀世子傳龍種。康樂諸孫有鳳毛。都統郎君金制度。御前器械宋官曹。武梁石畫誇萊綵。淮水珍符兆佩刀。想見展軒詢舊德。東南杼軸軫民勞。

午堂富貴花頭日。子舍忘憂樹北風。楚客山雞慚櫟社。邢姨河鯉託椒宮。令于菊尊亦塔於晉陽氏殊庭受記燒雪黃。

少年待公日多受大黃菝蘆方倉水開書驗赤松。願乞名言鑄惇史。弁纓嘉頌勒鴻濛。

送張少溪光緒入桂林

粉署聲名冠鶴羣。鋒車直指動星文。仙人遊戲新丹竈。帝子經過舊綠雲。雁影莫從回處斷。猿聲况是別時聞。年年芳草枌榆社。明月清風憶使君。

曹司清切厭鳴珂。睥睨滄洲愛薜蘿。江號相思離恨少。峰名獨秀夕陽多。紅梨校錄應無限。宮柳風流可奈何。桂海虞衡成著述。郡齋原不異槃阿。

次韻瞿相上巳日本櫻花

蓬萊左股粲不殊。南強北勝爭妍姝。神山少海恣爛漫。金支翠旗光有無。天女下試淨名室。星娥忽降汾陽廬。慶朔堂前有幾樹。永豐坊畔明雙株。想其鳴環別吉野。定有鄉淚拋真珠。爭春園林馬王殿。護香簾幙蝦人鬚。仙仙蝶裙倩風舉。脈脈鵲駕煩雲扶。飛鸞輕鳳產異國。夷光鄭旦來名都。羅浮縞袂夢不到。洛濱步屐塵難污。蠻江荳蔻傅淡粉。甘泉玉樹施輕朱。南園得此映尊俎。北里豈假吹笙竽。從來照乘賤魚目。肯遣連城儕武夫。蔚宗論香雅嘲俗。裘氏視柏墨笑儒。五十辭相謝典屬。八九芥胸吞具區。移根戎王鬱單越。徙種質子焉支胡。惠家文彩始紅豆。虎玉經學承雕菰。犀錢王孫念玉雪。魚軒大國鏘珩瑜。蘭亭故事泛曲水。金谷罰數提壺盧。登臨糟邱騁遠望。拔楔酒國稀鳴桴。百家殊途任裂道。六藝太謾愁踞觚。置書肯問飯牛詐。建說且聽雕龍迂。猗蘭莫爲魯人歎。瑞葦已產堯城厨。召公矢詩詠蕤華。優遊養性珪璋如。

三游方廣雜詩

此地曾三到。探奇不厭頻。經途非盡舊。延賞頓成新。榧子攀仍杳。驚麕避亦馴。講壇頭白者。舍利已生塵。

灌芋垂髻女。於今已兩兒。嘲余添白髮。兼訊舊烏雕。草草燒茄莧。殷殷進餽糜。爲言無徑處。可達喜來池。

俗呼石廩爲喜來池音轉而訛

經營鬼谷洞。本始十年前。燒竹開三頃。結茅成一椽。俯臨方廣寺。高噴白沙泉。解帶當煩暑。天風萬仞巔。天幕蓮城字。磨崖刻畫深。不留年月古。頗避雪霜侵。岡闢如馳道。巖潛似密林。天台無片瓦。賴此愜幽尋。宋徽未嘗到。今有御書留。雪瀑畫成霧。石嵐晴欲流。千山皆鶴峙。萬古此龍湫。避暑最幽勝。黑沙潭樹秋。路指黃龍坳。回看紫蓋山。有情宜向背。覓藥得周環。月上仙人褶。花明玉女鬟。藍輿阻延眺。芒屨好躋攀。藏經隋代殿。零落只平蕪。樹古半遭伐。闕傾猶可扶。竹深啼乳雉。榛槁落飢鼯。偶值虎長嘯。震聲搖石樞。峽急雨如注。山洪亦壯哉。勢傾三峽水。響挾萬鈞雷。巨石飄秋葉。崩槎化散灰。龍泉若無觀。捉月幾時回。藏經東北指。又歷火場西。石帶黑鉛脈。砂兼青夾泥。鎮山稀蘊蓄。鋼鑿自提攜。

執椎鑿始發見之餘嶽無聞

二石含銀百。芟源未足齊。

水口山每百斤含銀二兩

五嶽惟華山產金李林甫以之陷李適衡山產鉛銀余親

龍泉老知觀。學道復爲農。不意茅山裔。翻承曹洞宗。能榮能悴杏。不滅不生榕。萬歷四年夏。鐵書留臥鐘。夜投泉石鳳。土人呼筋力困盤陀。杉月縞如雪。竹煙晴有波。蟬騰時戛磬。牛蹶漸成河。檐下看諸嶺。略同無草坡。

幾回方廣寺。未上曬經樓。今日偶登眺。危欄如漏舟。網蟲穿梵夾。黠鼠覆燈油。妙法蓮花義。持歸幾卷留。

得法華數卷
似隋人筆蹟

言歸繫馬椿。五里歷皇莊。三四里青石。十餘株綠楊。澗苔隨意翠。巖竹自然香。幽勝從來事。今回最不忘。

抵趙氏山莊晤辟雍翁及月仙鳳樓子威錦生遂與趙宗諸豪帳飲三日

我自西崦射獵回。東莊帳飲又如雷。喜逢琴鶴羣賢集。兼有笙鳳上界來。豈有北平甘對簿。至今廣武歎非才。堯天舜日無難得。沈醉村醪萬事灰。

自七月朔由虜角行獵。日歷一山中。元日抵天馬山。是日毀置網。謝獵徒。依浮屠法。蔬食作懺。十九居鍾山。走馬射獐鹿。忠襄賞其武。賜以鯨魚鱗。二十獵丹陽。遇狼齧馬足。馬仆狼亦斃。佩刀洞其腹。丙戌二十一。禮闈不見錄。驅車走南苑。痛飲當一哭。射兩四不相。虞人來訶辱。垂翅到金陵。忠襄笑相勗。手持楞迦經。謂此良可讀。勿獵文人名。勿獵飛走肉。心銘老人語。從此罷馳逐。甲午二十九。督隊鑿無麓。茲山富幽境。林密草香縹。戍閒屢游賞。所從兩三卒。倚石支倦脚。其石大如屋。石後有虎臥。石前人不覺。卸鞍兩白馬。悲嘶似有觸。虎從石頂驟。人冠摩虎吻。竟銜一馬去。一馬項折骨。一卒膽頗健。發槍三四出。護人歸穹廬。不問虎所窟。或欲大合圍。蹴踏林與谷。我以行軍時。毋乃費藥鏃。且憶老人語。不許再有瀆。百里外鄉農。次日詣營局。云虎啣馬頭。棄之過水續。嚼鐵在馬口。恐是軍中物。古言虎如風。騰搏信超忽。於此尙不獵。可謂守戒恪。今年四十五。腰脚力不屬。何事與徒旅。違戒冒炎酷。實因三月來。處處歎無穀。

黃衫荷戈士。乘機思反覆。無穀患尙遲。兵變禍殊速。士夫久儒緩。何以衛邦族。况我太夫人。識鑒明且肅。生長於兵間。戎機皆洞燭。謂此薪下火。一發不可遏。汝家世團練。志業宜繼續。鏞械沃以膏。仍能滑如笏。椎牛合徒衆。其事駭人目。不若借行獵。附近除舊族。恭承慈闈訓。陰勒孫吳術。於茲已半月。技擊稍已熟。舉觴告獵侶。今段告結束。雉膏不沾滴。所獲無兔角。所肄在獵人。怒焉心驟贖。聊進伊蒲饌。戒殺冀成俗。

秋水奄漲奔流箭急晨發白高未夕維舟河口

星飯白高寺。早茶花石戍。落日河口船。已見湘潭樹。秋風從後來。秋雨急如注。石堰深入水。淺者猶沒步。平時船攀躋。此時帆馳驚。嘗乘京奉車。憑檻灤河渡。又乘魚雷艇。成山抵轉附。平遠不形速。邱壑遜茲遇。似馬冰上馳。馬腹依冰洩。似鳥海面飛。人在鳥背住。偶值林巒美。欲諦皆回顧。榜人擁巴菰。槳柁無施處。快意又安穩。了無險可慮。觀潮非弄潮。枚叔猶爲賦。萬世稱禹功。何鄉無底柱。朗詠白帝篇。始信李侯句。

鏈潭西二里許黃泥荒山無寸草召人築室開墾植竹木培先嚴中憲公塋右方形勢十年

以來遂已葱鬱相繼葺茅藝瓜果者數家展奠感賦

至人絕藝久千秋。柏徑幽宮石作邱。天惜右方無草木。故教荒嶺長松楸。形家共歎修培美。守冢兼資富庶謀。慈母加餐徵色喜。爲言燕翼慎貽留。

凡鈞前後展墓時十餘作皆不能發揮盛德皆刪稿不存此首因丁未秋太夫人有改定處存之天惜二句爲言一句皆丁未秋燕翼也

指丙午年抱八九兩孫爲修培之效

平塘謁 祖墓畢遂至黃柴冲觀炭鑛廢峒

神道嵯峨上鬱雲。下方鐘梵一時聞。共知世德難繩武。猶謹家風未墜文。塵劫定驚東曼倩。覆巖倘有寶

長君。前數日邸鈔有志伯璵邊地奏疏塔公始助湘潭捷。土人言塔公援湘潭兵自平塘渡渡處柳深丞相墳。

次韻小沂謁圭塘還延佇黃河橋

高邱歷覽得芬芳。楚客登臨一斷腸。逝者久悲花作骨。故人真以醉爲鄉。小梅墅墓有宿草夕陽盡處疑

懷縣。綠樹陰中認草堂。鐵峽金虹三萬尺。過河名士幾龍驤。

近日

近日人心似不同。焚巢只欠一林紅。人誇下杜張文紀。我取東京陳仲弓。鬥蟻先占侵礎潤。飛蟲難避落

山風。秦隋末造唐中葉。羣盜非無保障功。

周鏡漁挈家泛洞庭赴四川布政任以詩留別次韻奉答

鳳字金泥壓玉窠。龍光新命照湘波。雲邊石鏡詩情好。夢裏刀州吉兆多。濯錦江頭風過麝。籌兵樓上月

如蛾。山川動色迎雄筆。便抵三千曳落河。

餞楊駿卿文鼎調陝西巡撫美其飢瘵之際治湘有聲借寇不可離席依黯賦此廣之

因敗難於察未然。奇功不待以言傳。折衝剖斗方窺本。起廢箴膏偶任權。四次環周移用舍。九州聚散各因緣。北山鞅掌從王事。借寇何當更一年。

郊陝新除濕紫泥。經綸草昧想雲霓。金輪潼洛龍銜尾。石漆延長麕護臍。天策雄軍新節制。慈恩高閣舊攀躋。漢南折柳應回首。已過西州更向西。

駐馬爭浮碧玉鍾。茵馮久識紫芝翁。浮生暫憇疑林下。舉酒相看似洛中。紅桂扶輪當爽氣。白檀彌節到秋風。鄉心客夢同難遣。滇樹湘雲萬里同。

按會重伯先生詩名滿海內。茲所登之環天室詩外集。及下期所登之環天室詩支集。皆未經刊布之作。外集成於辛亥革命以前。支集則入民國後所作也。本誌編者識。

中華書局出版

新文化叢書

科學發達略史

全一冊
八角

本書為東大教授張子高氏之講演。述者周君邦道復依其範圍增詳五分之一。上溯巴比倫，下迄十九世紀，舉凡科學發達之源流，科學方法之應用，以及科學家構思之苦用力之勤，莫不敘述明暢。末附「科學在中國之過去及將來」及「近五十年來的中國科學教育」兩篇，吾國青年讀之，當更親切有味。

達爾文物種原始

全四冊
一元八角

達氏此書，為近代多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基本論點所從出。不談學問則已，談學問則必讀此書。全部共分十五章，都三十萬言，譯者費一年精力，始克蕙事。是為達氏進化論輸入中國之始。

赫克爾一元哲學

全一冊
一元二角

是書又名世界疑謎 *Die Welttrater*，出版於一八九九年，一九〇八年赫氏又加以修正。全書二十餘萬言，綜合近世自然科學之重要結果，以成一種哲學之新統系，其勢力之偉大，銷流之廣遠，較達爾文之物種原始且尤過之，譯者馬君武先生，中西文學優長，對於自然科學更有極深厚之研究，故能以明快之筆達高深之理。

社會問題總覽

全三冊
一元二角

勞動問題，婦人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主體；社會政策，社會主義，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緩急兩個方法。是書包括四項，詳細敘述，普遍完全，使研究社會問題者。閱之得一基本概念。

社會主義初步

全一冊
三角

英國克卡樸著 孫百剛譯

克氏曾著有『社會主義研究』及『社會主義史』等書。後者已經李季君譯為國文行世。本書係提煉上述兩書之精華而成。寥寥四五萬字，而社會主義的內容，起源，發達，派別，運動略史，與乎思想變遷之跡，已敘述靡遺。

社會問題概觀

全二冊
八角

是書為日本生田長江，本間久雄兩先生合著。出版以來，備受彼國人士歡迎。全書分十二章，約二十萬言，為敘述近代社會問題唯一精詳之佳構。

遺產之廢除

全一冊
八角

是書為美國黎特原著。共分七編。根據人類權利，經濟原理，以及近代社會公道的理想，暢論遺產之不可不廢。原著條理細密，譯筆亦明淨謹嚴。

無價寶雜劇

吳梅

無價寶雜劇敘

百宋藏書。博珍奇秘。近今得其篇籍。自經品題者。往往貴越兼金。珍同美玦。斯非所謂一登龍門。聲價十倍者乎。然蕘圃先生以精於鑑賞。或錄其辯慧。規通學之論。或敘其生平。循編年之史。凡譜系跋語。嗜古之士。類多記述。惟夫墜歡遠尋。愜翫素繪。新聲乍起。流唱紅椒。則未之前聞。吾友吳君瞿安。特善度曲。論世則備詳始末。斟律則細審陰陽。此無價寶雜劇。爲玄機詩思圖。而作觀其比事屬辭。尋變入律。足使先生當日市希駿骨之求。窺詔豹斑之見。別傳佳話。益播芬流者也。聞先生得魚集後。寫仿此圖。亦既廣徵題記。以誌其盛。厥後其子同叔。以設果良辰。同茗彥會。又復簪帶聯吟。笙磬互答。一時觴詠之樂。蓋可知矣。瞿安追芳昔娛。摛逸前藻。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應絃而歌。潛魚出聽。所以標松陵之高韻。紀蓮社之勝遊。先生若在。必置之學山海居。與詞曲諸家粲然披覽焉。顧先生寶愛魚詩。至千金不易者。卒之一經莫守。三篋云亡。流落人間。豈不可歎。惟其圖妍跡長留。靈光傑峙。獨不隨襄陽月夜。霧滅煙銷。是赤軸永爲家珍。青箱傳其世學。亦後賢護持之力也。瞿安窺枕中之秘。振絃上之音。江夏颺流。志在修禳。與夫依附故實。申舒性靈。緣情而失之綺靡者。焉可同語。余未睹斯圖。往歲祝君心淵爲余言之。固欲妄炫鄭璞。濫

吹齊竽。今瞿安詞成。授簡命序。余雖誠愧聽真。敢辭惶引。嗚呼。話開天之遺事。白髮生新。溯王謝於舊時。青衫回濕。俛仰今昔。感慨系之。蓋不第爲藏家。興衰切情。悵悵已也。丁巳閏二月。隘堪孫德謙。

自敘

乙卯之夏。表叔祝君心淵。綱兼攜黃蕘翁玄機詩思圖屬題。且謂余曰。詩文雜體無美不備。君盍譜一散套乎。余唯唯。塵事雜遝。無暇走筆。丙辰臘月歸自海上。追思宿諾。乃始屬稿。除夕歲業。題曰無價寶。取魚詩意也。余觀三水小牘紀綠翹事。陳振生書錄解題。玄機坐妬殺奴婢。抵死且云。婦女從釋入道。有司不禁。亂禮法。敗風俗之尤者。意其人悍戾不情。無足費我筆墨。而顧爲之填詞者。蓋爲蕘翁也。翁得此集後。有千金不易之語。其自題此圖詩注。又有魚集以宋刊獨登百宋一廬賦云云。則珍貴可知矣。夫蕘翁佞宋者也。余不能佞宋。乃至佞黃。不更荒唐可樂乎。吁。發篋無度歲之貲。填詞作逐貧之賦。措大舉動。殊堪發噓。因呼酒痛飲。浩歌達旦。丙辰除夕。長洲吳梅。

題詞

(一) 浣溪紗 集玄機詩

吳縣 曹忠元 君直

唐女郎魚玄機集。沈先生綺雲刻之。亡友江京卿建霞又刻之。皆南宋臨安府棚北睦親坊陳氏書籍舖本。凡詩五十首。疑卽直齋書錄解題所著錄者也。據太平廣記引三水小牘云。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燒香登玉壇。

端簡朝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矣。又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此集皆無之。則陳道人本亦非復唐時舊觀已。至集中有情書寄李子安補闕諸詩。當卽北夢瑣言所謂咸通中。適李億補闕。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女道士是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之句。恐卽爲是人而發。近瞿安戲取堯翁得魚集後宋慶觴詠事。譜爲雜劇。授簡徵題。因集玄機詩得浣溪紗三首。深惜原集亡佚太多。掇拾篇章。言不盡意。第世無皇甫枚所見本。則亦莫可如何。剪燈寫稿。未知視堯翁所集諸詩何如也。

不料仙郎有別離。鴛鴦一隻失羣飛。江淹橋映暮帆遲。朝露綴花如臉恨。晚風楊柳認蛾眉。終期相見月圓時。

却恐相將不到頭。閒居作賦幾年愁。況當風月滿庭秋。睡覺莫言雲去處。恩情須學水長流。阮郎惟有夢中留。

聞道鄰家夫婿歸。柳絲梅綻鬪芳菲。秦樓幾夜愜心期。河漢期賒空極目。陽春歌在換新詞。不堪吟苦寂寥時。

(一一)

崑山 王德森 嚴士

韻事爭傳士禮居。盛時絲管記藏書。咸宜一卷臨安本。盡識堯翁老蠹魚。

襄陽松竹久荒蕪。難得雲初寶此圖。襄陽月夜過盧松竹諸圖皆流落無存。獨此卷尙存黃氏。真是蘇州無價寶。試敲檀板唱烏烏。

我住懸橋東復東。酒壚何處覓黃公。詞山曲海都零落。付與高樓一笛風。

蕘翁藏詞曲處名學山海。蕘取李中麓詞山曲海意也。

(三)

長沙 葉德輝 煥彬

一闋新歌付舞筵。春風不放柘枝顛。酒酣唱罷梅村曲。回首滄桑淚黯然。
主人佞宋客吳趨。曾寫玄機詩思圖。如此詩才如此曲。一春風月占姑蘇。
丁歌甲舞睡崑崙。都是君家淚漬痕。偏爲情場作翻案。香魂不弔弔詩魂。
妙絕文章雜白科。青衫紅袖墨香多。吳儂按拍休訛記。不是弘農得寶歌。
蘼蕪未采斷情苗。我自傷心爲綠翹。此事終嫌殺風景。焚琴煮鶴意無憐。
陶軒宋甲勝麻沙。刻畫無鹽到我家。聞得才人嫁厮養。請君重譜鳳隨鴉。

宋本魚集先藏長沙黃荷汀所歸吾友周海珊所余曾寫刻之今

爲一執袴子以八百香餅購去

(四) 集魚集句

吳縣 朱錫梁 夫

紅箋開處見銀鈎。潘岳多情欲白頭。字字朝看輕碧玉。片時已過十經秋。
透幌紗窗惜月沈。瀟湘夢斷罷調琴。春來秋去相思在。一首新詩百度吟。
自歎多情自足愁。篇篇夜誦在衾裯。珠歸龍窟知誰見。仙籍人間不久留。
恨想無端有了期。陽春歌在換新詞。西山日落東山月。柳拂蘭橈花滿枝。

(五)

淳安 邵瑞彭 次公

千載賢愚論定難。女兒身世太無端。可憐朱泚非堯舜。一例傷心李季蘭。
畫桁摩挲記復翁。傳家湘素感秋蓬。遙知此夜西窗燭。填罷新詞別樣紅。

(六) 菩薩蠻 集魚玄機句

歸安 朱祖謀 孝臧

鴛鴦帳下香猶暖。一雙笑靨纔回面。神女已相和。禪心笑綺羅。
清詞歡舊女。駐履聞鶯語。驚夢復添愁。相將不到頭。

珠歸龍窟知誰見。暫持清句魂猶斷。未起蕙蘭心。清風開短襟。
殷勤重回首。筆硯行隨手。幾度落梁塵。相思又此春。

(七) 夜飛鵲

歸安以黃蕙翁玄機詩思屬意及七夕徵詠故事譜無價寶雜劇屬題賦此

江寧 陳世宜 匪石

京華徧冠蓋。蕉萃斯人。心力好付陽春。情深一往。旨難曉。青衫空貯啼痕。斜陽小樓外。漫愁縈絲柳。望冷
孤雲。堂前舊燕。勸歸來莫誤黃昏。翻羨畫羅長擁。今古鎮相憐。紅淚殷勤。還信文章有價。懸橋月夜。茶
夢重溫。素絃乍拂。問天風海水誰聞。但寒山無語。南枝自繞。特地傷神。

(八) 意有未盡再譜兩闋

前人

女郎身世半緘愁。淚眼晴光一卷收。莫問綠翹身後事。淒涼風月滿庭秋。

散盡遺篇士禮居。千金不易竟何如。年年瓜果新涼夜。識得懸橋故事無。

(九)瞿安先生屬題無價寶雜劇

順德羅惇巖 慶公

一日三摩愛古香。吳郎亦是有心郎。憑將戲弄生花筆。白髮羹翁竟上場。

得寶宏農亦女冠。無情京兆苦摧殘。西堂再譜鈞天樂。元禮蒲鞭莫漫寬。

元禮成鈞天樂傳奇平反馬嵬
陳元禮蒲鞭三百付泥犁

無價寶雜劇

〔場上布置書室正中挂學耕堂匾額生白鬚縵巾野服袖攜魚玄機集並手卷上〕

〔商調引子〕〔解連環〕縣橋新築看圖書四壁。伴人幽獨。放倦眼佳本留題。有風散古香。半庭花

竹。避暑迎涼。費多少十行鈔。讀笑先生佞宋。細檢縹緗。幾許珠玉。〔集魚玄機詩〕兩朵芙蓉鏡裏開。

綺羅長擁亂書堆。欲將香匣收藏却。移得仙居此地來。老夫黃不烈是也。江夏門高中吳族。大少無俗好。雅多博古之思。老愛閒居。

得遂讀書之樂。平生所嗜。只在宋刊。但逢佳槧流傳。不惜巨金購置。自從嘉慶壬戌遷居縣橋巷中。並構精室。專貯圖書。額題百宋。

一。廛又請思適先生顧千里。作賦記事。因此名傳四海。爭誇靈寶。卿娘業訂千秋。不讓延令述古。記得癸亥之春。購得南宋陳道人

書棚本魚玄機集。雖止一十二紙。却是珍逾千金。是年仲夏下旬。吾兒壽鳳墮地。今乃道光乙酉。不覺已是二十三歲了。且喜他性

耽翰墨。雅愛藝文。雖非千里之駒。也算一家之秀。老夫向日初得魚集之時。曾約同人賦詩紀事。流傳吳下。播為美談。如今吾兒設

立詩社。廣續問梅。老夫又託周雲巖君畫成玄機詩思圖一幅。今日七夕。恰逢吾兒主課。老夫意欲將此圖徵題。詞也。一番韻事。且

喚吾兒出來。與他商酌便了。吾兒那裏。〔貼儒服扮黃壽鳳上〕

〔秋夜雨〕少年不負詩書腹。擁牙籤天付清福。佳期銀漢晚。嫩涼生秋容如沐。〔見生介〕爹爹

萬福。〔生〕吾兒少禮。〔各坐介〕〔生〕聞得今朝詩社是你值課。〔貼〕正是。只是一件社課題目。還未擬定。正要請示。〔生〕覓呀。題目

有一個在此。〔貼〕是什麼。〔生〕袖出魚集介。你且看這本詩兒。〔貼〕是咸宜女郎詩集。〔生〕又出畫卷介。這是幅玄機詩思圖。我託

周君雲巖。臨撫吳江陸蘭塘的筆意兒呀。你看如何。〔貼〕布置設色。全非俗派。〔生〕我就將此卷徵題。豈非絕妙題目。〔貼〕妙妙。但

這咸宜女郎的事跡。孩兒尚未明白。要求爹爹細說一番。〔生〕兒呀。那女郎呵。

〔曲過〕〔二郎神〕耽纏素萬千情。向毫端分付。他本是李子安補闕的侍姬。算修到人間才子婦。後來色衰

愛替。他就隸咸宜觀爲女道士。瓊思瑤想。咸宜觀裏羅敷。繼以妬殺侍婢綠翹。竟被京兆溫璋。殺然論抵。雖是他妬病難

醫。那堂上官兒。也未免威風太甚。不隄防。金闕焚香蘭約阻。捲罡風名花難護。悶葫蘆。慘可可紅顏碧

血模糊。

〔前腔〕〔頭換〕〔貼〕仙乎。星壇花雨。雲房齋鼓。腸斷班姬團扇賦。秦樓送遠。那堪盈手靡蕪。難道

是識字嬋娟多命苦。消不起良家荆布。想當初。怕不耐銀牀秋意蕭疏。〔末扮朱綬小生扮吳嘉淦

小旦扮李一鳳各備服上〕〔集魚詩〕〔末〕珍簪新鋪翡翠樓。願君爭取最前籌。〔小生〕滿庭木葉愁風起。〔小旦〕且惜時吟在手

頭。〔末〕我朱綬。〔小生〕我吳嘉淦。〔小旦〕我李一鳳。〔各請介〕〔末〕我每聯結詩社。吟風弄月。綽有閒情。今當七夕之期。恰遇黃回

叔君值課。想他少年英雋。詩格高超。又況家藏古籍。腹笥便便。真是我輩畏友。〔小生〕不要說他。〔指小旦介〕就是包之兄五字長城。怎及他萬分之一。足見子仙先生家學淵深。正與同叔一時瑜亮。〔小旦〕惶愧。〔末〕時已近午。就此同行。〔各請介〕〔集魚詩〕

〔末〕無限荷香染暑衣。〔小生〕博山爐暖麝烟微。〔小旦〕安能追逐人間事。〔合〕比翼連襟會肯遲。〔末〕這里是了。同叔兄在家麼。

〔生貼迎見介〕〔貼〕恭候久矣。來何遲也。〔末〕我約清如包之二兄同來。有勞久待。〔貼〕好說。〔各坐介〕〔生〕還有尤榕疇陸東籬彭詠莪陳小松禧仙根孫子和沈式如吳壽雲諸君。尙未到來。敢有他事麼。〔小生〕榕疇邀諸位賞秋。預先關照小弟。社課詩題。分致各家便了。〔生〕只是五人相聚。未免寂寞耳。〔末〕同叔主課。理當命題。〔生〕正是。方才與小兒商議。正有一事奉煩。〔衆〕請教。

〔生〕我向從蘭陵繆氏。偶得宋粟魚玄機集一卷。曾邀顧南涯陶庵香齋琴酒壘木夫諸君。分韻題詩。彙編成集。如今又請周雲巖君。繪成玄機詩思圖。敢乞詞壇。勿吝妙筆。〔衆合〕這是絕妙詩題。自當拋磚引玉。只是先乞一觀。以飽眼福。〔生〕自然呈教。〔貼捧圖書介〕〔生〕這是魚集。那是圖卷。〔衆看介〕果然是妙。〔衆合〕

〔集賢賓〕情書寄遠香夢孤。怕夢也還無。他活寫出蘭閨詩思苦。碎秋聲金井高梧。況且是書棚舊本。臨安秘府。恰配上宋塵書庫。同論古好交與藝林流布。〔生〕這却無須過慮。前數年松江沈綺雲先生。有唐宋三婦人集之刻。曾將魚集影刊。流布已久。只是不易得耳。〔末〕爲何。〔生〕綺雲逝後。板歸雲間。存書不多。自然難覓。〔小生〕且看雲巖先生妙染罷。〔衆看畫合〕

〔前腔〕蘭塘舊稿重手摹。活現出天上麻姑。看他仙貌長芳花濟楚。展雙瞳還望征夫。評量

畫譜可許我劉楨狂觀。情未吐也。虧他把空際洛神來賦。〔末〕吾讀玄機贈隣女詩。有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

郎之句。此書此圖。真無價寶矣。〔小旦〕他說易求無價寶。似此奇寶。饒他踏遍天涯。無從求得。堯翁老伯。應作一首得寶歌了。〔生〕說也可笑。那藝芸主人汪闓源。知道魚集存於敵處。他就指名相索。我說此書千金不易。留為娛老之資。他便快快而去。後來孫子瀟題詩贈我。有人問此亦無價寶。有心求得堯翁黃之句。他竟把我做有心郎看待。你說好笑不好笑呢。〔各大笑介〕〔貼〕閒話多時。且自做詩罷。〔末小生小旦〕是是。〔各起立場上。設三几。各具紙筆。生中坐。末小生坐左。小旦貼坐右介。〕〔場內奏樂介。〕〔生〕我年老才盡。只得把魚詩集成數首。聊以盡興而已。〔衆〕集詩難於做詩。畢竟因難見巧。〔各構思介。〕〔末〕想玄機當日呵。

〔鶯集鶯〕〔鶯啼序〕秋堂夜永風疏。守經卷丹爐。〔集賢賓〕為甚麼懺不盡的幽情。情更苦。逗芳心熨暖

冰壺。〔寫作自念介〕〔原詩節錄一首〕貝多難道可憐春。翠墨拈餘琢句新。瓊珮有情偏入道。等閒花裏閉門人。唉。李補闕煞是薄情也。離箋恨譜。〔黃鶯兒〕六之末。是天生才貌將伊誤。問狂夫玉璫緘札。你可也記得舊情無。〔小生〕我想長安女

冠若李冶。元淳海印輩。都有才藻。惟有玄機一人。豔稱千古。算來人之傳與不傳。亦有幸有不幸耳。

〔前腔〕瑤宮靜鎖仙姑。更筆架珊瑚。一樣的繡佛吟詩才藻富。偏是你寄回文。名動西都。〔寫作自

念介〕〔原詩節錄一首〕綺陌瑤塔琢句新。月明空鎖翠帷春。華山亦有長眉女。無那當時入道人。〔嘆介〕就是集中光威衰姊妹三人。詩才超妙。究竟是何姓氏。令人無從考索。好悶人也。二花豔吐。知他是誰家門第。誰人婦。好糊塗。玉臺文字也。是有榮枯。〔小旦〕我想堯翁老伯。初得此書。先府君子仙公。曾填沁園春詞一首。如今我又賦此詩。早是兩世文緣矣。但孤露餘生。

如何克繩先志也。

〔鶯集林〕〔鶯集序首之二〕丹山賸有孤雛。今日裏把主客重圖。〔集賢堂三之五〕慚愧我事業文章難繼武。便沁園詞

生怕塵蕪。〔寫作自念介〕原詩節錄一首。宋慶深貯吉光珍。詩句重題一度新。披帙頓增今昔感。傷心讀到沁園春。咳。玄機畢竟

是可憐人也。瑤琴自撫。〔集賢堂五之末〕指尖兒冷落了求凰譜。掩流蘇美人憔悴。身世類塘蒲。〔貼〕我家魚鱗

得自發。我生就在此年。算來我與此書。一定有些緣法了。

〔前腔〕誰憐鏡裏鶯孤。詩句兒早流入中吳。却怎生秘本收藏。倒做珠合浦。那日的女冠子可就是

今吾。〔寫作自念介〕原詩節錄一首。書棚舊本陸親坊。百宋猶留百一藏。爭說奇書抵無價。得來差勝有心郎。〔歎介〕今日是七

夕。記魚詩云。焚出戶迎潘岳。不羨牽牛織女家。自得書以來。早又是二十三個七夕矣。年華細數。早銀河二十次星橋

渡。咳。玄機呵。怕妝梳曲江秋早。敢也要天畔盼黃姑。〔各起立呈稿介〕生贊妙介。〔末〕蕤翁佳作。也要請教。〔生〕

我將魚集。勉集數首。出稿來共讀。各人一句介。〔原詩節錄二首〕喧喧朱紫雜塵寰。白日清宵是散仙。長者車音門外有。春花秋

月入詩簾。〔生〕此詩錄宋慶深詩之幾。素又讀和簡介。〔解春深房聽學顏。忽將瑣韻叩紫闥。多情公子春留句。獨自清吟月色閒。〕

〔生〕此詩指潘功甫說功甫雖未入社。但先有詩來。也不可不記。〔衆同贊介〕二詩集得自然。真是天衣無縫也。

〔雙猫隊〕〔琥珀貓兒〕樓臺七寶。妝砌費工夫。老去江郎筆不枯。論才人韻事。全仗美人扶。〔出學子〕

待書簡士禮居中雅集圖。〔琥珀貓兒〕原來一卷香奩。都爲你有心郎做。〔生〕不瞞諸兄。我向日每得秘籍。一定繪

圖徵詠。有得書圖十餘幅。如三徑就荒圖。因得蔣筵亭三謝詩而作。襄陽月夜圖。因得孟浩然集而作。蝸廬松竹圖。因得北山小集而作。此次玄機詩思圖。亦得書一樂耳。

〔前腔〕神仙脈望。春白愛真吾。還喜得觴詠流連德不孤。白頭人詩意久荒疏。看大筆雕龍愧小巫。收得箇入道才媛。便留作蘇州掌故。〔貼〕請到宋塵小酌去。〔衆〕怎好打擾。〔生〕不過盃酒言歡。何須客氣。〔各請

合唱〕

〔前腔〕山空靈寶。萬卷付洪鑪。此日奇書那處租。算石渠天祿。賸烟蕪。幸留下風月成宜一卷圖。好好把繭紙分書。芸香避蠹。

〔前腔〕宋塵寶物。零零到菰蘆。誰把藏家遺事摹。渺東城咫尺感黃墟。有多少奇字搜羅莽大夫。周流轉人間。費幾許牙籤金布。

〔尾聲〕女郎詩少人千古。喜得書圖尙兒孫珍護。似這等無價的奇珍。可不是世上無〔同下〕

集魚詩兩首

曾覩天桃想玉姿

不堪吟苦寂寥時

鴛鴦帳下香猶暖

淚落晴光一首詩

瀟湘夢斷罷調琴

苦思抽詩燈下吟

且醉尊前休悵望

新情字字又聲金

跋

瞿安此劇。純用商調。解連環引子。蓋依清真怨懷無託。秋夜雨則倚古曲。而所用入聲。皆在魚模韻中。足

見詞律之細。詞中倦眼避暑細檢皆去上聲。而風散古香用平仄仄平。尤與周詞合。二郎神集賢賓腔本耐唱。其妙在低。自琵琶廊會多加襯字。後之作者。字數遂至模糊。二郎神合處本二字一句。如說甚麼簪花是也。今作者皆用三字句。而以一字作襯。此承浣紗明珠之舊。至此時未便改易矣。其第四句第一字。是此曲揭調。法當用陽聲。琵琶誰知別後。連環繁華庭院。明珠徘徊燈側。第一字皆陽平。今用瓊思瑤想。秦樓送遠。最能發調。又集賢賓首句。應平平去上平仄平。今云情書寄遠香夢孤。蘭塘舊稿重手摹。又極美聽。自昉思以後。能注意陰陽去上間者。雖藏園不如焉。

犯調謂之集曲。九宮所載。未盡其變。自來作者。往往標新立異。如祝希哲之九迴腸。梁伯龍之巫山十二峯。皆是也。第此事頗難。一須擇曲之同管色者。二須取板式疏密相同者。松江范香令稱集曲妙手。今鶯集鶯二曲。鶯集林二曲。雙猫隊四曲。皆出瞿安自運。絲絲入扣。而掩流蘇怕妝梳二句。各用掣板。以還簇御林之舊。更是細密。蓋黃鶯兒與簇御林。末三句句法同。所區別者即在此也。至八曲中去上陰陽無一凌亂。可謂觀止矣。

己未六月下旬當湖屈燧

商朝子解連環縣橋新築看圖書四壁伴人幽獨放倦眼佳亦留題

有風散古香半庭花竹避暑迎涼費多少十行鈔讀笑先生便床

細檢靈相幾許珠玉

秋夜雨少年不負詩書腹。擁牙籤。天付清福。佳期銀漢晚。嫩涼生

秋容如沐

曲過二郎神。晚細素萬千情。向毫端分付。他本是。手子英補闕的侍

姬。算脩到人間才子。婦。瓊思。蕊想。成。且。觀。裏。羅。敷。不。限。防。金。闕。披

香蘭約阻。捲墨風。名花難護。問胡盧。慘。可。可。紅顏。碧血。摸。糊。

前腔。頭貼。仙子。星壇。花雨。雲房。齊鼓。腸。斷。班。姬。團。扇。賦。秦。樓。送。遠。

湖堪盈手。羨燕難。道是識字。蟬。多。命。苦。消。不。起。良。家。荆。布。想。當

初怕不耐銀狀秋意蕭疏

集賢賓情書寄遠香夢孤怕夢也還無地活寫出蘭閨詩思苦碎

秋聲金井高梧況且是書棚舊本臨安秘府拾配上宋屋書庫同

論古好交與劫林流布

前腔蘭塘舊稿重手攀現出天上麻姑看他德貌長芳花濟楚

展雙瞳還望征夫評量畫譜可許我劉楨狂覩情未吐也虧他把

空際洛行來賦

駕集鸞首之二秋堂夜永風疏守經卷丹爐集賢賓為甚磨懣不

盡的幽情情更苦逗芳心慰暖冰壺

離繁恨譜黃鸞兒六之末

是天生才貌將伊誤問狂夫玉璫絨札你可也記得舊情無

前腔瑤宮靜鎖儂姑更筆架珊瑚一椀的繡佛吟詩才藻富偏是

你寄回文名動西都

三花豔吐 知他是誰家門第誰

人婦好糊塗玉臺文字也是有榮枯

萬集林 首之五 把主客重圖 集賢圖 三之五 謝思

我事業文章難繼武 使沁園 量生拘塵 燕 瑤琴自撫 五之末 珠御林

標尖兒冷落了求凰譜 掩流蘇 美人憔悴身 世類塘蒲

雙貓隊 瑤珞 四 樓臺七寶 妝砌費工夫 老去江郎筆不枯 論才

人韻事 全仗美人技 出隊子 待畫眉 士禮 居中雅集圖 瑤珞 五之末 原

來一卷香奩 都為你有心郎做

前腔 誰憐鏡裏鸞 孤詩句地 早流入中吳 却怎生秘本收藏 倒做

珠合浦 那日的女冠子 可就是今吾

年華細數 早銀河

二十次星橋渡平水聲聲怕妝拆曲江秋早敢也要天畔盼黃姑平水聲聲

前脛神德脈望吾自愛真吾選喜得觴詠流連德不孤白頭入詩

意久荒疏看大筆雕龍愧小巫平水聲聲破得箇入道才媛便留作蘇州掌

故

前脛山空靈寶萬卷付洪鑪此日奇書那處租算石梁天祿騰烟

蕪幸留下風月咸宜一卷圖好把蘭紙分書芸香避蠹

前脛宋屋寶物零落到茶廬誰把歲家遺事募抄東城咫尺感黃

壚有多少奇字搜羅莽大夫間流轉人間賸幾許牙鐵金布

屬聲女郎詩少人千古喜得壽圖尚兒孫珍護似這等無價的奇

玲可不是世上無同下